

四願齋主編輯

增訂
歷代名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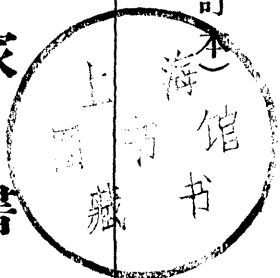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041285

四願齋主編輯

(增訂本)

歷代名家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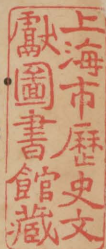
何序

四願齋主出示所輯歷代名家書。並命補序以廣其傳。竊維此書問世以來。不暮年而重版多次。既已不脛而走。又何待不佞爲之鼓吹。唯是齋主纂輯此書之大有貢獻于吾國現代青年之修養。洵匪淺鮮。不佞仰佩之餘。敢不略抒愚見。以告國內青年。並以就正於齋主。

吾國先哲教人之道亦多端矣。要以誠意正心爲起點。以達作人爲學之兩大目標。作人之道維何。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是也。爲學之道維何。應對進退以至窮理盡性是也。終于作一有用之人。求得有用之學。成爲忠臣義士志士仁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卽吾國史上所謂名人。足以代表吾國民族精神與文化之偉大人物也。

吾國歷代名人亦常以其作人爲學之心得。筆之于書。或見諸行事矣。然筆之于書者。類多討論精微學理之文章。瀏覽已難。遑言領略。其見諸行事者。則古今傳記不特充棟汗牛。而且多僅述其生平功業之大端。文簡事繁。讀者難感興趣。是以在古人文字中。其感人特深。引人入勝。而其內容豐富。又足資吾人修養之參考者。殆莫家書若矣。四願齋主之纂輯此書。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實不在家訓遺規等名著之下。又豈彼尋常友朋酬酢徒以文字見長之小簡尺牘所能比擬者乎。

吾人試讀此書一過。將曉然于吾國歷代名人之所以父詔其子。叔詔其姪。兄詔其弟。夫勉其妻者。皆其立身處世之大道。足以歷萬古而不磨之嘉言懿行也。其爲文也。或詞嚴義正大。節凜然。或苦口婆心。發人深



省循循焉。諄諄焉。誠如四願齋主所謂情真語摯。事瑣思深者矣。

吾國先哲。每以尙友古人爲人生之至樂。吾人展誦此書。且不啻置身于古代。忠臣義士仁人志士之庭。而爲其子弟。親其警歎。受其教訓。所謂學古有獲。其爲樂不更多乎。不佞甚願吾國青年學子。皆能人手一編。開卷之餘。時時體驗。以自修其身。拳拳服膺。以力求實踐。俾四願齋主所望勗之于堅貞艱困之初。防之于驕奢淫佚之漸者。朝乾夕惕。而日新月異焉。則由作人爲學以求爲忠臣義士志士仁人之繼起者。亦不難矣。此于國難期間。民族精神之發揚。青年人格之陶鑄。又豈僅如四願齋主自謙所云壤流之助而已哉。不佞不敏。願與我全國青年共讀而共勉之。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日何炳松序于上海暨大

李序

尺牘所以敍契闊。通情感。而酬酢之作。客氣未除。惟家書皆情真語摯。父兄之訓誨。其子弟。子弟之受教於父兄者。胥賴乎是。每讀先賢諸作。其於治家之道。揭然無遺。而子弟之失教者。亦知所以自箴。如親受其父兄之訓戒。其有助於世道人心。豈不大哉。自古迄今。未有裒輯散佚而成專書者。四願齋主人曾輯錄歷代名家家書。流行海內。付印未久。已經四版。茲又廣事訪求。重行增補。並附列作者小傳。論世知人。益爲精審。固不待徵信於鄙人之一言。而爲有心名教者所共重矣。李宣龔序。

自序

世界進化。人事日繁。憑書牘以通情愫。已占社交上之重要成分。然其情真語摯。事瑣思深。有切於一身一家日用之需者。則在社交之外。爲普通書牘所不能具。而惟一於家書中求之。前年不自揣量。會輯歷代名家書一冊。所錄各首。取其言事有關實踐者爲主。雖古今殊俗。南北異宜。各有所資。未必悉協。而其精神之所昭。與夫吾國民族相傳之禮教道德。則無悖焉。輯印以來。承海內爭相購讀。甫及三稔。已經四版。比年涉獵典籍。見有關於誥誡子弟之嘉言懿訓。隨筆錄存。積以月日。又得七十餘人。益之原輯。較爲賅備。並增列作者小傳。略敘出處。藉爲讀者知人論世之助。方今世界之趨於劫亂亟矣。徇個人自私自利之妄念。而推演於社會。譎詐是尙。殘害相尋。中外有識之士。盡焉傷之。聯合組織。重整道德之大會。俾人人趨於立身處世之正軌。而於誠僞之防。義利之辨。尤兢兢三致意焉。忠信篤敬。靡遠弗屆。廣仁博愛。大無畏之精神。歷久而彌新。重整道德之運動。安在其不能迓祥祿而挽狂瀾者。於此而遐想吾國古代家族制度之要義。以求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之大效。誠乃實地施行。執簡馭繁之術。古之君子。教其子弟。見於曲禮內則者。至纖至悉。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晨昏定省。應對進退。取與辭讓。莫不示以定則。幼而習之。壯而行之。放僻邪侈。奚自而生哉。是編之所輯者。事事躬行體踐。語語諄切。周至勗之於堅貞艱困之初。防之於驕奢淫佚之漸。家長得之。足以垂貽良範。子弟效之。足以變化氣質。竊願於全世界重整道德上。稍伸壤流之助。惟是古今名作。蔚然如林。淵珠津劍。遺漏必多。囿於見聞。輒自引咎。尙冀、讀者多所

指正。是則九頓首以請者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四願齋主謹敘於蓮花精舍

歷代名家書目錄

漢

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東方朔誠子書

馬援誠兄子嚴敦書

秦嘉報妻書二首

鄭玄戒子益恩書

孔臧與子琳書

劉向誠子歆書

張奐誠兄子書

徐淑答嘉書二首

三國

王修誠子書

殷褒誠子書

司馬徽誠子書

向朗戒子遺言

陸景與兄書二首

王昶家誠

沐並誠子儉葬

諸葛亮誠子書

姚信誠子書

晉

羊祜誠子書

陶潛與子儼等書

南北朝

王微與從弟僧綽書

雷次宗與子姪書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王僧虔誠子書

徐勉誠子崧書

閻姬與子宇文護書

宇文護報母書

隋

薛濬遺弟書

韋世康在絳州與子弟書

唐

駱賓王與親情書二首

李華與弟莒書

李觀報弟兌書

李翱寄從弟正辭書

元稹誨姪等書

柳玘家訓

宋

范仲淹與中舍兄書二首

范仲淹與姪書

司馬光訓子康書

歐陽修與十二姪書

蘇軾與子明兄書

蘇軾與千之姪書二首

蘇軾與元老姪孫書二首

黃庭堅與潤甫賢宗書二首

胡安國與子書

陸九淵與致政兄書

陸游家訓

舒元興貽諸弟砥石命

范仲淹告諸子書

邵雍誡子孫文

司馬光與姪書

歐陽修與十三姪書

蘇軾與子由弟書

蘇軾與千乘姪書

黃庭堅與益修四弟強宗書

葉夢得家訓

朱熹與長兒書二首

陸九淵與姪孫濬書五首

文天祥家書

金

韓玉臨終遺子書

元好問示姪孫伯安

元

陳櫟示子帖

鄭玉與逢辰拱辰書

鄭玉與族孫忠書

李存與玉振姪書

明

華宗韓家勸

薛瑄戒子書

王守仁上父書

王守仁與克彰太叔書四首

王守仁寄諸弟書

王守仁示弟立志說

王守仁嶺南寄正憲男

王守仁寄正憲男手墨四首

王守仁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陳獻章誠子弟書

羅倫戒族人書

楊繼盛獄中與張夫人書

楊繼盛與應尾應箕兩兒書

唐順之答姪孫一麟

沈鍊與長兒襄書

史桂芳家書二首

張居正示季子懋修書

孫陞遺二子書

何良俊與五山兄長書

王畿自訟長語示兒輩二首

周怡書示貴兒

周怡衡山寄示可貴兒

周怡勉諭兒輩

楊爵家書三首

李春芳示諸子書

呂坤爲善說示諸兒

呂維祺寄弟維結書

李應昇誠子書

顧憲成示淳兒帖

高攀龍家訓

董應舉示元德姪書

王良臣與姪書

周順昌字付大兒茂蘭書

李母遺子弟書

徐媛訓子書

祝世祿勉兒姪書

祝淵與弟書

盧象昇寄夫人書

盧象昇寄訓子弟書

汪偉遺筆示子書

劉理順訓子書

左懋第自燕京寄弟書

史可法與夫人書三首

史可法與弟書三首

史可法遺書

黃道周赴逮與兄書

黃道周京師與兄書

黃道周與兄書

黃道周與夫人書三首

黃道周杖後示兒書

黃道周京師與女書

黃道周京師與姪書

黃道周寄家書

黃道周在徽州寄家書

堵胤錫寄子書

堵胤錫與姪書

蔣鳴玉家書

蔣鳴玉與族戚書

瞿式耜寄子書五首

瞿式耜寄孫昌文書

夏完淳獄中上母書

夏完淳遺夫人書

孫肩示兩兒書

清

顧炎武與三姪書

王夫之與爾弼弟書

王夫之寄弟姪書

王夫之示子姪書

王夫之授啟書

王夫之與我文姪書四首

王夫之與幼重姪書二首

王夫之示姪孫生蕃

孫奇逢告諸子二首

魏禧與季弟書

魏禧寄兄弟書

李顥寄子書

田蘭芳訓子書

顧若璞示諸兒書

姜宸英與子弟書

陸隴其與用中姪書

錢陳羣與弟界書

吳繩與周旌姪書

蔡世遠示族中子弟書

顏伯珣與姪書

汪夫人寄母書

陳弘謀寄四姪鍾燦書三首

趙青藜示弟書

王太岳家訓

盧文弨與從子掌絲書

姚鼐與霞紆姪書

魏禧寄兒子世侃書

王時敏由京中寄家書

顧若璞與弟書

李光地戒子孫書

陸隴其與三兒宸徵書六首

方苞與族子觀承書二首

董以寧與弟季友書

蔡世遠示長兒書

朱軾與族人書

田母張夫人誠子書

牛運震與五弟書

彭端叔爲學一首示子姪

袁枚與香亭弟書

盧文弨與弟文韶書

章學誠家書三首

姚鼐與石甫姪孫書四首

姚鼐與伯昂從姪孫書三首

聶繼模誠子書

陳爾士寄定廬二首

歸懋儀寄映藜四叔父書

舒化民示儉

林則徐與族弟芝汀書

曾國藩上祖父母書

曾國藩與諸弟書九首

曾國藩與子紀鴻書

曾國藩示子姪日課四條

左宗棠與子書七首

沈葆楨與子書五首

吳廷棟呈四叔父書

吳廷棟與君帆弟書

吳廷棟與應煥應輝姪書

吳廷棟示兆張兆學兩孫書

鄭燮與弟書七首

洪亮吉與子書

陳爾士諭英兒

李兆洛誠子書

林則徐與鄭夫人書三首

林則徐示子書三首

曾國藩上父母書二首

曾國藩與子紀澤書二首

曾國藩赴津與二子書

曾國藩與姪紀瑞書

左宗棠與姪書

牛作麟家訓二首

吳廷棟與執夫子垣兩弟書

吳廷棟與槐杰兩弟書三首

吳廷棟與應煥姪書

楊彝珍治生

李棠階示兒帖

郭崑燾示慶藩論人品

郭崑燾示慶藩論處世

王鏊上二親書

王鏊與心牧季弟書二首

劉蓉與瑟庵從弟書

劉蓉示培基培埜

俞樾與次女繡孫書二首

俞樾與兄子祖綬書

汪燮誠葆兒書

左錫嘉訓子書

施補華別弟文

翁同龢與五兄書

翁同龢與鹿卿姪書二首

吳汝綸與兒書

譚獻諭子書二首

陳豪與子書二首

陳昌紳諭子書

姚丙然上父書

林紓示兒書

張謇與子孝若書八首

范鎧與大姪彥殊書

歷代名人家書

漢

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魯人。孔子後。武帝時。官太常。始與博士等議勸學勵賢之法。請著功令。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旣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尙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沒。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貴復申之。



孔臧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靈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東方朔誠子書

朔字曼倩。厭次人。武帝時。累官常侍郎。給事中。中郎。恆以談諧滑稽。隱寓諷諫。所著有答客難。非有先生等論。

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劉向誠子歆書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時。爲中壘校尉。所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列仙傳。新序。說苑等書。告歆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

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援字文淵，茂陵人。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卒於軍，諡忠成。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張奐誡兄子書

奐字然明，酒泉人。舉賢良對策第一，累遷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召拜大司農，復拜爲護匈奴中郎將，光和中卒。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敦

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邪。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秦嘉報妻書二首

嘉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仕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傴俛當去。知爾所苦。尙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尤悵然。間得此鏡。旣明妍媸。及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並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徐淑答嘉書二首

秦嘉妻淑。以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以詩。嘉以詩答之。後嘉遺以書。淑又作書報之。詞旨悽麗。爲後人所豔稱。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嘆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

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日之恨。以待將來之歡。君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毋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慇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意髣髴。操琴咏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今奉鹿牛尾拂一枚。可以拂塵垢。越布手巾二枚。嚴器中物。幾具。金錯盃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盃一枚。可以服藥酒。

鄭玄戒子益恩書

書。玄字康成。高密人。建安中。徵拜大司農。尋卒。唐貞觀中。從祀孔廟。所著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注等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

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癡癡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曷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三國

王修誠子書

修字叔治。營陵人。初平中。孔融召爲主簿。遷高密令。曹操禮辟爲司空掾。徙奉常。卒。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汝今踰郡縣。越山河。離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見舉動之宜。效高人遠節。聞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王昶家誡

昶字文舒。晉陽人。明帝時。累官司空。卒。諡穆。所著有治論二十餘篇。兵書十餘篇。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于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于內。名著于外者矣。人若不篤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

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于晉，王叔負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于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歟。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于首陽，安赴火于緜山，雖可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于閭門，務學于

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暱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捨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處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殷褒誠子書

褒字元祚。爲章武太守。有集二卷。

夫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攷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于房。而吾之言。過于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爲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爲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己。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沐並誠子儉葬

並字德信。河間人。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晚出爲濟陰太守。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

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于固陋。于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瑀璠。甚于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元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闕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柳玉牀。象衽。殺人以殉。壙穴之內。鋼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于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骨乎哉。吾以才質滓濁。汙于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然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于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遂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司馬徽誡子書

徽字德操。潁川人。昭烈訪士於徽。徽因薦諸葛亮。龐統。時稱徽爲水鏡先生。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諸葛亮誠子書

亮字孔明。陽都人。先主策爲丞相。建興初。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卒於軍。諡忠武。有諸葛武侯集。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向朗戒子遺言

朗字巨達。宜城人。先主以爲巴西太守。後主時領長史。

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

姚信誠子書

信字元直。一字德祐。武康人。爲太常卿。有周易注。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之。以爲己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恆多怨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

而進己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願真僞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善。遺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陸景與兄書二首

景字士仁。抗子。以尙公主拜騎都尉。封毘陵侯。領抗兵。拜偏將軍。

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尙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胸。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至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旣當勞思。嚴寒向隆。經塗輻軻。旣宜保德。爲世所資。厚自珍愛。

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心時存之。實錄兄書。積之盈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暫會。

羊祜誠子書

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武帝時。累官尚書右僕射。都督荊州諸軍事。卒。贈太傅。諡成。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陶潛與子儼等書

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起爲州祭酒。後爲彭澤令。義熙末。徵著作郎。不就。世稱靖節先生。有陶淵明集。告儼俟份。佚侈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

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南北朝

王微與從弟僧綽書

微字景元。江湛舉爲吏部郎。不就。以弟喪哀痛卒。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窳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肆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闕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酬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澹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燭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扼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

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無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勸勸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勳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塵。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

雷次宗與子姪書

次宗字仲倫。南昌人。元嘉中。徵至都下。開館聚教。尋又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卒於鍾山。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栖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聲譽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

覺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向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惜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照字明遠。東海人。文帝時爲中書舍人。臨海王子瑁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有集十卷。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徂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涕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禹。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脩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繡。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甚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

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逐擊，湧復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豨州，南薄鷺爪，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濇，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倚岸爲之齧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蛟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疇，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翻，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雛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久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王僧虔誠子書

僧虔，宋文帝時爲太子舍人，累遷尚書令，齊受命，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卒，諡簡穆。

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生，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警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

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誦。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自己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

徐勉誡子崧書

勉字修仁。郟人。歷吏部尙書。累官至中書令。卒。諡簡肅。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

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宅。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人。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縣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旣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荷。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旣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輯。人

無閒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旣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閒細務。汝交關旣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閻姬與子宇文護書

姬爲宇文護之母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旣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歿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旣許歸吾與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

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善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至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善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位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

護字薩保。孝閔帝受禪。以護爲大冢宰。封晉國公。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卽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敍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于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愧神明。霈然之恩。旣以濫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綿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此
页
空
白

隋

薛濬遺弟書

濬字道蹟。汾陰人。開皇中。歷考功侍郎。帝聞其孝。賜其母几杖輿服。四時珍味。母喪。命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徒跣霜雪中。足墮指凍。朝野爲之痛傷。尋起令視事。竟不勝哀而卒。

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推魂者也。旣而創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于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韋世康在絳州與子弟書

世康。京兆杜陵人。年十歲。州辟主簿。開皇中。累拜荊州總管。卒於州。謚文。世康性孝友。季弟宦途未達。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于茲。亟登衰命。頻蒞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闔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

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孃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

唐

駱賓王與親情書二首

賓王。義烏人。歷武功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書言事。除臨海丞。李敬業起兵。署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敬業敗。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有駱丞集。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睽索累年。存沒寂寥。吉凶阻絕。無由聚洩。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故里。冀敍宗盟。徒有所懷。未必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堙淪。雖未敍言。暫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賓王疾患。忽無況耳。

某初至鄉閭。言尋舊友。耆年者化爲異物。少壯者咸爲老翁。山川不改舊時。邱隴多爲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朝展接。以申闊懷。取此月二十日。栖桐成禮。事過之后。始可得行。祇敍尙賒。仰繫何極。各願珍勗。遠無所詮。

李華與弟莒書

華字遐叔。贊皇人。擢進士弘辭科。天寶間。官監察御史。投劾不撓。爲權倖所嫉。後去官隱山陽。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有李遐叔文集。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令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慎。不離

使司昔田仁任安俱爲大將軍舍人。臥馬廐中。無何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顛頤。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卽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樸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壤枯木哉。莒省吾書。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李觀報弟兌書

觀字元賓。貞元進士。授太子校書郎。有李元賓文編。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嗚呼。天難讖。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決志哉。但堅節不去。躁機不來。兢兢而強。勉勉而爲。耳於時。顧逆旅而無聊。圖俟時而尙遐。發能遷之慮。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罷驢。出長安。西遊一二諸侯。求實於囊。往復千里。投身甚難。殊不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關土。塞門民獷。榮戰陋儒。我見其將。遣我縵胡。我見其士。賦我從軍。向之之謀。暨感激心。卒無所開。祇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遇適戍而宿。隨登陴而望。有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爲我言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武夫操戈。僵不得煦。胡兵顛戮。寇罔於常。方言會候。人舉烽。我茫然謂戎來。遂夜馳歸。長安窮處。蕭條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愚與介并。直與諂違。是用人不合。余不合人。故身有

負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略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譽宋玉。臧倉之疑孟軻。及我而三。奚足屑哉。然特苦且暮之供。出處之虞也。而幸有一僕賃之童。純義而誠。服事祇勤。備蓄以給余。爲隸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殮之廉。汗馬之庸。不能過焉。古者孔子門人。皆曰上賢。及在阨窮。有慍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徐甲老君去官。甲亦求去。夫孔老之道於我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從者之操。則何遠斯童哉。吁。我嘗獨歌而悲。客有造曰。子之窮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時。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童。何者。仲尼適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周而還。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爲亦用其資。獨作恆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無廢日時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交骨肉之力也。成我洪名。階我青雲。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哉。吾違養以來。不忘歸。歸而無名。爲親之羞。困而行之。窮苦日尋。俛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親之差。歸不可也。念二途日夜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一朝。油然而思。衆恨長短。居人遊人相屬之憂。寧同時哉。行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咏。闐乎無人。夜臥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也。難可縷。陳我書不稀。汝書亦新。異日兩至。同慰一身。豈不旨哉。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墮也。文貴天成。不可彊高也。二事並良。苟一可立。汝擇處焉。無乃不修。繫書黃耳。依依有遺。千萬孝弟。其兄云云。

李翱寄從弟正辭書

翱字習之。趙郡人。一作成紀人。貞元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出爲廬州刺史。後拜中書舍人。歷山南東道節度使。翱始從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亦謚曰文。有論

語筆解李文公集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元稹誨姪等書

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對策。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出爲河南尉。入拜監察御史。擢知制誥。未幾。入相。太和。中。官武昌節度使。稹爲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號元和體。卒。有元氏長慶集等書。

告崙等。吾謫竄方始。見汝未期。粗以所懷。貽誨於汝。汝等心志未立。冠歲行登。古人譏十九童心。能不自懼。吾不能遠諭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家世儉貧。先人遺訓。常恐置產怠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爾所詳也。吾竊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祿。持窘絕之家。其間半是乞丐羈游。以相給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矣。知衣食之所自始。東都爲御史時。吾常自思。尙不省受吾兄正色之訓。而況於鞭笞詰責乎。嗚呼。吾所以幸而爲兄者。則汝等又幸而爲父矣。有父如此。尙不足爲汝師乎。吾尙有血誠。將告於汝。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於學。是時尙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陟姊夫師授。栖栖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捧先人舊書。於西窗下。鑽仰沉吟。僅於不窺園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霑一命。粗成一名。及今思之。上不能及烏鳥之報復。下未能減親戚之饑寒。抱釁終身。偷活今日。故李密云。生願爲人兄。得奉養之日長。吾每念此言。無不兩涕。汝等又見吾自爲御史來。効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志。尙知之乎。吾此意。雖吾弟兄未忍及此。蓋以往歲忝職諫官。不忍小見。妄干朝聽。謫棄河南。泣血西歸。生死無告。不幸餘命不殞。重戴冠纓。常誓効死君前。揚名後代。歿有以謝先人於地下耳。嗚呼。及其時而不思。旣思之而不及。尙何言哉。今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於此時。佩服詩書。以求榮達。其爲人耶。其曰人耶。吾又以吾兄所識。易涉悔尤。汝等出入游從。亦宜切慎。吾誠不宜言及於此。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嘩縱觀。汝信之乎。吾終鮮姊妹。陸氏諸生。念之倍汝。小婢子等。旣抱吾歿身之恨。未有吾克己之誠。日夜思之。若忘生次。汝因便錄吾此書寄之。庶其自發。千萬努力。無棄斯須。楨。付崙鄭等。

舒元與貽諸弟砥石命

元與東陽人。元和中。第進士。游遷御史中丞。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嘗爲牡丹賦。時稱其工。後文宗觀牡丹。憑闌誦賦。爲之泣下。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慚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鋸利。苟整不砥礪。尙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鋸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瘖。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常觀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雕缺道義。自埋於儉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兔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

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閒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痛。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祇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劍之鏗。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柳玘家訓

玘。華原人。由書判拔萃。轉左補闕。文德初。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昭宗欲倚以爲相。爲中官所讒而止。

夫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懇。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己無能而望他人用。以己無善而望他人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繇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棄義爲凶人。肥家以忍順。保友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慙與驕。庶幾減過。蒞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榷楚雖用。不

可恣褊狹之胸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家門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蓄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神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耽嗜麴蘖。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瞻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韙。甚於瘰疽。瘰疽則砭石可療。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炯誠。方冊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以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苟異於斯。豈爲君子。

宋

范仲淹與中舍兄書二首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祥符進士。仁宗朝。以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旋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爲僥倖者所不悅。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請穎州未至。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有丹陽集及奏議尺牘。嘗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尤樂善好施。予置義田以贍族人。卒之日。聞者莫不歎息。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婿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卽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傅家表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與救。今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

邑作過逃來。卽發遣他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

范仲淹告諸子書

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范仲淹與姪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卽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輿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不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奸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爲侯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

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辰季夏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邵雍誠子孫文

雍字堯夫。河南人。讀書蘇門山百源上。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契。多所自得。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薦授。將作監主簿。不赴。熙甯中。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亦不之任。元祐中。賜諡康節。有伊川擊壤集等書。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習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司馬光訓子康書

光字君實。夏縣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旨。寶元初。進士。歷同知諫院。仁宗時。請定國嗣。英宗時。與議濮王典禮。均力持正論。神宗時。爲御史中丞。哲宗初。起爲門下侍郎。拜尙書左僕射。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著資治通鑑及獨樂園集書儀等書。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如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甯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蠶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

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喪身敗家。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鏹簋朱紘。山糞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鱸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司馬光與姪書

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於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司。侵陵小民。使爲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於汝輩。亦不如人也。

歐陽修與十二姪書

修字永叔。自號醉翁。廬陵人。舉進士甲科。慶曆初。召爲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出知滁州。徙揚州。潁州。還爲翰林學士。嘉祐間。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以太子少師致仕。晚號六一居士。卒諡文忠。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錄。居士集等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夜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

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歐陽修與十三姪書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刑。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卻令回。此子自縣中來。見其衣裳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卽更不言。若未得來。卽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三奉職。

蘇軾與子明兄書

軾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中。試禮部。擢置第二。簽書鳳翔府判官。召直使館。熙甯中。通判杭州。徙知湖州。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移汝州。元祐中。累官翰林學士。兼侍讀。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爲翰林承旨。歷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惠州。紹聖中。累貶瓊州別駕。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卒。諡文忠。有易書傳。論語說。東坡志林。東坡全集等書。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人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

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游宦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爲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蘇軾與子由弟書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賈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眞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眞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蘇軾與千之姪書二首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

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卻老孀一姨。住二十來日。卻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年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蘇軾與千乘姪書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蘇軾與元老姪孫書二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髮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

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族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觀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黃庭堅與益修四弟強宗書

庭堅字魯直。號涪翁。分甯人。幼警悟。舉進士。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佐郎。擢起居舍人。紹聖中。知鄂州。章惇蔡卞惡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徙戎州。徽宗初。起知太平州。復謫宜州。卒。私諡文節先生。庭堅初遊灊皖山谷寺石牛澗。樂其泉石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有山谷內外集別集等書。

某承手示。喜晴寒日用輕安。數日來不平之氣。想已銷歇。古人云。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況此小小。何足置懷。世間逆順境界。如寒暑晝夜。必至之理。周公以大聖扶傾定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同寮不悅。而周公從容不動。而天下和平。此小小者。如蚊蚋過前耳。又何快快耶。十五郎甚安純謹。可喜。

黃庭堅與潤甫賢宗書二首

昨到城。雖得數相從。以爲慰。而煩瀾主體良勤。惟多愧耳。累日寒雨。體力能佳否。職事亦解漸稀簡耶。亦偷日力讀書否。仕宦固欲伸於知己。而外物不可必。唯有夙夜公家之餘。強學力行。乃爲不求求之人生。成就

自有時。譬如春夏長養。秋霜肅然。小大成實。誰能禦之。至於非其時而望之。雖睿聖不能也。古人所謂九折臂而成醫者。更事多矣。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然而孔子曰。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然則是非不爲也。直知其不可求也。不審以爲何如。山中賦鹽。遣人就縣中。因人附問。草率。

承頌尋繹舊學。不廢文字之樂。甚善甚善。同寮中有能同此意者否。讀書不須務多。要是精一書。更得人講學爲妙。公家事極須留意。然要庇護同官之短。而推之以功。則我貴矣。推其極。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者也。浮雲儻來若寄之物。銖兩自有所繫。決非智巧所能得。老夫閱世故來。益知三十年守此拙分。爲不錯也。

葉夢得家訓

夢得字少蘊。號石林。吳縣人。紹聖進士。徽宗朝。數上書極論時事。紹興初。爲江東安撫大使。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有石林春秋傳。石林居士建康集等書。

且必讀書。且起須先讀書三五卷。正其用心處。然後可及他事。暮夜見燭亦復然。若遇無事。終日不離几案。苟能如此。一生永不會向下作下等人。如見他事。自然不妄。吾二年來。目力極昏。看小字甚難。然盛夏帳中。亦須讀書。至極困。乃就枕。不爾。胷次歉然。若有未了事。往往睡亦不美。況晝日乎。若凌晨便治俗事。或冗或默。閒坐日復一日。於書卷漸遠。豈復更思學問。如此不流入流俗人。則着衣喫飯。一駭子弟耳。況復博弈飲酒。追逐玩好。尋求交友。惟意所欲。有一如此。近二三年。遠五六年。未有不喪身破家者。此不待吾言之。則庶乎其免矣。

孝友 司馬溫公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矣。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事君之道。汝曹未易言也。且言事親。吾見世人未嘗能免于欺。愛子教訓。子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寂使不聞。欺也。有懷于中。避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爲美觀之事。未必出于情。欺也。曾子喪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于吾親無所用之情也。曾子之孝則至矣。至于難能不可繼之行。欲以孝聞。則未嘗盡其情也。然且自以爲過。夫死而過于難。猶且不敢。況生而欺之乎。今但能聞教訓。而一一遵行。而不敢失墜。有過失。改悔不復爲。不求不聞。但有所懷。必盡告之。秋毫不敢隱。爲人子所當爲。不爲人子所不當爲。文飾以掠美。如是亦可以言孝。則勿欺而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今汝兄弟五人。能如吾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慎言 易言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莊子曰。兩喜多溢美之言。兩怒多溢惡之言。文注人言多不能盡實。非喜卽怒。喜而溢美。猶不失近厚。怒而溢惡。則爲人之害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夫己輕以惡加人。則人亦將必以惡加己。是自相加也。吾見人言類不過有四。習于誕妄者。每信口劇談。不問其人之利害。惟意所欲言。樂于多知者。並緣形似。因以稱譽。雖不過其實。自不能覺。溺于愛惡者。所愛雖惡。強爲之掩覆。所惡雖善。巧爲之破毀。軋于利害者。修造端謀。傾之惟恐不力。中之惟恐不深。而人之聽言。其類不過二。純實者不辨是非。一皆信之。疎快者不計利害。一皆傳之。此言所以不可不慎也。今汝曹前四弊。吾知其或可免。若後二失。吾不見無憂。蓋汝曹涉世津梁。未嘗經患難。于人情交詐。非能盡察。則安知不有墮陷溺者乎。故將欲慎言。必須省事擇交。每務簡靜。無不求與事會。則自然不入。是非毀譽之言。亦不到汝耳。汝不得已而有聞純實者。每致其思。無輕信疎快者。每謹其戒。無輕薄。則庶乎

其免矣。

胡安國與子書

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進士。擢太學博士。累官給事中。卒。諡文定。有春秋傳、通鑑舉要補遺等書。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朱熹與長兒書二首

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登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甯四朝。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祕閣修撰。終寶文閣待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嘉泰初。諡文寶。慶中。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剞草堂於建陽之雲谷。榜曰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所著有易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晦庵集等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便作閒人調度矣。但印記尙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爲學。不得力。只是先辨得此一著。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卻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爲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耳。叔昌得書。卻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

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爲稟看能來卽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爲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滑。吾甚爲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嘩。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

不拘長少
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陸九淵與致政兄書

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乾道進士。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居貴溪之象山。學者稱象山先生。光宗朝，差知荆門軍務，以德化民俗爲變。卒諡文安。有象山集外集語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變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子朋友之間。猶無飾辭。况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卒爲商太宗。近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大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辯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礙隔塞處多。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哉。

陸九淵與姪孫濬書五首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爲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爲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

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旣滿。無以爲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着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爲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觀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墮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子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黃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揚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

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沈吟堅忍。以師心。婉變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家問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公盡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諂事權貴。陰爲讒慝。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負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鷺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鷺。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辦。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卽據此以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況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爲一登。

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舊藁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可也。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爲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卻放過一著。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想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蓋好人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其上者。亦是與堯舜皐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常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曉。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爲汝剖白也。

陸游家訓

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以廩補登仕郎。除樞密院編修。後知饒嚴二州。皆有建白。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所著有南唐書放翁集等書。

吾家在唐爲輔相者六人。孝悌行於家。忠信著於鄉。家法凜然。久而弗改。宋興。海內一統。祥符中。天子東封泰山。於時陸氏乃與時俱興。百餘年間。文儒繼出。有公有卿。子孫宦學。相承復爲宋世家。亦可謂盛矣。然游於此。切有懼焉。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餘年。終

身未嘗爲越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懌。其夫人棺纔漆。四會婚姻。不求大家顯人。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可加也。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敝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能就。一日覆羹汚之。至泣。涕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寓官舟。見婦至。喜甚。輒置酒。銀器色黑如鐵。菓醢數種。酒三行而已。姑嫁石氏。歸甯。食有籠餅。亟起辭謝曰。昏耄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歎曰。吾家故時數日。乃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一時楚公見貴顯。願以啜羹食餅爲泰。愀然歎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略。然少於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壞。厭藜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阜隸者矣。復思如往時父子兄弟相從。居於魯墟。葬於九里。安樂耕桑之業。終身無愧悔。可得耶。嗚呼。仕而至公卿。命也。退而爲農。亦命也。若夫撓節以求貴。市道以營利。吾家之所深恥。子孫戒之。尙無墜厥初。

文天祥家書

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吉水人。寶祐四年。進士第一。度宗朝。累遷直學士院。知贛州。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元兵至。奉使軍前。被拘。亡入真州。泛海至溫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江西。兵敗被執。囚於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有文山集。

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于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至言。至于此。淚下如雨。一讀此三詩。便知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于此。爲之奈何。兄事祇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妝瑤英。不曾周旋得。毋怨毋怨。徐嬾以下。皆可道。

達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亂離歌六首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二三去何方。何處國破家又亡。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遠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彷徨。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草萎。窮猿慘澹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歎歎。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鵲鴿在原我何爲。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素壁委道旁。雁兒雁兒秋無梁。隨母此去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爲兒女淚淋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錢落繡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歛隨飛藿飄泥塗。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影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血駒。晨妝靚服臨西湖。英英鴈蕩飄瑤琚。風花亂墜烏嗚呼。金鏡沆瀣浮汗渠。天摧地裂龍虎徂。美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爲爾迎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空愁人。北風吹隨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如今骨肉更憐我。汝在空能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右文信公遺墨。前參知政事本齋王公所藏。公歿已久。家人理筐篋。書尺叢積。顧是紙損爛。將裂以拭。卮匱公之子季境適至。識爲信公書。咄咄驚異。亟命裝池以完。嗚呼。豈非有神物守護之歟。不然。英靈之氣不泯而致之歟。先賢尺牘。人尙皆藏弃之。矧信公之精忠偉烈。震耀古今。翰墨光芒。垂示臣子者乎。不惟王氏寶之。百世而下。固三代之所同寶也。史官河東張燾書。

韓玉臨終遺子書

玉字溫甫。漁陽人。以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大安中。以鳳翔判官敗夏人於北原。當事者忌其功。誣與夏寇有謀。乃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使人覘其軍。時中都為蒙古所圍。玉方傳檄勤王。使者實其罪。被囚死。士論寃之。

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謹。幽明雖異。寧不見爾。

元好問示姪孫伯安

好問字裕之。號遺山。秀容人。中興定進士第。仕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詩文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有遺山集中州集等書。

伯安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風性。說字驚老師。見汝挾書歸。憤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如茲。讀書誤人多。闊疎亦天資。元無倚天劍。可斷扶桑枝。倚梯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謀欲何施。幸此掌中孫。未染如素絲。就令好紙筆。門戶誰當支。我有商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樹。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讀韓集

符讀書城南

此
页
空
白

元

陳櫟示子帖

櫟字壽翁。休甯人。宋亡。隱居著書。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不赴禮部。教授於家。學者以定字先生稱之。有尙書集傳纂疏定字集等書。

我本未欲遣汝出。偶遇機會。故如此。汝須是自卓立。自求長進。不可如前悠悠。幸遇親家執敬老師。重厚典型。可以取法。姊夫子靜先生。博淹修潔。可以請益。好文字。好說話。隨手錄取。歸日要觀。仲文非特益友。實足爲汝師。渠之言。一一謹守而力行之。永永無失。今受人子弟之託。須是以教人爲急。自己事且放緩。然教人讀。卽是我讀。教人做文字。卽如自己做。教人解書。卽是自解。教人熟記。卽是自熟。自記。教人便是自學。如此力行。不特人有長進。我亦自有長進。教小童。雖不能與盡解。我卻不可不自曉得。須每日隨人所上之書。逐段自解。不可徒讀其句讀。不曉其道理。如和尙念經也。每日早起晏眠。莫妄出。并與人閑說話。惹是非。待學生必正色端莊。如此決不遭侮。須是勤而有常。謹而不敢輕易。能守得勤謹二字。萬萬無失。言語要簡而當。從容而分明。最不要誇張妄誕。學生事業。與主人商量。各人具一日程。而日日謹守之。

鄭玉與逢辰拱辰書

玉字子美。歙人。博究六經。尤邃春秋。學者稱師山先生。至正間。徵拜翰林待制。奉議大夫。辭疾不赴。明兵至。玉具衣冠自縊死。有周易纂注師山集等書。

我兄弟孝友終身。卒全節義。兄死報國。弟生保家。此萬世法程也。逢辰拱辰。宜守吾兄弟之志。益篤孝友之風。如浦江鄭氏。豈止吾地下之榮。實吾祖宗之榮也。勉之勉之。戊戌七月二十五日。

鄭玉與族孫忠書

我之死也。所以爲天下立節義。爲萬世明綱常。應在親族。所宜自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不辱爲親爲族足矣。又何必區區悲慕邪。族孫忠自幼相從師山講學。故特書此以遺之。使以此意告夫宗族焉。戊戌七月三十日。鄭玉書。

李存與玉振姪書

存字明遠。一字仲公。江西安仁人。慕古人無所不通之爲大儒。致心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之書。從游者滿齋室。中丞御史交章薦不就。學者稱俟庵先生。有俟庵集。

相別容易。秋亦半矣。不審所患目疾若何。舟中一衆。曾有相累者否。老叔甚不自安也。中間頗聞暫留弋陽。舟不相待。得非諸公以自故不相安樂耶。此亦人情之常。老叔甚不自安也。在何處及侍令舅。以何日到都。在何處□安下。所幹有無緒。皆願聞之。家舍鄉里。別無他事。但早稻遇旱。裨補過不及。約半收耳。晚稻得雨。卻好。可以無飢。鶴田長幼。皆如常。張坊竹莊亦然。到杭。曾見危先生否。張編修先生時親否。老叔今夏甚多病。右耳目。幾於聾眇。亦氣血時節當如此也。聞河橋邵南二叔叔。此際必在都下。千萬爲致意。二舅更不專狀。可道上覆不宣。

明

華宗華家勸

宗韉字公愷。自號貞固處士。無錫人。洪武中。屢徵孝廉。明經辭不就。嘗錄古人嘉言懿行。以訓子孫。名曰慮得集。

伏念祖宗性皆慈善。觀其所行。一本於忠厚。是以傳世長久。今自三一承事。至欒碧處士凡九代。一氣而生。相傳孝弟忠信。務農濟物。並無不良者。歷代賢德炳炳著聞。族中或有不由善道者。過遭咎患。其驗甚明。不可不鑒。先公以此訓我矣。至我爲第十代。不幸早罹兵火。產業荒廢。然而自度盛衰之理。豈有積而不散者乎。固宜順之於數而已。是以甘於貧賤。不復希望富侈。設使贍足。尤用儉約。幸遇時康。復居故里。勉強成立。其賢厚濟物之德。愧未能企及。祖宗而慈善之念。儉素之行。起敬起慕。未嘗敢違忘。猶慮不善之萌。或生恐傷根本。每用戰兢惕若。惟恐負祖宗之所傳授。是以居常切切勸告於汝等。汝與仁兄弟爲第十一代。源長兄弟爲第十二代。竊冀此後。尙或多而且久也。我願汝等。繼承上世一氣所生慈善之性。純良之德。務農濟物之道。修之於躬。復用勸告於子子孫孫。俾人人相守。世世相傳。篤信而力行之。則根本堅固。枝葉自然長茂。而可守其嗣祀矣。勉之勉之。愚見祖宗爲子孫慮者。極深遠也。旣積德。又積財。田廬產殖。亦不爲少矣。自兵火之後。貲業所存者幾何。而宗族之賢者。愚者。雖各分散。均是子孫。是知財不足爲後世計。德則可致後世綿遠也。子孫誠能慎守而培固之。吾宗之嗣。有未易量。此吾所以不憂子孫之乏財。惟憂子孫之不德爾。

噫。設或不賢。雖貲貨充積。亦弗能有。適足爲累身之具。使其果賢。則景行前哲。以義爲利。衣食當自裕然。豈可不以積德爲重哉。我華氏自宋南渡。方著姓於鄉中。世以農田爲業。自隆亭至堠陽。邱隴相連。雖更荒廢。遺址尙存。傳來久矣。惜乎上世譜牒。未得其詳。今特以三一承事爲第一代而始耳。其間有仕宋者不顯。高祖於元初爲微官。卽休歸。曾祖尤退讓不仕。祖爲都功德使司都事。不滿秩而病卒。祖母守節。殊不喜言仕也。考故布衣終身。不慕榮華。自念上世出處。旣如此。敢不自量乎。惟願子孫勤耕納賦。守分養親。力行德義。以盡庶人之道耳。如果有才德。能忠君愛民。而忝祿命。顯祖流芳者。亦何不可哉。吾平生之志。亦不在乎溫飽也。成童時讀小學大學。日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侍膝下。周旋仰成。常亦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近乎立年。則志乎誠正修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企及。故蒙先公特垂愛焉。憶昔少時習學。偶有一善。可稱。先公則喜見於色。賞我文房之具。雖珍藏者弗惜。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嗚呼。物雖不存。而諄諄之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學冀於成人。達則忠君濟物。窮則以淑其身。奈何才疎識卑。時命蹇剝。加之痼疾。乃無一遂。亦由稟質柔弱。過乎畏慎。而然。深省所蔽。凡臨事之所當爲者。卽奮勵自強。期以必克。及乎進也。輒得其咎。退也。雖悔而無尤。比比若是。屢試屢驗。至今亦然。尙不敢自棄。自暴。罔敢忘乎先訓。抑自知己之不逮於人。不偶於事也。如此。蓋得夫節之初九之象也。碌碌無聞。尙何言哉。我自丙午丁未間。戶役之擾。房費罄盡。飄泊異鄉。貧困殆甚。幸遇時平。遂謀築居之所。先公語我曰。無錫故鄉墳墓所在。宗祀屬汝。宜還延祥。而居以圖活計。幸能有成。吾歿亦瞑目。但慮舊莊毀久。僅存荒墓。旁無己田。可耕。生理爲之若何。我拱手卽對曰。敬依尊命。無慮艱難。儻藉祖宗餘蔭。終當遂願也。於是造徑無錫。遵例報籍。遂定居於此焉。回覆先公。

爲之大喜。執手撫我曰：吾願畢矣。仰事俯育之計，嗣祀保家之道，汝其勉之。洪武三年三月也。是秋始克構茅屋兩間，墾田數畝。明年免糧，生計尙疎。又明年墾田頗加，鄉親見念者，許售別田，互易爲業。七年冬收頗豐，生計粗立。時先公有疾未甚，竊欲預備送終之具，儲米而未行。來春則先公遂棄世矣。嗚呼！力不及養，抱恨終天。所儲之資，適完棺殯之用。夫豈偶然哉！自是以來，治田爲生，或歉或給，迨乎爾輩稍長，爾母躬勤紡績，數年之間，漸成家業。雖無贏餘，而衣食則未嘗缺乏。十五年始營祠堂，及修葺所居之茅屋，兢兢自守，養生淡泊，罔敢過爲。惟恐有忘先訓，甘心下民之分，所當然也。是後豈期厄病相尋，無有寧歲。所最恨者，奉母未能豐贍，祀先未能遂意，每不安耳。爾輩常宜體此，而加勝之，是吾志也。吾弗足慕，自當尋向上去。凡斯之言，誠知淺近，蓋爲之自我者，不過如此。書之於冊，無得而爲美觀，欲使爾曹知之念之，而有與感於心焉耳。今雖異爨，而心不可異。其各愈勤所務，爲兄爲弟爲子爲孫，宜思孝弟忠信，力行禮義，以和順之，則福祉備膺矣。故曰：孝弟通神明，積善來百祥。此之謂也。令汝曹異爨者，因家用頗繁，我老且病，不能顧贍，聽各力爲營計，且使知成立之所以難，稼穡之所以艱，念吾之所以不易，得賴祖宗之所以裕庇也。自茲以往，共生和氣，共隆恩愛，共習禮讓，毋懷私背公，毋聽讒尙詐，苟篤於義，何嫌乎爨之不同也。

薛瑄戒子書

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永樂進士，宣德中授御史，忤中官王振，下獄論死，尋得釋。景帝召起大理寺丞，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卒諡文清，有讀書錄、從政名言、薛文清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爲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游。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游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旣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習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王守仁上父書

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進士。正德初。以論救言官戴銑等忤劉瑾。杖闕下。謫龍場驛丞。瑾誅。累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定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總督兩廣。破斷藤峽賊。卒。謚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學者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全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尙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賫檄人乃參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卽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伏望大人倍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且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王守仁與克彰太叔書四首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

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輯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穉。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卽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憊憊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

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王守仁寄諸弟書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旣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王守仁示弟立志說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眞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

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王守仁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尙未

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王守仁寄正憲男手墨四首

卽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瓊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百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卽可報祖母諸叔。說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牴牾廷豹。便已大

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曆。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尙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更當上疏乞歸。相見。

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王守仁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陳獻章誠子弟書

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舉人，以薦授翰林檢討，乞終養歸。屢薦不起。其學以靜爲主，居白沙里。門人

稱白沙先生。萬曆初。從祀孔廟。追諡文恭。有白沙集。白沙詩教解。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里有以彈絲爲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及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輾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恥與爲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爲元惡大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旣無高爵厚業。以取重于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于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所以歎成立之難也。汝曹勉之。

羅倫戒族人書

倫字彝正。號一峯。永豐人。成化初。廷試。擢第一。授修撰。大學士李賢遭喪。奪情。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極論。謫福建市舶司提舉。賢卒。復官。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以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從學甚衆。稱一峯先生。嘉靖初。追諡文毅。有一峯集。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以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

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尙爭鬪。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兄。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我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事。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安能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爲迂也。

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進士。累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武選司。劾嚴嵩十大罪。嵩構之下獄。坐繫三載。卒。棄西市。臨刑賦詩。天下傳誦。穆宗立。追諡忠愍。有楊忠愍集。

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無益於事。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間死在你前頭。你是一箇激烈。釐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就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着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於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隳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衆人之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打一。四十棍不死。是大保佑我。那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箇。元子。俱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誤了他。一箇女尙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留的你在。我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我活着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二貞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着他嫁人。衣服首飾打發他。我在監三年。他發心喫齋誦經。是他報我的恩了。不可着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他些。與他便宜。他便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常看顧他。五姐六姐。庶母死後。也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事。諒你善處。

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楊繼盛與應尾應箕兩兒書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是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我若不在。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着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你。你兩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耳

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他。你大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好。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個是一樣的。兄弟兩個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個同你母一處喫。兩個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個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送之於官。先告者卽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及你兩個好歹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憐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結之報。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個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傍人話短長也。你兩個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

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着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個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個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個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卽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讐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個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族中人有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祭喪。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個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個休要遠阻。若是有些遠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村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麩鉞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個丈人商議告着他。原□□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門照樣兒行。你就難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都與他墳左近的。着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拿去你娘看後。做一個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着。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唐順之答姪孫一麟

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中會試第一。以郎中視師浙江。泛海破寇。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力疾渡

焦山至通州卒。著有荆川集。學者稱荆川先生。崇禎中。追諡襄文。

數日間始能下鄉。自驗病後此心。覺得疑定一番。從此可更有進步處。是造物者往往以病幸我也。得來書言吾姪孫之病。此心惻惻。不能專精致神。溺書冊。羨技能。以爲養身養心之累。此說誠是。若使盡捐書冊。盡棄技能。兀然槁形灰心。此亦非大難事。而精神無凝聚處。亦自不免暗路漏洩。若就從觀書學技中。將此心苦煉一番。使觀書而燥火不生。學技而妄念不起。此亦對病下針之法。未可便廢也。燥火不因觀書而有。特因觀書而發耳。妄念不因學技而有。特因學技而發耳。既不因觀書學技而有。則雖不觀書不學技。亦安得謂之無乎。吾子雖久事於學。至於學問頭腦。如先立其大等語。其實未有自信自作主宰處。今在病中。且只可收攝精神。并歸一路。俟面會更商量也。宋奏亦可從容看之。白沙先生以我觀書以書博我之說。甚可理會。以我觀書。則意常閒閒。自不欲速。以生燥火。可試之。

沈鍊與長兒襄書

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進士。知溧陽。調在平。入爲錦衣衛經歷。性剛直。嫉惡如讎。上疏劾嚴嵩十大罪。帝怒。杖之。謫佃保安。誣與妖人謀亂。棄市。後追諡忠愍。有青霞集。

聞南來口寇消息不祥。吾每念祖父墳墓及宗族親友。往往傷心而泣下也。汝既在家。誠能建立議論。倡導人心。竭忠致孝。以成匡救之策。則我願足矣。汝等讀書。幼學壯行。樹功立業。正此時也。范仲淹做秀才時。即以天下事自任。況今南北告警。旱魃連年。天變人災。四方迭見。當此之時。不可爲無事矣。汝等不能出一言。道一策。以爲朝廷國家。只知尋摘章句。雍容於禮度之間。嘗謂責任不在於我。因循歲月。時至而不爲。事失

而胥溺。則汝等平生之所學者。更亦何益。南方風氣秀拔。豈無雄俊才傑之士邪。吾願汝親之敬之。其阿庸無識之徒。願汝疎之遠之。天降烈禍。殿廷灰燼。旬月之內。宮殿繼燒。此乃賊臣擅權肆惡。以致陰陽失節。而禍固起於朝廷。土木大興。而害則延於百姓矣。宣大臣僚。與敵通和。私相納賄。無復人理。吾以中心耿耿。每事必直言於當道。彼等亦稍畏縮。但廊廟之中。欺君之計。通行而鬻官之聲。大震。不能不動汝父之憂耳。外朱雲折檻詞一閱。寄汝視之。

史桂芳家書二首

桂芳字景實。號惺堂。鄱陽人。嘉靖進士。歷知延平。汝寧二府。專以德化民。遷兩浙運使。有惺堂文集。陶侃運甓。自謂習勞。蓋有難以直語人者。勞則善心生。養德養身。咸在焉。逸則妄念生。喪德喪身。咸在焉。吾命言兒稽孫。不外一勞字。言勞耕稼。稽勞書史。汝父子其圖之。

稽孫。恐汝祖父皆衰病。此不足慮。但恐汝祖父學不進。心地不潔淨。自求衰病。縱壯健徒添過愆。我近日飲食勝常。起居甚樂。稍窺見千古聖賢氣象。此意或可靠。今日洪陽送碑來。問我今年收成好麼。我對曰。你消問我。收穀好不好。只問我。近日心好不好。如我心好。老年相安泰。兒孫自昌盛。如我心不好。多收些穀。何用。救得甚事。我對茂林修竹。清風明月。雖日不再。殮亦快樂。因與洪陽及老木匠相對歎息。人生天地間。只要勤苦。方可做聖賢。隆慶六年九月初一日。

張居正示季子懋修書

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岳。江陵人。嘉靖進士。穆宗時。與高拱並相。神宗時。代拱爲首輔。飭吏治。整邊備。綜

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卒諡文忠有書經直解太岳集太岳雜著帝鑑圖說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爲千里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說氣不得已勉從之竟致顛蹶藝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頰首以就桀筮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懵懵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驚於高遠而力疲於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騫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書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自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大興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爲轅下駒也今汝旣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己則乖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呶呶諄諄者幾年矣而潦倒差訛略不少變斯亦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月乃能工耶

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孫陸遺二子書

陸字志高。餘姚人。嘉靖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改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恪。

京邸交游。本費酬應。兄弟同爲美官。又世家之子。較常數倍。泛追逐。則勞爾神形。守簡避。則鼓人唇舌。故應世最難量。己量人。處之有道。士立身務名節忠義。立朝務正直忠厚。毋忘先烈。毋墮家聲。迺我子也。汝曹勿念我。我宦情既淡。乃又兩子立朝。我嘗依慈水山廬。曰父母在此。將安適。今其意豈二也。

何良俊與五山兄長書

良俊字元朗。華亭人。與弟良傅皆負俊才。時人方之二陸。以歲貢授翰林院孔目。有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何翰林集。

人來遠承教翰。且蒙示彭郎婚期。今世澆俗薄。人家子弟。率師心自用。雖父兄尙不肯稟命。兄長不以劣弟遠棄鄉井。凡事使得與聞。此實古人之道。亦我二府君家法也。感誦感誦。弟初擬三月望邊南歸。茲聞命促行。當於二月盡起身。若婚事在季春初。尙得一相嘉禮也。弟屏在遐方。家中視爲棄物。自八月玄之歸後。絕無音耗。人到備詢事情。知玄之造房。大興工役。年將四十。尙在庠序。科場之事。渺茫難必。身世畢竟何如。而乃如此。況弟先年構此一居。費盡心力。亦是府城中一名區也。粗可容身。以玄之居此。似爲過分。乃更狹小之耶。且弟以全產付之。田租幾及千四。縱寇變荒蕪。收得其半。不下七八百。每歲以二百了糧。一百作飯米。外又有蕩銀及灰場之利。秀才供給。斷有贏矣。歲有餘米三四百。謹儲之。積之三年。便可了卻自身事矣。

夫人先須了當自身。次謀及兄弟妻子。最後謀及宮室輿馬僕從。此其先後大較也。苟其身之未有所定。而徒美其居。他日勢變事窮。他人入室。豈惟新者爲人拮据。將并其舊者而失之。可歎。可歎。凡我兄弟親戚。皆有識者。豈不明知其不可。但皆秦越人視之。卑幼者樂於尊長之阿順。而尊長聊以苟卑幼一時之媚悅。此風由來非一朝。於今則瀾倒矣。奈何。奈何。弟夜臥晨興。敢忘桑梓。但潛思默計。其故多端。而其最不可歸者。有三。近聞府縣諸公嚴重已極。若監司督撫。又不待言。崇奉之禮。人勝一人。諂佞之風。日甚一日。雖未出妻幾同獻子。每月造請凡數次。既非嬾性所堪。每宴殺鵝幾十頭。更非貧家可辦。況弟喜面刺人過。動與物忤。昔李元禮語鍾觀曰。弟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觀以告其叔季明。季明曰。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弟素聞其訓。然而性不可改。今若南歸。非但無福。亦當賈禍。其不可歸者一也。近來風俗。諂諛爲能。都事脂韋。全無骨鯁。文雅者留心於緣飾。狡詐者託名於忠厚。上下雷同。互相掩覆。始則依阿於里巷。終則誑惑於家庭。夫一人有一事之失。其一人從旁正之。使九人從而和之。正之者衆。其人必愧悔自改。終成善士。若人人正言。人人改過。終成善俗。今一人有失。一人正之。其九人從而笑之。吾恐從衆者必違。獨黨邪者必醜。正而其惡也滋甚矣。尙何怪乎。鄉無善士。而國無善俗。耶弟處此。則東西南北之人。是非得失。直任之耳。若歸處鄉閭。則骨肉情深。交知契厚。何忍見之。其不可歸者二也。玄之雖頗能支持。然性喜張大。況弟自壬子秋離家。其雜言莫遠者已七年矣。弟復卞急。遇事輒發。今若南歸。苟事事規正。既犯父子責善之戒。如但嘻。嘻隨順。復蹈談笑而道之失。且好諛惡直。喜順憎逆者。又人之常情也。一齊之傳。難勝衆楚之咻。始必反唇。終當切齒。豈惟喪我平生。亦必墜我先人義範。其不可歸者三也。長兄一家之尊。古稱家事任長。弟敢以情。

事相懇。幸爲弟每事規正。并告叔皮與若山雲莊諸公。蓋吾家至親。唯此三四人耳。若小弟有一言之失。亦望明示。當一一從教也。二月人來。專乞批教。懇懇至情。勿但付之空言。幸甚幸甚。餘容續布。不宣。

王畿自訟長語示兒輩二首

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受業王守仁之門。嘉靖進士。歷官武選郎中。謝病歸。益務講學。學者稱龍溪先生。有龍溪全集語錄。

隆慶庚午歲晚。十有二日之昏候。長兒婦廳簷積薪起火。前廳後樓盡燬。僅餘庖馭數椽。沿燬祖居及仲兒側廈。季兒廳事之半。賴有司救禳。風迴燄息。幸存後樓傍榭及舊居堂寢。所藏誥軸神廚典籍圖書及先師遺墨。多入煨燼中。所蓄奩具器物。服御儲侍。或攘或燬。一望蕭然。古德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以致于此。更復何言。夫災非妄作。變不虛生。洊雷震恐。懼以致福。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畏鄰戒也。今震于其躬矣。豈苟然而已哉。不肖妄意聖修之學。開教以來。四五十年。出處閒忙。未嘗不以聚友講學爲事。寢幽寢昌。寢微寢著。岌岌乎仆而復興。海內同志。不我遐棄。亦未嘗不以是相期勉。自今思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裏昭明。如咸池之浴日。無復世情陰靄。間雜障翳否乎。庶庭大衆之中。輯柔寡愆。似矣。果能嚴于屋漏。無愧于鬼神否乎。愛人若周。或涉于泛。憂世若亟。或病于迂。或恣情徇欲。認以爲同好。惡或黨同伐異。謬以爲公。是非有德于人。而不能忘。是爲施勞。受人之德。而不知報。是爲悖義。務計算爲經綸。則純白不守。任逆億爲覺照。則圓明受傷。甚至包藏禍心。欺天妄人之念。潛萌而間作。但畏惜名義。偶未之發耳。凡此皆行業所招。鬼神之由鑒也。

平生心熱。牽于多情。少避形迹。致來多口之憎。自信以爲天下非之而不顧。若無所動于中。自今思之。君子獨立不懼。與小人之無忌憚。所爭只毫髮間。察諸一念。其機甚微。凡橫逆拂亂之來。莫非自反以求增益之地。未可概以人言爲盡非也。

周怡書示貴兒

怡字順之。號訥溪。太平人。嘉靖進士。歷吏科給事中。以救尙書許讚。錮獄者再。隆慶初。擢太常少卿。忤旨。出爲登萊青兵備僉事。卒諡恭節。有訥溪奏疏。

做人要立決烈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言行光明事。積博厚德。成悠遠業。方做得個大人。

周怡衡山寄示可貴兒

人家盛衰。只看後來人如何。後來人賢不肖。未必是天生定。亦在人學不學爾。學則檢束身心。存養德性。處事接人。自循道理。不肯忽略。一起心動念。便恐不合于天。便恐不合于人。便恐得罪于鬼神。寧過于厚。不肯流于薄。如此等人心地光明。行事平易。處富貴可長保富祿。處貧賤可免恥辱。卽此便是盛也。若不學之人。但知利己。不顧損人。人我相忮。分明卽父子兄弟夫婦間也。隔藩籬分爾我。廣大心胸。自割狹小。更何地方容人。更何地方受福。如此等人。處富貴多歛怨。處貧賤不免苦惱。卽此便是衰也。人皆謂盛衰天數。若如此看盛衰。卻是人自取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古之智者有言曰。知微君子。必不肯蹈禍患之域。將見益之盛。不待天損而自損之。榮之極。不待天辱而自辱之。何謂自損。檢察已過。自責自克。不敢貳過。不敢文

過不敢憚改是也。何謂自辱。割己之所愛。與人共之。舍己之所欲。與衆同之。食甘自菲。衣甘自惡。處甘自下。是也能自損。則日益。能自辱。則日榮。盛衰豈不由人自取哉。吾嘗自思。前人勤儉。辛苦淡薄。積福與我。後人享受。忠厚謙謹。積德與我。後人受報。若我後人享盡福。受盡報。則我之後人。無所受我報矣。可懼可省。一身喫着有限。喫些粗的。着些粗的。將就用些。卻何不可。若分些與人。且不論人感德。只此心亦何等快樂。又何可刻薄取人。以自肥饒也。自心凡事不惱怒。享和平之福。自然人悅神佑。百祿來同。我平日少此一著。自亦覺得無福。但一念心好。鬼神憫之。汝不可不以為戒。讀書莫懶惰。莫與不學好的人同處。與君子交。坐談莫說閒話。莫說人家長短。莫發人隱事。家中內外謹嚴。我在此。賴有劉師泉先生。劉三五先生。同處朝夕。切磋甚有益。山同綿衣服多。有新單衣甚便。此間甚暖。餘事不悉。寓南嶽南臺。父訥谿主人書。

周怡勉諭兒輩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飲食衣服。若思得之艱難。不敢輕易費用。酒肉一餐。可辦粗飯幾日。紗絹一匹。可辦粗衣幾件。不饑不寒足矣。何必圖好喫好著。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則子子孫孫常享溫飽矣。

楊爵家書三首

爵字伯珍。富平人。嘉靖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帝日夕建齋醮。經年不視朝。爵上疏極諫。帝震怒。立下詔獄。歷五年得釋。抵家甫十日。復逮繫獄。三年始還。卒。諡忠介。著有周易辨錄。楊忠介集。

偲仕。你二人都不要來京。舜卿在此。我心甚安。你與家下大小說。叔祖母處。有一點不盡孝心。使不自安。還

到三姑家去。天必殺我。與我一樣噎食病死獄中。屍首不得還家。叔祖母年九十歲。就是日夜用心服事。再有幾年。汝將此帖。一句句讀與家中大小聽。我流淚寫的話。不是假文飾說話。汝決不要給假來。此。昨日不可另考。此大差了。汝不要與無賴輩飲酒。當各齋戒。修省收心。纔知我言是。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要存好心。行好事。骨肉恩愛。終不可薄。大學言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爾當深味斯言。以盡立身之本。爾張師昨告我。如舜之處象。此言最是。汝伯父早逝。以二子託我撫養。我若待之或薄。不如待汝等。他日死見汝伯父。若問休爲人何如。我將何辭以對。況汝祖父母在天之靈。視休與汝兄弟皆孫也。固無一厚一薄。我若厚汝薄彼。汝祖父母必以我爲不孝之子。言及於此。便至淚涕。汝宜深體我心。

爾祖母今年八十九歲。過今冬九十歲矣。我日夜屈指數。恐我不得一見。蒼天蒼天。使我如此。爾二人前程。要保守。俚月食糜米一石。汝思天祿不可苟享受。前日人出無若宋人然題。恐是箴刺汝。不知是否。我心爲汝憂慮。他人守一增廣。至白首不得糧者甚多。食糧豈是容易事。可畏可畏。汝若與鄰里無知識的飲酒。不讀書。不知惕然警省。李師傅便是樣子。若藉我險難。給假往來。推病不與衆人同考。汝丈人便是樣子。一失雖有苑洛大賢顯官。亦救不得。大抵人心迷惑深者。至死不悟。父守不得。爾到老。在爾自審。

李春芳示諸子書

春芳字子實。號石麓。興化人。嘉靖進士第一。以修撰超擢翰林學士。累官禮部尚書。參預機務。隆慶初。爲首輔。進吏部尚書。卒。諡文定。有貽安堂集。

汝父叨居高位。日尸素是愧。而況致私及兒曹。恩貢一途。宜留待寒士。汝輩雖不得一第。猶可博一蔭。可速來吾處。勿考也。所以不使汝輩與考者。恐當道知爲吾子。或以此濫昇。則予之不囑。猶囑耳。且寒士而泣玉者。可傷也。諄切諄切。

呂坤爲善說示諸兒

坤字叔簡。號心吾。寧陵人。萬曆進士。歷官山西巡撫。擢刑部侍郎。立朝持正。爲小人所不悅。欲中以奇禍。遂致仕。孜孜講學。以明道爲己任。有呻吟語。四禮疑。四禮翼。去僞齋文集等書。

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登泰山。造浮圖。衣冠土木。諂事鬼神者。褻也。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雖然。此理也。此古聖教人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忘善。以徼福。善者百毀。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饑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當爲。如饑不食。董渴不食。鳩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雖然。善難言也。不擇善者。每失之。或曰。忘其貴賤。同其尊卑。忍恥包羞。納侮受欺。善乎。曰。非也。此老莊也。不然。是以寬爲阱也。君子臨下。以莊體統。以辨爾汝。不受。使人無犯。是故有寬爲惡。而嚴爲善者。此類是也。或曰。勿擇是非。莫問賢愚。慈悲憐愛。樂施好子。善乎。曰。非也。此釋氏也。不然。是以恩爲市也。君子推恩有序。由親及疎。不惜有罪。不忍無辜。是故有殺不爲暴。而赦不爲仁者。此類是也。或曰。正色直言。切責愚悖。盡我實心。忘人怨懟。善乎。曰。非也。此

親師之道也。不然。是以直賈禍也。君子較其厚薄。觀人審己。和平獎勸。以遠辱恥。是故有薄責於人爲是。而攻人之惡爲非者。此類是也。兒輩亦有爲善之心矣。余懼其昧於是非。過不及之間也。作此以示之。

呂維祺寄弟維祐書

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進士。擢吏部主事。崇禎間。爲南京兵部尙書。賊至不屈。遇害。諡忠節。有存古約言。明德堂文集等書。

某書至。甚稱吾弟撝謙。此固某德進亦足以驗弟之進德矣。謙與諂相似而不同。謙以進德爲心。諂以希合爲心。因謙獻諂。固是假公濟私。惡諂忘謙。不亦因噎廢食乎。如某避匿不見。殆亦惡諂忘謙者矣。此公性雖不常。而雅好禮名士。大抵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吾弟年已三十。正當洗濯澡雪。順爾成德。無若兄四十無聞也。前書云云。此等事只隨時應酬。不必營營。無百年不死之人。無數世不貧之家。但據見在。盡其有事。使後人有所賴而爲善耳。

李應昇誠子書

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進士。授南康推官。士民服其公廉。天啓間。徵御史。屢上疏譏切近習。爲魏忠賢所害。福王時。追諡忠毅。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噴喜任意。嬌養旣慣。不肯服布舊

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父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儻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妝田百畝。至庶妹之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恩義所關。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儻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藁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顧憲成示淳兒帖

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萬曆進士，授戶部主事。因上疏語侵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歷遷至吏部郎中，以廷推閣臣忤帝意，削籍歸。與弟允成倡修邑之東林書院，講學其中。由是東林名大著。魏忠賢用事，作東林點將錄，舉凡正人君子，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遂成朋黨之禍。卒諡端文。學者稱涇陽先生。有小心齋劄記、顧端文遺書等書。

凡爲父兄的莫不愛其子弟。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尚幼。何須著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始不欲以汝姓名一聞於主石。非愆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尙爲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通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攘。赴童生試的。那個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的。那個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個不要做進士。到底有個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然猶飽食暖衣。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窮厄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功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個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個布衣。都成了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其愆然於汝也耶。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進汝以遠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若能識得。省卻了多少閒心腸。省卻了多少閒氣力。省卻了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

攀龍字存之。無錫人。萬曆進士。授行人。以疏詆楊應宿。謫揭陽典史。熹宗立。累官左都御史。爲魏忠賢所惡。削籍歸。璫復矯旨逮問。投池中死。崇禎初。謚忠憲。攀龍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爲當代大儒。有周易易簡。高子遺書等書。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個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己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讎。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做好人。須尋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人家有體面。厓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厓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厓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於此。人生爵位。自有定分。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得作個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董應舉示元德姪書

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進士。天啓間。官太常。擢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遷工部侍郎。兼理鹽政。興利捍患。比歿。海濱人立祠祀之。

汝年已三十矣。酒酒徇利。向日扑責。吾豈得已。然吾猶悔其扑責不重也。凡世家子弟。宜以謙退守分爲本。吾鄉如謝冠石。非繹梅親姪哉。平生不用叔一字。灑然寒素。對人和煦滿面。今其考試亦成就矣。汝作秀才。譬如女子。何可出入衙門。卽兄弟叔姪相託。亦何可輒徇國有王法。鄉有公評。渺渺此身。方懼不免。何能庇人。凡士立志欲高。操行欲慎。古人行事。昭在簡冊。愚者以爲迂。惡者以爲笑。惟有識者以爲必可爲耳。世功名皆從方寸造起。先世積德。後人受享。當身集義。當身受用。享用不盡。流及後人。此理確然。不可易者。卽以讀書一事。汝曾見苦心抑志。孜孜從事於此。有不高等者乎。雖有聰明器小者。必折學懶者。難成。心險者。鬼覆之。行醜者。天挫之。先正有言。積善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小善不損。讓爲大德。人不自知。天然默識。夫積善者。不祈福。竟未有不得福也。作惡者。人畏之。天罰之。吾輩當宜何從乎。吾性至愚。然志願不小。嘗看先進行事。但覺過失甚多。人以我爲迂朴。我以爲侈靡之尤。人以我爲好行德。我以爲無一善之可稱也。大抵心地未盡。豈能爲聖爲賢。不到古人地位。何可言修身。汝等勉之。汝等勉之。吾比都不似世人心緒。若見聖賢真可爲者。習俗移人。只宜立志。案頭常致古人事蹟。卽爲良師友也。

王良臣與姪書

未詳

芝蘭琪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姪乍離佔畢。小就一官。屈其邁往之氣。身處矮屋之下。小心翼翼。以盡行己事上之道可也。況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幸毋以小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風而已。棋枰酒盞。非臨民所宜。惟留意慎。茲焉。

周順昌字付大兒茂蘭書

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萬曆進士。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皦然。以忤魏忠賢。斃獄中。崇禎初。諡忠介。有燼餘集。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卽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之何以結衆緣如此。迺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患難中。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日只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李母遺子弟書

李際陽母

行後不見一信。某多疑人也。這番我心甚掛牽。不比往時。昨聞人云。爾不好錢。只是以身借人。似乎不得時。人欣羨我心竊喜。但恐非爾所及也。從古聖賢。那個不以身借人。堯舜以身借洪荒者。死呼渡河如宗澤。死守睢陽如巡遠。以身借宗社者。荆軻聶政。以身借受恩者也。孔孟以身借萬古長夜者也。釋迦以身借萬世作慈航者也。從古聖賢。皆是以身借人。子果有是。更當勉力多爲。無前進後退。只要認得理真。力所可

爲。雖天下非之而不顧。卽害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切莫因人言而終止也。是囑是囑。大都世態炎涼。而宦途人多疑忌。議論間常要小心打點。未可如居鄉率心。與宦途人應對也。莫視應對爲末節。要知灑掃應對。便可精義入神。試味足以興足以容。皆是小心中做出事業。從古聖賢沒一個不仔細小心。只有子路率爾而對。夫子使哂之。須慎哉。須慎哉。十月二十九日母言料覽。

徐媛訓子書

媛字小淑。長洲人。副使范允臨之室。有絡緯吟。

兒年幾弱冠。懦怯無爲。於世情毫不諳練。深爲爾憂之。男子昂藏六尺於二儀間。不奮發雄飛而挺兩翼。日淹歲月。逸居無教。與鳥獸何異。將來奈何爲人。慎勿令親者憐而惡者快。兢兢業業。無怠夙夜。臨事須外明於理。而內決於心。鑽燧之火。可以續朝陽。揮翮之風。可以繼屏翳。物固有小而益大人。豈無全用哉。習業當凝神佇思。戢足納心。驚精於千仞之顛。游心於八極之表。濬發於巧心。攄藻如春華。應事以精。不畏不成形。造物以神。不患不爲器。能盡我道。而聽天命。庶不愧於父母妻子矣。循此則終身不墮淪落。尙勉之。勵之以我言爲箴。勿憤憤於衷。毋朦朦於志。

祝世祿勉兒姪書

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萬曆進士。考選爲南科給事。歷尙寶司卿。有祝子小言。還碧齋詩集等書。爾兄弟齒不居人後。學不居人先。抖策精神。觀摩師友。研究經史。毋虛擲。毋雜好。憶昔我兄弟。丁汝兄弟之年。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黑。毛髮焦黃。吾蓋十有九歲。而受書。汝叔受書更後。時汝祖汝祖母

拮据教我兩人。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汝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披風而哦。是汝兄弟受享過我兄弟遠甚。而或勤劬少遜。可乎不可乎。警醒我言。慎勿等於過耳。訥也。

祝淵與弟書

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舉人。會試入都。適都御史劉宗周削籍。淵抗疏爭之。逮下詔獄。尋被釋。師事宗周。杭州失守。投繯殉難。有祝子遺書。

日來痰血不止。加之背脅作痛。不能側左。不能仰臥。苦不可言。徐虞翁所以施於我者厚矣。禮云。君子不竭人之歡。況虞翁清介之守。求之或允。未必肯受所酬。此我之所以再三遲疑也。今勢已迫。不得已作一字與徐顯老商之。探虞翁有公牘甚妙。如顯老有難色耳。與于貞瑕兄走雲間一路亦佳。三弟南京之行。甚是可已。年甚少。當埋頭築基。即使僥倖科舉。亦有何益。此意亦宜與四五弟說知之。近來病體雖進。自覺理義悅心。極世間榮華富貴。總不如我本地風光。弟同諸弟亦須理會得此一段光景。便是生不虛生。凡有待於外者。都不是我實身受用處。爲名爲利。其喪失本心一也。郭字附璧。徐字遣人。投之亦可。如弟欲與貞瑕而商。則須親往。然僕僕道路。甚非臨考所宜。奈何奈何。月盡歸杭。到淨慈一晤也。

盧象昇寄夫人書

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天啓進士。歷大名廣平順德兵備。舉卓異。進按察使。象昇嫻將略。能治軍。進兵部侍郎。賜尙方劍。李自成勢甚盛。象昇大破之。尋總督宣大山西。師次蒿水橋。與清兵遇。奮鬪而死。福王時。追諡忠烈。清諡忠肅。有忠肅集。

余爲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日惟國事蒼生爲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室鮮治容。家無長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敦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稔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盧象昇寄訓子弟書

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君恩旣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間。違二親之定省。掃蕩廓清。未效艱危困苦備嘗。此於忠孝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游。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弧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無妄。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府酬歌恆舞。斯造物之僂。民庭以內。悃悞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抑且省愆。凡吾子弟。其佩老生之常談。惟我一生。自聽彼蒼之禍福。

汪偉遺筆示子書

偉字叔度。休寧人。崇禎進士。擢檢討。充東宮講官。賊犯都城。守兵不得食。偉出貲市餅餌以餽。已而城陷。貽子觀書。勉以忠孝。自經死。諡文烈。

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旣無事權。可以爲朝廷。位卑言高。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尤可異者。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於城將陷之先。恬然從我而死。遂題於壁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吾鄉擅名者。不獨趙昂發夫婦而已。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

劉理順訓子書

理順字復禮。杞縣人。崇禎進士。帝親擢第一。歷右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甲申之變。理順具袍笏。北面再拜入別宗祠。投繯死。諡文正。

二曜光華。人人仰其尊高無匹。抑知野馬塵埃而上。雲消羽沒。人世艱危。莫極於此。而日月在中。獨往獨來。逍遙莫駐。蓋能處人所不能處。方能做人所不敢做。刀山劍樹。學人安身立命之所也。爾曹識之。

左懋第自燕京寄弟書

懋第字蘿石。萊陽人。崇禎進士。福王時。官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使清議和。被留。南京破。死之。

左岳到。知大娘喪事。吾弟在家。一一成禮。使乃兄得一意報國。此情此義。當與金石同不朽。生死不敢忘也。彼之留乃兄。不過暫留以俟和議之成。似無惡意。大約正月南行矣。幸而南旋。則報君命。幸而自東自南。則先哭大娘及五哥之墓。而後報君命。不幸而有意外之加。則惟有一死以報君命。效宋之文天祥。作地下遊。留正氣於千古耳。賢弟書中守制一語。誠乃兄痛哭之所求也。但乃兄宜守制於江南。不宜守制於吾里人。亦豈肯聽我奉大明之正朔。而守制於里門哉。賢弟可以意會矣。

史可法與夫人書三首

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祥符人。崇禎進士。弘光帝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被執。不屈死。諡忠靖。清乾隆追諡忠正。有史忠正集。

初聞在天津住。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纔放心。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

不須掛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個月。未知身體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著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婆。留意留意。太爺病體。看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省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祇願夫人作個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楊太爺太太及闔家想俱平安。見時爲我致意。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知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守候扶持。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第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祇要求公姑歡喜。讓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真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着。餓不着。就是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個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簪珥衣服。或當或賣。暫供日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家。凡事勸教他。儘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太爺病體如難好。可密寄一字。

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可於騾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我領兵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并無疾病，不必掛心。李書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着做官，徒受清苦，寧可我們淡薄，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綾機紬二疋，與八哥夫婦，又家間盤費銀二十兩，俱望查收。

屢得家書，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我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儘讓他，祇要父母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孔中軍回家一看，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馬騾幾頭，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哥處借用，如太爺病體不能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還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妥，夫人離不得，卽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知多少，卽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家間門戶要謹慎，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孀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尙未回話。

可向太太寬解之。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史可法與弟書三首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卻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母及胡吉雲年兄。卽議代者。速催受事。庶兄得早回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俱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入城。吾弟完姻後。卽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聞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通路多礙。恐有不虞也。家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放榜後。嫂子如過憂慮。婉言勸解。昨濟南之陷。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疎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費調理。江醫可用。卽用。不必求速效也。其家用已給十金。卽充本醫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出行。尙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數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尙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塗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驢市衙衛房價。無力辦此。當急已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已題安慶參將缺。令渠回家一看。如父

母急欲南來。卽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及騾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頗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費百金。卽求大兄挪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卽撥船遠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卽行。嫂子公司窄性執。凡事當諫勸之外。胡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但吾弟年尙穉。學未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倖之想。都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惓惓家間門戶宜謹。待下宜恕。寄去五十金及盃一隻。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卽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卽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并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三月望日得弟書。知父親病體尙如舊。母親平安。不勝欣慰。惟弟新昏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闈中若無可望。正不如侍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辭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餬口。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史可法遺書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尙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太爺三哥大家照管。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黃道周赴逮與兄書

道周字幼玄。一字螭若。號石齋。漳浦人。天啓進士。崇禎時官少詹事。弘光帝時官禮部尚書。南都覆隆武帝立。以爲武英殿大學士。率師至婺源。兵敗。不屈死。諡忠烈。清乾隆時諡忠端。有易象正義。石齋集等書。

余廬居墓下。瞻聖先。皆十有五年矣。一土一石。一草一木。隴手自營植。依依廬次。如在膝下。中間雖墓次而冒京塵者。十有五載。中僅四年餘耳。憶自少貧苦。居無環堵之安。食無甘旨之奉。嚴父見背於盛年。慈母未豐於祿養。啜菽飲水。涕泗滂瀾。自以硜硜之守。澹泊寧靜。與物無爭。自圖書數卷。而外有粟數石。松竹數株。爲先人醜魄之所安棲。穉子嬉游之所日涉。陶然自適。不知其他。每歲時粗具杯棬。未及俎豆。在銅山祠堂。則吾兄克備誠敬。吾終缺然。未有牲醴之奉。榮錫之施。是吾所報木錫糲。不若吾兄之戀戀子舍。如在一日也。然吾立朝。值艱難之會。未有報稱。不忍緘默。以負明時。又自母歿而後。以身許君。旣受殊恩。勢不容默。前後三十疏。原本仁義。冀欲匡時。不負蒼生。而多言數窮。遂招物忌。計吾生今以來。未有一言一事。內不可告於妻子。外不可告於朋友。幽不可告於鬼神。明不可告於黎獻者。但兒曹尙幼。未能讀吾書。知吾志。誼所在耳。吾行後。歲時省掃。先塋一二書籍。以時晒貯。個人舊有九十石。新有三四十石。饘粥之餘。可分數石。以周諸親之貧者。倘蒙明主再赦生還。則但與兒曹誦詩讀書。切勿輕談仕進之務也。五月十二日。不孝罪人道周書。

黃道周京師與兄書

五月二十日。仗祖宗父母之庇。得完手足膚體。復自北司送還刑部。六月初一日。刑部司官難於審擬。又上

法司會審之疏。初四日奉旨。該部卽遵審擬。不必又行推諉。則小鬆矣。蓋以此事原非重大。以前日涂德公疏救之後。去一大司寇。廷杖一司官。諸司縮手不敢問耳。此事出於薛國觀爲嗣昌修隙。及國觀敗。而下手愈毒。范伏粹護之。至今春大赦。而伏粹不以此案上聞。爲通國所嗤。五月初。伏粹趣朝。見爲厲鬼所懾。而嗣昌亦已死。故伏粹罷去。國觀逮。凡再上疏。皆以門戶相批。綵綵不忘。雖不就繫。亦失負嵎之勢矣。當嗣昌死時。聞上亦有意擬罪。而省臺攻者日至。上遂激怒。欲加贈卹。與諸臣相反。諸臣惴惴無復敢談。及我者在北寺五月餘。拷打訊問四五次。備極慘毒。然於吾德業上無所虧損。漢宋來僅見一人。又以司招着許臣虎。扳扯六七八人。使黃陳文董皆繫刑部。而揚機部劉魚公猶未見回話。此事情不甚重大。亦北司亂扯。欲以講學了此案耳。今四人在刑部者。日有怨言。不得已遜謝之耳。魚公蚤晚回話可上。想家人惶懼可慰安之也。陳慧生先後屢有異同。當道覺之。以此未還職。遂起盧雲際。此爲鄉里小人所誤耳。吾又以北司扯諸人蒙誥。深所痛心。然諸人今亦見諒也。蚤晚當審。大司寇劉司官張皆未有擔當。亦不知天意回轉如何。言路諸臣。又執不與嗣昌贈卹。某亦未得解脫。言之惟有浩歎。世事如此。得一殘喘。還骸丘墓。雖荷戈執殳。亦不爲苦。是天下之恥。非一身之辱也。德公體比益健。成一奇男子。但愁苦家人耳。慧生無端被扯。當遜謝避之。麩子讀四書禮記。須溫習。雖未動筆。且須講貫也。大爺在北山縣縣爲念。諸不悉談。

黃道周與兄書

吾過刑部來都平安。賀對揚諸老。再入中書。當調停。不至如前人之狼狽也。陳贊皇之徒。極力下石。吾旣不死。仰戴天恩。過此亦無憂慮。唯世道摧頽。大廈將傾。是爲慮耳。自楊薛亂政。來天下破壞。百餘州縣。陵夷三

藩而當事猶不悔悟。是可歎也。吾一身與蒼生分痛。當事雖不諒。天地鬼神自當諒之。唯以孝弟未能。反躬多愧耳。運糧不通。而口信甚急。唯有江南吾鄉安穩。不知何日得歸。今唯尙未再上。看九月末十月初如何。雖未了澈。然可無恙。以七尺還父母。是吾願耳。不必掛心。百事含忍。都可付之無言。看祖宗父母福力也。

黃道周與夫人書三首

前六月十六日書。想已到家。刑部再審。尙未過堂。大率保全性命。不求其他。今赦令已不行。軍徒皆許納贖。然吾讀書清素。亦無千金納贖之理。雲日蔽虧。乍開乍合。但委心聽之耳。薛國觀蔡奕琛在此日日邏迤。想聖心難遽開悟。遲速還期。皆未可定也。麀麀子皆與讀易經大文并四書詩書溫之。或禮記中數大篇。涂德公想少不得一遣。講學爲朋黨禍不甚大。諸奸情狀上亦頗知。但以吾強項。苦相摧折耳。世事難爲。還家教子。亦可報國。唯念二人丘隴。日夕夢想。皆用煩心。薄田入少。山中人稍稍施惠。或大爺不在山。當令人看之。草木抔土。不可輕動也。

九月三日石齋寄家中。知吾案尙未結。諸子皆無恙。天心轉圜。亦未可知。諸奸亦悉已伏法。前四月武陵自斃。八月五日韓城賜死。錦州又破陷。聖意似已悟。諸奸搆黨禍國之深。但無一人敢爲我暴白者。近來旨意稍寬。而部讞已重。尙在推駁。不知見覲雪消。更在何日也。刑部堂司俱怕大司馬與費縣作合。初擬便以煙瘴上意甚不好。今猶以永成相持。吾爲國家受此困苦。雖毀傷膚體。猶是顯親揚名上事。未至辱先也。督二兒讀五經。令背誦上口。粗明講說。未可動筆也。吾事久自然得寬。不須煩心。前丁寧家中。不可遣一人寄一禮來。又不可聽一人浮言。今祇爲外邊瑣碎。使我受苦。舊日助禮。悉還人明白可也。趙司李遣戍鎮海。附寄

家書亦略送柴米也。諸惟歲時至墓前灑掃。勿致疎廢。一二石稻亦可分給親鄰。勿吝也。前自五月未過西部。疏上尙未允。今又兩月矣。新輔周賀至。不知如何。大要不至如費縣井研之甚也。事屬天心。外人所不得知。亦聽之命也。前輩更此患者甚多。薛文清劉華容諸賢皆受之。家中不必以此挂懷。吾在此中稍理舊業。完易象正一部。並書孝經百部以度日子。看天意如何耳。麴子慶子幸讀書。今年能讀禮記諸大篇。并溫習詩經。粗曉大意便好也。吾九歲十歲已作文章。但未成耳。麴慶稍遲爲之。須多讀書識道理。久之下筆自然成文矣。韓文公諸篇明白易曉者。亦令先生選教之。纔心通能動筆也。吾在此自是千秋事業。親戚不必慮。人患不實落忠孝。不患禍害迫身也。大爺常在北山看廬舍爲幸。看今歲冬至前得放歸。便是大家萬福。

黃道周杖後示兒書

麴子知。汝今年已十歲。有知識。讀古人書。當曉其道理。如人之邪正。事之可否。皆須問先生。略識大意。至於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事長當順。處友當信。接人待物。當誠敬。有禮此不待問而知也。麴子慶子尙少。當步步友愛教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疎慢。言動起居。皆須以禮。不可一刻造次。聞小兒輩談俚語鄙事。則正色待之。見尊長則肅然起立。遇官人下顧。著青袍面之。皆須一跪。時時念汝父艱危受苦也。北山灑掃以時節。往見大伯。必呈所讀經書。不可一毫超越。馭家僮僕。子不可出聲罵詈。伊亦人子。欲有體面。其理一也。吾身已聽之君。不必煩苦。汝惟讀書。以聖賢爲師。吾願足矣。明春看吾得歸。汝不可失業也。麴子知。

黃道周京師與女書

小姐知爾不幸。又喪吾節翁矣。門戶清冷。支持爲難。祇看伯勤讀書耳。伯勤弟妹須留心省視。祖母及母姑。在堂宜十分和順。不可有一毫言色崖異。吾不孝。未能十分和順。然恃處父母平常也。爾所處不同。宜十分和順。朝夕看起居及餐寢服事。伯勤及祖母母姑。致其婉孌。勿使吾煩念也。

黃道周京師與姪書

子靜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爲聖賢。纔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溫秀。又有峰巒。可時看關閩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甯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糞土。終不可道矣。世人讀書能作文章。祇是無本領。雖作文章好。亦無用處。汝文章猶未平達。而多有枝葉。須明明白白。不悖聖賢。乃可言文章。吾今歲決歸。歸時看汝袖中。可有何書。可曾寫不寫。曾讀不讀。雖不觀文章。可知矣。作子弟茂才。須十分謙謹。石慶所謂馬無五尾。終當譴死也。窮秀才自家擔荷。汝一主一僕。量爲過矣。卽多一僕。吾亦不怪。奈何以此開衆人之口乎。

黃道周寄家書

初入都時。值去輔正逐。人心翕然。以爲天意已迴。而武陵屢爲言者所侵。主上自護其局。八月初四日。正當發刑部。而先一日葉廷秀疏救請釋放。及會議。主上遂赫然。後先予杖。比來杖至六十者多斃。此番三人皆藉廟社之靈。得以不死。今解石老葉潤老皆能稍行立。吾雖在牀褥。而元氣已復。看九月終可襪履自在也。此事聖賢所不經。然亦不墜聖賢之路。一時辛楚。久覺泰然也。嚴旨雖云依律。而主上近有悔心。吾今穆然。

應之。畔羨路絕。不知何者爲法律。何者爲囹圄。蚤晚覓數部書。再完前事。今猶之墓下窮經耳。墓前東後座拜亭。令整齊作一橫牆。遮拜亭前。開門於夾屋中間。北出諸舊門路。及西邊牆基。皆整齊平之。無害也。家人還住山中灑掃。看兒子讀書。勿以吾爲憂也。

黃道周在徽州寄家書

三朝顛覆矣。事弘光而弘光蒙塵。奉潞藩而潞藩銜璧。棲遲此身。卽老死牖下。有何顏面。生平恥爲一節之士。從此遂志。亦無所恨。但恐爲曾閔所笑耳。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無所愧而已。廿五日至初三日發婺源。初六日至新安。欲往金陵。當在五六日間。此行洪亨九決不可與相見。卽見亦無全理。夷齊巢許之間。吾知所處矣。

堵胤錫寄子書

胤錫字仲緘。無錫人。崇禎進士。以戶部郎中知長沙府。隆武帝立。授湖北巡撫。駐常德。撫降賊李錦之衆。軍聲大振。卒諡文忠。

世界至此國破家亡。吾再有何言。鞠躬盡瘁。危疆待命。急則身受千刳。暇則梁懸一索。苟無愧爲祖宗父母之身。斯已矣。遲速吉凶。吾已置之度外。吾兒可勿慮也。爲爾慮者。只有逃與匿兩字。逃要相機。匿要深晦。念三百年宗族邱墓。一旦淪亡。尙何忍言。吾兒若一簣臥月。終身農豎。春秋不乏祀火。傳之子孫。永不出仕二姓。便吾不失忠。爾不失孝矣。言至此。淚如雨下。爾母勸令勿戚。四十世離差不惡也。一切家務。吾悉置不言。只爾自強爲善。守身弗辱。便瞑吾目。後音難繼。書此絕詞。兒可牢識。

堵胤錫與姪書

兩接吾姪手札。惻然忠愛。溢于楮端。江左應有夷吾。屈指當以吾姪爲一座。但時事至今。已全壞矣。江北四鎮。鷹視虎步。漢江一帶。擁兵踞流。秦庭無可泣之處也。愚叔妄擬川蜀全盛。且據形勝。西蹙秦腋。南壓楚頭。假一二歲之餉。便宜倡義。尙有可爲。而今又爲張李所摧殘矣。寇焰已熾。加以強藩。聞浙中復有蠢蠢思逞者。翹首九州。無地用武。甯有固志。天下事至此。有不忍言。當事君子。尙燕怡不畏。蹈轍不顧。尙曰式臧。抑又甚焉。嗟。吾輩一二血性男子。從何處跼脚。惟有俛首標心。中夜隕號而已。老姪之身。尙是可進可退之身。且有母在。括囊善刀。養晦待用。正今日事。量先入後。勿以愚叔之言爲妄也。若愚叔已身許君國。覽鏡峨然。冠佩者。皆先帝之要領。而星沙脫棄之餘也。已矣。一腔血。七尺軀。時事朝來。大命夕逝而已。茲雖有學政之移。不與地方事。然一旦不謹。斷斷不作逋亡客。文廟哀魂。是愚叔一生歸宿地。濟然不禁。他日老姪當不棄予一孤。事後之託。止此而已。至王雪老死事于粵。言念悼歎。彼之孤。愚之責也。宦囊清涼。吾輩本色。安足復計。但恨家國禍深。無暇旁及兒女耳。如何堂上二嫂安吉。井木姪與澍生姪。近況何如。懃甚。握管不及作書。惟叱及之。薄俸聊以示念。溯流不盡。驥兒試事。幸教率之。寅叔在錫。宜訓以義行。吾宗無多正人。故瞻睠及之。九月二十日。忘叔錫頓首。

蔣鳴玉家書

鳴玉字楚珍。號中完。金壇人。崇禎進士。官台州府推官。曾著四書講義曰舌存。五經講義曰圭約。凡人省過爲難。省其難知易犯者。過亦各有其時也。如初做舉人。往往得過於此數條。故摘出戒之一約束。

家人新來投靠。多係逃奴。生性不改。後有是非。吾家衣食菲薄。不能養游手好閒之人。只舊時粗蠢數人。亦足穀用。不必多收。以貽後患。一慎擇朋友。凡趨承門下之人。志在借名圖利。再無落空奉承。一魚一肉。俱是將鰕釣鼈。一話一言。俱是構械藏機。又有一種耳報之徒。捕捉風影。妄傳新事奇聞。一日走十數家。則說謊數十件矣。山人清客。攀親扯舊。一實九虛。自稱在行。密刺隱事。如此畸人。毒於疫魅。門庭簡靜。不見爲高。苟無可避。淡淡應之。得其蚤去。勝一帖清涼散矣。萬不可託他一事。受他一瓶茶一袋香也。

吾無日不願讀書。以讀書多益少。損塞眼藏身。雖市囂卒伍。展卷深山。意吾子必得此性格耳。涼颺靜戶。正好研思玩味。無論聖賢字字精深。卽如三代以下。好名名莫大於文名。文名豈不讀書人襲取得。詩畫法書。皆以文人借重。不然。人以名其藝。藝豈足重一代哉。子果欲立志爲一代文人。凡憂悲喜好。驚愕動靜。往來之端。悉當以讀書爲主。夫我不暇。又安得功夫與俗子罄折咳唾哉。十二時中。除調理身體外。一切隔斷紅塵。乃可拱揖千秋間人物耳。擁書百城。左顧右盼。明窗淨几。書畫自娛。豪吟靜理。兼仙佛之長。獲風流之樂。以是而稱少年受用。真堪欣羨。若坐迎賓館。偃僂赤日。拜送紛紜。轎馬如織。忘其本業。已爲可惜。勞勞亭上。滾滾塵中。臣僕騷雅。有是理哉。

宦途險惡。覲面山川。妬成樂敗。猶爲常態。五聚之場。水土異性。一日之內。更變不齊。書生孺子。不察以爲直。行胸臆。與人無患。不知虞我。網我者之不必我讎我怨也。褒譏第一宜斷。諷詠亦勿示人。得時人不可囑託。千求失意。人不可挺身從井。灌竇之失勢。推尊牛李之因時奔走。洛蜀荆温。何代無之。所恃交人而不交事。交事而不交私。無私正己。是萬世準繩。慎獨懷刑。則一生人已把柄也。如有意立名立功。功豈腐生尺寸名。

爲崇禍偏多。官居文苑。職在讀書。清虛淡薄。退然善讓。天且佑之。何況於人。

蔣鳴玉與族戚書

台區肩山趾海。蟠腹於攢巖大壑之間。峯如蓬植筍生。又如環連衣結。崗巒不及展布。絕頂不欲低徊。民生其間。巢居土食。壘石爲阡陌。依天者爲天田。靠泉者爲泉田。裁蹊幅澗者爲坑田。此外資生歲計。不過伐木石。燒薪炭。出海繫縶取魚。又四維皆蠱蟲干霄。駢脅之士。疾行不及百里。汗踵摩肩。所負不及百斤。並無牛馬舟車。可代肩挑步擔之業。蓋三代荒微之餘。古人以爲謫所。良不虛也。玉襍線短才。使處之大郡劇邑。必有債轅失足之慮。今地與人宜。賴以藏拙。惟是垂白之親。來此不慣。日夜思故鄉稻魚蔬菜。又衙舍寂寥。不能見伯叔兄弟。時話農桑風景。以是中心怏怏。日賦歸來兼刑廳爲道塗之官。到任三月。兩至杭州。往返動六百里。視伯叔兄弟優游閭里。誦讀清閒。新甑炊香。家釀早熟。伏臘之餘。父老相攜。穉兒左右。天倫樂事。望之如神仙佛國。惟有夢寐華陽神戲桑梓。遙天手額。願祝新年多福多祺而已。

瞿式耜寄子書五首

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進士。崇禎初。爲戶科給事中。弘光帝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永曆帝時。以大學士留守桂林。封臨桂伯。在軍與士卒同甘苦。聞時政闕失。必疏諫。城破。死之。清諡忠宣。所著有媿林漫錄。忠宣公集。東日堂詩稿等書。

吾自弘光元年四月初一出門。閏六月初四日梧州上任。惟時南都變後。人心洶洶。而靖江王卽借勤王爲名。有妄窺神器之心。吾于七月十九日發宋高陸回。將到任後種種情形。悉寫寄與汝。并至親至友。亦俱附

有片札非不知道路阻塞難行亦以宋差官是老成人久慣出路彼必隨時相機或可徐徐得達也十月二十後以俘解逆王到肇慶府會制臺丁光三適有裏海將官陳益芬來見渠自言可以差人到南邊地方吾因以家書託之彼直任而不辭遂于舟中將困逆擒逆事情備細作書并封疏稿寄汝一看因又念宋差官或未必即達又將前番書重寫一通一總封入此十月二十三事也吾自十一月十三日上桂林省城復任原奉手敕著照舊巡撫意謂可以做一年半載亦將粵西地方整頓一番豈知裏邊見東方聲張逆王聲勢太狼竟認西撫已無生路會二雲急急舉薦其鄉同年晏日曙代吾日曙時在家中突然一開府從天而降豈能按捺得住隨星馳從間道至永州地方永係彼舊治且與粵西全州接壤吾久不見邸報復任剛一月十二月十三日見報一本內有瞿某召入佐樞晏某巡撫廣西之旨察月日乃是九月二十六七者相距已兩個半月而今始見豈不誤事至次日而晏公書已到牌已來且擇十二月二十五到任矣吾爲奉旨復任家眷方接到省剛剛一月而遂要搬移數日間豈能猝辦且奉旨料理大計冊籍方纔動手豈能中輟只得作一書明明告以不能即日交代之故彼初意怠休已而勉強延過一月至正月二十六則已到任矣吾移至兩廣行臺一小公署中督押書吏造冊家眷則另住一民房直至二月十八日計冊出門吾始得到民房同母親住又爲收拾船隻至四月初一日始在桂林登舟也僊數所謂去與來相顧此卻似之巡撫一官關係地方吾脫得此擔儘自逍遙但吾自遭患難以來官與久已索然兼之家鄉遼隔數千餘里汝兄弟俱不在前而汝母又病中思念汝等鎮日夜眼淚不乾亦冀得兪請告便可脫身回到家鄉故每每上疏輒以病請病固真而欲歸之心尤急也其奈北信日惡一日江西一路徑自斷絕往來即欲遣一人寄一信歸插翅

能飛乎。自正月十一日周誼童長班來。得汝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書。知家鄉去年七月已遭蹂躪。家中寸筋不留。止剩空屋數間。汝母聞之。益添憂悶。吾雖百方解勸。而終是難開。緣其子女之念關切。知汝與若妹如此受苦。不容不腸斷耳。吾自念若非西撫出門。遭此劫中。自然性命不保。今天公委曲方便。留此一綫餘生。雖爲靖逆受磨。而名節猶彰。殘軀猶在。以視家鄉被難者。相去何如。以此轉自排撥。雖家中所有罄完。總以空華身外譬之。只汝等暨一門眷屬無恙。便是大福矣。可恨者。吾家以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傳忠孝。汝當此變故之來。不爲避地之策。而甘心與諸人爲虧體辱親之事。汝固自謂行權也。他事可權。此事而可權乎。邑中在庠諸友。轟轟烈烈。成一千古之名。彼豈真惡生而樂死乎。誠以名節所關。政有甚于生者。死固吾不責汝。第家已破矣。復何所戀。不早覓隱僻處所潛身。而反以快讎人之志。謂清濁不分。豈能於八斗糟中議論人乎。別處起義。亦博一名。亦奉有旨。獨我常熟起義。原做不成。而反受累。受累矣。而又博不得一起義之名。豈不笑殺痛殺恨殺。吾于三月間。曾將家鄉被難情形。與起汾叔死難事。具疏入告。久不見旨。緣道路阻隔。邸報抄不全。亦聞有留中不下者。可喜新銜誥命一事。吾自念。去年南京雖受覃恩。而有文無軸。今宜自請。乘周五溪在詞林。借他老手。爲吾家表章一番。因具疏題請。知疏到京已逾限。幸上念遠疆勞吏。特許頒給。而五溪恰于書到時。辦海上之行。兩日間。遂爲完此。六月二十八日。用寶訖。八月初旬。承差已齎捧恩綸到端州矣。費省而事又速辦。良爲快心。第未知何日還鄉。得上祖宗丘墓。一了焚黃之大事耳。吾初意直欲告歸。既念家鄉□□□□。卽歸亦無生路。且目前江西一重限。浙江又一重限。如何行得。況有家眷。豈比輕身故不得已。思借勤王督兵。從虔州掃至南昌。再作理會。而事權未到手。毛遂又恐上生疑。如近日張肯堂

已許海上之行。而又留住不放。故且觀望徘徊。倘得聖駕臨度。爾時便可面奏面請。只一時難得到耳。家中光景。想今年反覺太平。此間亦有傳來。謂南方甚熟米價甚賤。人民反相安。只未知三百年受太祖高皇帝之隆恩。何以甘心薙髮。難道人心盡死。至于起義之師。據聞多行劫掠。其惡更甚于□。不知皇上於義師何等尊重。吳日生近以覃恩。且封爲忠義伯。其何以酬此非常之遇耶。會試一節。初有十月之說。今似又改明年二月矣。汝在家住落何處。果然孝子。卽扮一行乞裝。一行脚。亦可從人。一問爺娘消息。今鄭按君反有乃郎相依。而我獨無。彼從南來。遇賊也曾薙髮。只是見得父親。便爲孝子。朝廷所謂無髮爲難民也。庸何傷。汝弟汝二子一女俱安否。兩姑娘兩妹俱安否。兵火之後。各家存活殊難。亦常常有以周濟之否。吾身乃餘生。吾家亦無長物。汝罄吾所存。以養活至親骨肉幾人。卽是汝之不忘親處。人生功名自有定數。命不應餓死。劫死少不得尙有一日風光。吾命交寅。尙有好處。若使天下果不得太平。朝廷果不得反正。何云命好運好。以是愁悶之中。轉自寬也。吾于靖逆一事。雖不能銷患于未然。而先期多方阻遏。臨變百折不回。又以一身保全數萬生靈之命。今日邀恩于朝廷者。卽不奢。而陰府簿籍。其注我功德必大。至於封侯封伯。於此身有甚增加。退一步。便是留一分。此日卽不宮保。不尙書。不蔭子。而一年節鉞。已躋亞卿。又加從二品服俸。所邀惠於天者。又豈淺哉。公爹負海內人望。歷官二十三年。止以少參終。吾卽受患難風波。林泉清福。已曾享過。而屈指兩年之內。七品科員。遂已腰犀。吾本知足人。不似今時無厭妄求者比。就使今日奪職而歸。有餘榮矣。家中書籍。中止皇明臣略。公爹底本。最爲緊要。此書在大櫥中。曾留得否。新宅者。止累代誥軸。據二郎謂曾寄與陳廷策處。不知無恙否。其餘不過玩好之物。如畫片古董。以至什物家火之類。留得固佳。設不留亦

付之煙雲聚散已耳。爾甯遽伯宏西三姑夫。近狀何似。小重叔兄弟光景何如。起汾乃郎何如。吾故人錢顧兩兄。顧已先變而亡。錢不落莫否。浦舅翁仍在東皋否。光甫師暨子張景之輩。如何光景。傳聞諸生俱應鄉試。但中舉後。卽押赴滿洲會試。果有此事否。據六月間所聞。南中降口諸大僚。俱以檻車勒死于淮安。想亦的信。天報之速如此。孰謂業報須身死。而論定須蓋棺哉。黃石齋畢竟殺于南京。此與文信國何異。吾鄉如徐勿齋侯豫瞻。浙中如徐虞求劉念臺輩。皆已表章過。只可歎顧瑞屏無端送命于浙東。眞意想所不到也。皇上於官爵不吝。無非鼓舞籠絡之計。卽騙官伎倆。亦了然知之。而習俗旣成。牢不可破。今在外者迴翔不進。在內者百計求出。竟使至尊孤立于上。而全不顧也。豈不堪痛哭也哉。今隆武三年。歷已頽。太子慶詔已發。只要復得江浙南直。見得孝陵。便成得箇天子。未知彼蒼之意何如。向以魯藩爲慮。今聞魯已入海。不知下落。又誰爲料理浙江事耶。昨又有聞魯航海而至南京者。若此信果眞。亦一奇事。安得此時猝有家鄉信來。詳述今年春夏間之事。與我知之也。

桂王爲神宗第五子。出封楚之衡州。以避寇入粵。棲于梧州。崇禎十七年。桂王薨逝。遺二王子。一爲安仁。一爲永明。安仁居長正枝嫡派。當弘光失國之後。卽應照倫序立之。余以弘光元年閏六月到梧。時皇太妃同安仁永明俱停舟水次。余朝見安仁。見其丰姿氣度。眞天日之表也。亟馳書總督丁光三。謂以親以賢。更無逾此。而光三已先接虔撫萬元吉咨文。爲閩中業擁立唐藩監國。隨具賀表達閩。并以咨西粵。撫按其事。遂寢。然余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者。非爲唐王也。爲桂之安仁王也。以是安仁母子兄弟。直視余爲患難交。後隆武皇帝居安仁于肇慶府。居肇未久。又爲虔州告警。復返梧州。時余以陞任從桂林至梧。見其飄

泊江干。因勸王移進總督衙門。豈意不一月而安仁一病遂不起。余于喪次謁永明王。見其丰姿氣度。不減安仁。而渾厚篤誠更過之。兼向聞永明有異瑞種種。私念將來其終有望乎。自安仁薨後。太妃暨永明俱不樂居梧州。八月間余復迎太妃永明至肇。時光三以守南雄未歸。聞永明之還端。雖不甚欣然。亦不便爲梗也。迨九月二十閩變。猝聞延汀繼陷。隆武皇帝不知所之。有言出奔者。有言被執者。時粵中人情洶洶。又是前年弘光故事。況時至事起。天與人歸。若不早定一尊。何以延祖宗三百年一綫之緒。余遂與宗室朱容藩。詞林方以智。部郎周鼎瀚。肇守朱治憫等。亟亟謀監國之舉。而光三亦自南雄歸。以奉有隆武迎駕之旨也。其實駕無可迎。恰好借題卸擔。擁立之舉。終是躊躇未決。其所執詞者。訪行在消息。以示不忘舊君之意。兼欲待東粵鄉紳之至。以明定策大事。不敢擅專。而本念則惟恐此事果成。設或口信緊急。以弱主而當危地。萬萬難支。故早夜思爲遠害全身之計。自回鎮以後。惟捆載宦囊。遷移輜重。寄頓家眷。爲汲汲耳。既迫于公議之不容。乃不得已而議進箋。然猶必待何象岡書至而意始決。其持重老成如此。先是呂東川自柳州赴余約至端。李孝源亦自韶州赴光三約至端。首決大計者兩人。與余實同之。然自初一進箋之後。光三又欲居爲首功。而心更歉于擁戴之不早也。乃用計納賄于奧窔之間。凡左右近習。無不彌縫。而舊璫王坤改名王宏祖者。適自閩來。深相結納。必圖大拜。一日光三過余舟。謂余曰。起用人望。有陳秋濤楊機部二公。東川與年翁弟已薦之于內。俱借重綸扉矣。至初九日。余往謁之。則令旨適傳至。啓視之。乃辭首輔疏。批紅不允者也。余是時始知先已密傳首輔。而孰知首輔二字。豈初拜可突然徑出者乎。總爲不習典故。不惟恐人之居其上。貿貿爲此。祇以貽笑于四方耳。究竟陳秋濤極歸心桂王者。而終始未赴端朝見。亦只爲首輔二字。

大有妨礙。與年伯爭則不便。讓年伯而居後又不可。秋濤豈真不欲出來做事者哉。至于東川素有才路。爲人亦爽愷。旣得入直。自應水乳合而針芥投。只爲爭兵部戎政一事。大有形迹。東川遂因上有西蹕之意。自請留守東方。上以十月二十日赴梧。東川隨留肇。自茲以後。竟由梧而韶。由韶而梧。由梧而柳。召之不赴。趨之不來。登極大典。亦竟不與也。閣中止余與光三二人。雖票擬之役。余分任之。然軍國大事。畢竟光三一人自主。如聖駕西行。余竭力阻之而不聽。緣光三先爲從臾。兼大璫力主之。滿朝之臣力贊之。余一口能爭衆。吻否。當十月十六虔州報至。余是日不在閣。抵暮始知之。亟入朝。而光三與東川先已召對過。定計移蹕矣。余力爭之曰。收兩廣之人。非必破江西之人。卽欲移蹕。尙可緩。但我嚴防飭備可耳。且東人未附。東餉未來。驟焉一行。後必滋悔。上雖勉強從余言。亦止多留四日耳。豈知聖駕一西。東人果大失望。適唐鄧諸王自閩中航海逃難而來。粵鎮林察迎之于海上。蘇觀生挾之爲奇貨。竟以十月廿九日擁之入廣城。初二日且登大位。改元紹武矣。假使肇蹕不移。東人來附。安得有是事哉。自唐僭號。而廣之府庫。盡爲所有。廣之屬邑。并鄰郡。皆爲所煽。我監國之詔未達。而彼登極之詔先頒。凡弔錢糧。徵兵馬。動輒牽礙。光三乃集議。仍請蹕肇。慶登大寶。少司馬林佳鼎力佐之。在廷亦遂不敢梗議。十一月十八日正位端州。卽行頒詔。兼議攻守之事。緣蘇觀生所招納海寇亡命。實繁有徒。勢不得不陳師禦之。時王化澄代光三爲總督。惴惴焉惟恐僞詔之來。廷臣亦多嫌之者。林佳鼎銳然自請代之。上降敕卽令林督兩廣。而王召入佐樞。王意則大不懌。以二十日之督。而一旦忽然更置。殊不堪也。林乃督促兵馬。聚集糗糧。會師三水。以扼其要。時三水有陳際泰賊兵一股。方至。我師出其不意。掩擊之。敗而走。我兵因遂飽掠三水地方。林亦不能禁也。先是余聯絡義兵一枝。

舉人生員領袖。原約爲內應。但使扼三水。絕其糧道。待其內潰。而後進兵。便可成功。而林氣驕。不可制。督促諸將進兵。直逼廣城。兵未交鋒。而已大潰。緣彼之取利在水。而我之所長在陸。顧乃舍陸而從水。以及于敗。此則人事之不臧也。光三平日自誇東兵東將。到此亦口呿而不言。余以十二月初十日自請親督義師。兼防峽口。不數日。卽傳廣城已有□騎突入。唐王已被擒。蘇觀生已被殺。余心怪之。蘇見□則降耳。何至于殺。此必是詐。不三日而遂有剃頭人持僞示僞牌。沿路逼地方人剃髮者。余察其示中有逆藩就擒四字。而無一字及蘇。此明明蘇賊計窮。而爲此狡謀以驚我走。一去之後。則肇非吾有矣。而朝□信真□者十之八九。光三初亦疑之。後審逃兵之言。亦遂信之。聖駕遂於廿有六日登舟西邁矣。其西邁之意。似乎已無意于東。幸余所推用廣撫朱治憫。今已改用爲督。其人饒有智略。或可稍支目前。然東事一日未平。東餉一日不濟。雖智者其能爲無米炊乎。聖意在楚。特以西粵作過文。殊不知楚兵多而楚餉詘。尙不能無望于西粵之接濟。今并東省而不顧。西省能支旦夕乎。舍兩粵而直趨楚中。吾未見枵腹之兵。能爲吾出死力也。以余意論之。畢竟安坐于肇。徵調錢糧。簡練精銳數萬。合之楚滇各路諸師。恢復南贛。袁吉以至南昌。然後從江而浙。而直。方可圖見孝陵。無奈滿朝諸臣。非楚則蜀。無一非勸上入楚者。此亦氣數使然。但未知究竟恢復中原。當以何途之從耳。上質地甚好。真是可以爲堯舜。而所苦自幼失學。全未讀書。今須用博學詞臣。大開經筵。終日講究。而內去其口銜天憲。擅作威福者。毋使煬竈憑城。再得一二有擔當力量。臣每事主持。不爲羣奸所煽。將來猶可想望太平耳。李孝源儘有相才。今已加閣銜。但以守制爲辭。堅不赴召。其人蓋絕頂乖巧。當時事艱難之會。落得借守制推辭。尙將來真見清甯。做相公。豈無日子。況今業已宣麻。又落得做一山中。

宰相。此所謂討盡便宜者也。呂東川每事決斷，不肯模稜。第其性氣太剛，度量太窄。若識其性而與之同心共事，還勝光三多多。以其本體乾淨，不似光三之齷齪耳。楚中有姚崑斗，滇中有王崑華，蜀中有王非熊。粵中有何象岡，黃玉崙，陳秋濤，皆舊相也。何逃難而歸，卽陳亦身家念殷，未必肯離故土。黃已老，非熊人多畏其懷，第其人實有才學。老詞林中所罕匹者。將來擬起姚崑斗，用文鐵庵，然亦非濟變之才。至于閩中，旣陷雖多才亦難猝致也。夫上有中興之主，下必有名世之佐，方可幾恢疆雪恥之功。豈時之未至歟，抑豈從風波盜賊中，整留神祖一脈，明明天意有屬，而旣嗣統，復俾無成也歟。

刼運到來，朝廷尙然如此，何況凡人。只要天心助順，刼運旣過，再留得我朝天下幾十年。雖目前遭刼，亦安之矣。吾生平不愛官爵，且受過幾許風波患難，豈到老年反作貪位慕祿行徑，亦是天心嘿庇，使我到粵西地方脫離刼難。然本念惟早弛重擔，一有代者，卽圖告歸，而北信日凶，江西浙江俱已隔斷，從粵歸家能脫此兩層門限乎。吾主意不入閩中者，正爲告歸之心迫切，一入閩則此身絆住，亦豈料閩中又遭變如此。此還是天佑善人，巧留我于粵地也。至于擁立桂王，真是時會適逢，機緣巧湊。當弘光元年南都變後，余已心屬桂王，蓋以名正言順，可以服天下之心耳。而閩中旣已先之，域中自無兩大。吾聞閩信五十日，而靖江王之禍作矣。八月十九夜，豈復有生理哉。命不該死，守着一片癡忠，自有天地鬼神默默護持。今靖江安在，從史靖江害我者安在，且亦安料隆武止做一年兩個月皇帝，遂至蒙塵，而余終以臣節服事桂王之次子永明王哉。永明旣立，吾念已盡，吾身可隱，吾實不願受職，無奈一時乏人，上意苦不肯放，只得又入韁鎖之中。而時勢適值其難，僅僅一隅，岌岌不保。若旣立之爲君，而遂棄之以圖自全，豈不得罪天下萬世。因是勉強

支持者兩月餘。而究不免于西遷。西遷以後。局面未知何如。亦惟力是視。以盡吾擁立之初心耳。最奇者。弘光元年。以西撫到粵。隆武二年。既卸擔離桂林矣。今復以新皇西幸。重到桂林。憶在南京時。仙數云。當與幹旋粵西一行。又曰。裂土榮後。總于粵西一節。今始始終。總在粵西。孰謂非前定之數哉。升沈出處之間。人又何容心也。但新主意。必欲入楚。羣臣無不勸之入楚。吾卻不能相隨。若住桂林一日。則相隨一日。若入楚。則願乞老臣骸骨。決不能追隨。卽上怒而處之。亦弗顧矣。吾意必欲仍從西江一路。取道歸家。只未知何時。可以打通。何日是我一家骨肉重相見之時耳。此時世界。只是苟全性命。何必復計功名。然讀書做人四字。不問治亂。總宜猛省。初猶望鄉場。望會場。今總不必提起。但得永歷皇帝有恢復江南之日。不愁兩榜不開。只未知家鄉赴北闈者。究竟作何下落也。人見我兩年內。自給諫而府丞。而巡撫。而侍郎。而拜相。似乎官運利極矣。以我觀之。分明戲場上。捉住某爲元帥。某爲都督。亦一時要裝成局面。無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其實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所謂存禮之餼羊也。爭得世界轉。則此官雖小亦尊。爭不轉時。官越大罪越重。拚一死以酬國恩。以報祖宗在天之靈。餘何計焉。昔之爲宰相者。安邦致治。定國匡王。威輯九邊。澤敷四海。天下之大也。而密勿運籌。如堂視庭。今以一隅疆土。又當空匱詘乏之時。乃欲行恢復中原之事。雖真有才智之士。亦將束手。況庸劣無能如予者乎。惟有用人一節。宰相得而行之。幸銓部係余兼攝。猶可展布分毫。而山川阻修。烽烟梗斷。閩中尙有浙直之人。閩壤以來。浙直之人。無望至粵矣。此外不過川楚滇黔四省人才。亦俱倉卒難致。其見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爲一

身功名之計。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復得矣。彼其胸中。何嘗想世界尚有清寧之日。中原尚有恢復之期也哉。以此署銓無幾。怨謗叢生。每人悅之日益不足。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求吾盡吾心。吾盡吾職耳。安得道路稍通。使吳越諸名公有死不盡者。得盡忠効力於神祖之孫。則一番掌銓啓事中。亦覺少添氣色也。夫以神宗四十八年之德澤業已中斷。而今復續之。海內人心。孰不歡欣鼓舞。謂宜聞永歷登極之信。各省便當奮起義師。迎鑾擁駕。天心果不絕本朝宗祀。豈有鬼神不効靈而呵護者乎。但我輩留得性命在。不愁無天清地寧之日也。

吾既以身許國。自應不復顧家。屈指出門在乙酉四月初一。今戊子四月初一矣。忙着身。忙着心。遂不暇轉念及他。一似有類麻木者。然合着眼時。又何夕不在家鄉。何夕不與兒女骨肉相聚相見也。吾留守桂林兩年于茲。吃盡苦。費盡心。亦只保得地方不淪□□耳。寇賊之淫擄殺戮。烏能禁之。以天子之尊。而不敢一觸其兇威。脅之東則東。脅之西則西。彼時時以甲申燕京之事。橫在胸中。且無共主。又有于大僚。今年二月廿二之奇劫。奇慘。真古來史書中所不經見者。吾重在社稷。在封疆。心憤舉朝共棄會城。偏欲以一人守之。今仰仗天地祖宗之靈。興全片壤。可以恢復。雖楚督師何公之力居多。而絕處逢生。無中變。有于人民竄盡之日。轉輸糧餉。以果三軍之腹。恐非留守老臣在此地。不知何如矣。喜近來江右盡已反正。卽東粵亦漸還漢儀。將來從粵入虔。從江入浙。歸期不遠。若天心轉時。如堅冰初泮。一刻全消。亦何有漸次等待哉。兩年不得家書。昨冬十月。僅得邢坤八月初一兩行字。病母放心。汝等不下病。乃增劇。故因前寄信僧人來南。再附此信。非不欲發一人歸。緣周誼張英兩次出門。而俱卻轉。恐途中不無耽滯。故不復遣之。汝若能發志。

堅心。來一看老親。汝心固快。而汝萬里尋親。亦博得一令名也。此在汝自酌之耳。汝弟及至親至友。俱不及作字。不妨以大意告之。

今皇上以丙戌十月嗣統。今已兩週。初在肇慶。繼移桂林。繇桂而全而武岡。武岡之變。又移柳州。復自柳而還桂。不兩月。又移南寧。南寧移潯州。從潯復至肇。兩年中播遷之苦。從古未有。不知何年何日。得重謁孝陵。成中興之事業也。吾留守桂林兩年於茲。幸西陲片土。不至淪於□□。然捍禦筋力已殫。支撐心血已枯。闔將郝永忠。混名郝搖旗。何督師在楚收降。延禍遂至于粵。其惡燄毒烽。總之無復人理。粵西劫運到來。應遭其毒。故自楚流入。而吾之劫運難逃。周旋數月。究竟討一搶劫之報。此番之變。十倍靖藩。當年松數云寇王難別。不敢言凶。又云無凶。何言不敢。原早定有今日之事矣。其如我堅守封疆。至死不變。今年二月。朝廷已共棄此土。而吾偏欲留之。忍辱含羞。苦掙將失之桂。已失之全。完完全全。挈以還之皇上。吾其可以告無罪乎。西江反正在正月二十七。而其起事已在去年之夏秋。今止贛州一間未達耳。東粵之歸誠。實本西江而來。歸誠之後。卽恭迎聖駕。駐蹕端州。一以通江。一以通閩。吾與督師極力爭之。謂必繇桂出楚。局勢始大。而終不見聽信。有從贛出江之意。果如此。相去猶不遠也。吾以駕旣在東。則于楚不無遙隔。辦楚事者不無灰心。故仍力請守桂。以接東西氣脈。蓋旣已身任封疆。直任到底。若一入朝。則于疆事未必無誤。而于朝政未必有益。兩失之矣。只是目前局面。凡勳鎮之強梁跋扈者。則奉之惟恐不及。而留守閣臣。與地方撫按。直視爲可有可無。我死掙得來之地方。徒以供他人之享用。且反欲奪其事權。直與朝皆病狂喪心之徒矣。吾刻刻思東歸。恨不能插翅遂到江南。而無奈鄉音又斷。自今年六月三十。得汝去年七月初四一字。嗣此杳無

片音。原知家中必定時遣人來。只因途中多阻。九月得吉水郭字山書。知去年家中有人到彼處住一個月。而爲贛阻。不得入粵。字山與盤費十二兩而歸。不知卽是周恩否。周恩曾到家否。去年八月僧人寄信到家。必該有人上來一看。今年三四月又寄平安小信於江西人。不知曾到否。吾自丙戌之冬。擁立今皇上。辛苦兩年。只保得一塊粵西。究竟是我開府之地。松所云裂土榮後。總於粵西一節。豈欺我哉。家中窮治僞官光景。吾悉知之。以浙中時有人來。知吳越原無二也。然吾發願。若世界不翻轉。吾誓不還鄉。且支撐過去。以待他日。仍湊榮歸之數。不亦可乎。兩三年中。生死久已置於度外。學問大進。骨力愈矯。膽氣愈雄。卽文筆亦滔滔滾滾。愈有波瀾。看來吾壽數還不了也。汝只耐心苦守。做人讀書。要不貽玷祖先。吾本餘生。再生之身。榮名貨利。總不關心。只留幾首詩文。傳之後世足也。同來友人楊碩甫。劉觀公。黃玉涵。相傍。錢明寰。則住太平府。與莊行素相依。李元玉。久棄世。許德生亦不在久矣。家人中變故亦多。來人自能悉之。諸不暇及。

瞿式耜寄孫昌文書

廿二日發錢雲以舟迎汝。正謂萬里尋親。早見親一日。則一日之快。屈指計日。廿七可到梧。梧上桂須十二日。則初十日准相聚矣。所以教汝平樂登陸者。蓋欲早到一二日也。詎知我命太窮。汝緣又薄。汝如此間關跋涉而來。竟安頓梧州。究不得尋祖母一見。□省城自四月廿四滇兵一到。滿城沸然。因舊歲經過郝兵之慘毒。人人不寒而慄。是以有遷移遠避之事。吾本意原不欲祖母出移也。只爲驚弓之鳥。防患未然。不得不且從衆暫泊大墟。而豈知五月廿五之夜。忽發舊疾。痰壅喉間。當時遂不能言語。廿六早報知。吾卽欲往看。又因滇焦不和。是日已下帖設席。與大衆議分任出兵之事。忍過一日。直至廿七早方出門渡江。行三十里。

到大墟已正午時。只見祖母面色通紅。流汗不止。而痰聲齶齶。眼雖看人。一總不認識矣。吾心欲裂。吾腸欲斷。只望劉覲公疾馳一看。以決吉凶。直至更餘。覲公始到。一把脈。卽說絕板話。不能施救矣。投以一劑。果不得入喉。吾遂于床前相伴一夕。至廿八卯刻。竟已長逝。恰恰辰時爲小暑。交節過不得節也。痛哉。傷哉。吾念祖母歸瞿門也。已四十二年。此四十年中。辛苦勤勞。自不待言。而自丁丑至戊子。所歷之患難。所受之艱險。不知幾番。卽在粵西來。如靖變。如□變。如兵變。以至去年之賊變。神魂魄俱已喪裂矣。慙留一綫之氣。又備嘗諸病之苦。終年惟以兒孫掛心。每一念到家鄉。便哭倒眩仆。前見汝來之信。又悲又喜。喜則喜汝至孝。至性。萬里尋親。悲則悲汝歷盡艱辛。每聆趙兄一言。則淚簌簌交頤。比述竟則號啕大哭。直傷心腑矣。差人接汝。又整理衣服。措處盤纏。點心食物。無不周備。口口聲聲說道。何不就上來。又住在梧州。蓋惟願早見汝一刻之面。則親男親女。不啻俱相聚一堂矣。而其如天公之太刻。偏偏不少待耶。吾自乙酉同祖母出門。于今五載。只爲他有痼疾在身。萬水千山。音信難通。放心不下。故勉帶之出來。究竟五年中。何嘗有一日開眉。自早至暮。無非懸念骨肉。思得早歸。一見面耳。而天運不轉。年復一年。遂致畢命于此地。傷哉。猶幸虧汝一來。稍知家中兒女近況。卽汝不得見面。而汝之來。此彼亦可以少慰懸懸。卽長逝倉卒。猶得瞑目也。知汝聞訃。信必痛極哀極。心肝欲裂。然汝之孝思。已上徹于穹蒼矣。汝祖母意中之事。吾悉已知之。汝但速速上來。伴我衰殘。悼獨之老身。或者天意尙不絕余。特賜汝來解我愁痛。又恐我悲傷之過。一病不起。或卽以汝爲扶櫬之人也。汝到平樂。昭平。必聞省中近耗。將無又起驚疑。而不知此虛驚不必疑也。□雖踞全。而其勢頗弱。滇兵儘足辦之。目前不過爲主客參商。又因新興厭客之意。形之口角。無知將士。遂有廿七水東之舉。而

滇勳忍不能遏。憤然欲思一逞。今幸其事已過。焦亦將始事之。弁正法。滇亦且一面修好。一面整擄進兵。爲戰守之計。昨地方雖偶爾遭殃。嗣此或無他慮矣。吾身爲留守督師。不能擴土恢疆。早奏中興之績。而終年終月。日惟調停主客。俛仰勳鎮。究竟地方不得免於傷殘。吾亦何顏復任此局。只爲全州是桂林門戶。留守粵西。而使門戶不完。終放不得手。故只得忍氣吞聲。挨得到恢復全州。便圖削髮披緇。作雲遊和尚。不復問人間世事矣。三十四年甲科。吃盡艱苦。所以報朝廷者。不爲不盡。卽如此結局。或亦千秋青史中所不鄙夷而譏刺者乎。汝但爲老祖申明大義。告之同人。謂如此不討便宜。不避危險之人。朝廷多尋得幾個。復中原見孝陵。不患無日也。計汝今日應已到昭平。特發提塘劉佳禎迎汝。汝到平樂。或從水。或從陸。任從其便。若身子不自在。不如從水。或差一人先報我知可耳。

夏完淳獄中上母書

完淳允彞子。字存古。華亭人。允彞死後二年。以陳子龍獄辭連及。逮下獄。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闕。臨刑神色不變。清道謚。有夏內史集。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報大仇。卹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佑我。鍾虐明朝。一旅纔興。便成蠶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必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託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

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慈君推乾就濕。教禮教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兄。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置後。會稽大望。至今尚零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嚚決不敢捨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武功兄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盂蘭。一杯清酒。一盞寒鐙。不至作若敖之鬼。則吾願畢矣。新婦結褵二年。賢孝素著。武功舅好爲我善待之。亦武功涓陽情也。語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

夏完淳遺夫人書

三月結縢。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嘗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雖德曜齊眉。未可相喻。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後。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雙慈。下有一女。則上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勸以生。復何聊賴。蕪田廢地。已委之蔓草荒煙。同氣連枝。原等於隔膚行路。青年喪偶。纔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斃斃一人。生理盡矣。嗚呼。言至此。肝腸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亂。平生爲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爲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亂絲。

積麻身後之事。一聽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停筆欲絕。去年江東儲嗣誕生。各官封典俱有。我不曾得。夫人汝亦明朝命婦也。吾累汝。吾誤汝。復何言哉。嗚呼。見此紙如見吾也。外書奉秦篆細君。

孫肩示兩兒書

肩字梅谿。嘉興人。明遺逸。隱於僧。著有甲乙雜著。

大道廢。良心滅。日月崩。五倫絕。人心喜聞人過。喜發人非。未有今日之甚。汝父十年狼狽。跡寄空門。所爲何事。惟知汝祖父一生礪節。表立當時。爲子孫能不痛惜餘風。俾不爲人指背笑詈。夙夜皇皇。惟恐不逮。今年頭顱四十五矣。齒落髮斑。瘡疾三載。目病半年。一身弊衲。蟻蝨盈膚。豈父母遺體之性成哉。蓋不得已也。甲乙之讎。人人不共。忠臣殉節。義士捐軀。惟恐不逮。汝父生不逢辰。淹蹇自棄。上不能爲忠臣。義士。下不能與俗狗時。古人飛遜殊塗。今日惟有爲僧。猶衣敝服。豈念祖父書香。儼稱曰釋氏哉。十年心事。無人知之。天地鬼神知之。祖父知之。汝能知之。閏年十八。荀年十六。不爲小矣。忠孝節義。聖賢血脈。略具人形。良心自覺。自唐虞以迄我明。繼世應運。其間順逆邪正。昭昭史冊。炳炳日星。忠孝節義。何代無之。良心不死。不因貴賤。故宰相有宰相忠孝節義。乞丐有乞丐忠孝節義。率土之義。存乎其人。祖父數世衣冠。能不念及。古人有言。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豈反欲使我成此過耶。他人不知。汝豈不知。向不欲向汝言。今因親友之言。因事論事。不得不言。我生死早置度外。遲速間耳。浮名猶恥。倘遂我志。得終緇服。雖死猶生。餘喘繩床。亦不過苟延性命。但汝後讀書。要識聖賢之心。聖賢之心。忠孝節義而已。他不具論。閏苟知之。

清

顧炎武與三姪書

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明諸生。魯王時。官兵部職方郎中。康熙時。舉博學鴻詞。薦修明史。均不就。其學主博學有恥。歛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晚益篤志六經。精研考證。遂開清代樸學之風。所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亭林詩文集等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饗殮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嶠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留。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留於外也。

王夫之與爾弼弟書

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明崇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招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父子俱得脫。瞿式耜薦於永曆帝。授行人。尋歸。居衡陽之石船山。杜門著書。康熙間。吳三桂僭號於衡。夫之又逃入深山。所著船山全集。學者稱船山先生。

長樂一別。遂久不得一信。往來人言。賢弟近況甚好。足爲欣慰。而愚日衰一日。經年不能出戶。未知更有相會之日否也。譜議不成。族中人錯亂至此。但堪一歎。賢弟年富力強。秉心剛直。至公至正。教子姪輩亦安靜守分。和睦不爭。是所望也。

王夫之寄弟姪書

三兄之喪。賢弟姪跋涉遠赴。隆禮致祭。固祖宗福澤所垂。實賢弟姪敦睦厚道。足知吾家自此昌盛無窮矣。愚兄且悲且喜。言不能盡。但恨客繁事冗。不能相陪快談。以展老夫欲言之懷。病軀日衰。後會又不知何日也。愚於家族素未能致一情。但養拙自守。不敢一絲刻薄。得罪先人。今年已衰老。惟有此心。願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貽子孫。敢以直言爲吾宗勸戒。此爾弼指日二弟居尊長之位。所宜同心以修家教者也。和睦之道。勿以言語之失。禮節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責。慎勿藏之於心。以積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貧似我者。強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萬萬。尙然弱者不可妒。忌強者。強者不可欺。凌弱者。何況自己骨肉。有貧弱者。當生憐念。扶助安生。有富強者。當生歡喜心。吾家幸有此人。撐持門戶。譬如一人左眼生翳。右眼光明。右眼豈欺左眼。以灰屑投其中乎。又如一人右手便利。左手風痺。左手豈妒忌右手。願其同癱瘓乎。不能於千人萬人中出頭出色。只尋著自家骨肉中相凌相忌。只便是不成人。戒之戒之。從前或有些小事。動閒氣。如往歲到官出醜。愚甚恨之。願自今以後。長似昨在三兄柩前。和和順順。骨肉相關一般。一刀割斷。前日不好之心。聽老夫此語。光明正大。寬柔慈厚。作一家風範。幸祖宗覆庇。無門戶之苦。可不念哉。因諸弟姪昨日厚於家庭之義。深爲感慰。故進愚言。爾弼指日二弟我文姪。當以此徧告衆位。我文公平仁恕。

若有小小不平。當聽其勸戒。或不妨令放。故兩人知之。止期一切忘情。一家歡聚而已。縷縷不盡。七十老人夫之白。

王夫之示子姪書

立志之始。在脫習氣。習氣薰人。不醪而醉。其始無端。其終無謂。袖中揮拳。針尖競利。狂在須臾。九牛莫制。豈有丈夫。忍以身試。彼可憐憫。我實慚愧。前有千古。後有百世。廣延九州。旁及四裔。何所羈絡。何所拘執。焉有騏駒。隨行逐隊。無盡之財。豈吾之積。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耳。豈爲吾累。瀟灑安康。天君無繫。亭亭鼎鼎。風光月霽。以之讀書。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傑地。以之事親。所養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義。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燭天。芳菲匝地。深潭映碧。春山凝翠。壽考維祺。念之不昧。

王夫之授啟書

汝兄弟二人。正如我兩足。雖左右異嚮。正以相成。而不相齟戾。況本可無爭。但以一往之氣。遂各挾所懷。相爲疑忌。先人孝友之風墜。則家必不長。天下人無限。逆者順者。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徒於兄弟一言不平。色不令。必藏之宿之乎。試俯首思之。

王夫之與我文姪書

四首

吾姪和藹安靜。一家所服。倡先遠涉。致祭於叔兄。相見之下。悲喜交集。而事冗客衆。不能從容盡談。爲恨恨耳。一札寄衆位弟姪。煩徧致之。城中衆位看畢。乃寄指日叔。愚但空言。吾姪日與周旋。以善養人。全賴涵育薰陶之力也。前有紙數幅。思攜歸書。爲裁帖者混用。僅覓紙二幅。草次書呈。不足爲重。他日衰草荒邱。如見

老叔耳。承許過我一看。可輟宄作十日聚首否。生前願見賢者也。族譜事。愚但能任譏次督責之勞。目前興事。全在幼重。幸與決商之。叔夫之白。

與吾姪別。遂已三易歲矣。衰病老人。更得幾三歲。通一字於左右也。前云欲枉步過我。作數日談。甚爲願望。想世局艱難。家累煩宄。不能如願。愚自長樂歸後。未嘗出戶。馳情遙念。但作夢想耳。讀書教子。是傳家長久之要道。吾姪以寧靜之姿。修此甚爲易易。每戒兩兒。令以吾姪爲法。躡等高遠。不如近守矩範。家衆人各有心。淡然無求。則人自有感化耳。

古人云。讀書須要識字。一字爲萬字之本。識得此字。六經總括在內。一字者何。孝是也。如木有根。萬紫千紅。迎風笑日。駘蕩春光。壘垂秋實。都從此發去。怡情下氣。培植德本。願吾宗英勉之。杜陵有句云。吾宗秀孫子。質樸古人風。世何有今古。此心一定。義皇懷葛。疑目卽在。明珠良玉。萬年不改其光輝。民動如烟。我靜如鏡。空花奪目。驚波蕩魄。一眼覷破。置身豈在三年下哉。

王夫之與幼重姪書二首

衰宄之下。不能與吾姪一言。聞將過我。企望企望。姪年漸老。宜步步在根本上著想。多謀多敗。動氣召辱。切戒切戒。有公禮謝衆弟姪。煩我文徧致之。族譜事何如。恐只成畫餅耳。

無日不在病中。血氣俱盡。但靈明在耳。三姪孫文字。亦有綫路。可望其成。但所患者。下筆太重。則近麤俗。已囑敵令教之以清秀。爲人亦和順沈潛。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窮。閒住一二年。或可習爲蕭散。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一切皆是嗜欲。非但聲色臭味也。近草一官房。世系覺有次第。急須者。別單所開祖父。

子孫名姪速查來。或寫或刻。總俟姪商之。

王夫之示姪孫生蕃

忘卻人間事。始識書中字。識得書中字。自會人間事。俗氣如糲糊。封令心竅閉。俗氣如嵐瘴。寒往熱又至。俗氣如炎蒸。而往依坑廁。俗氣如游蜂。癡迷投窗紙。堂堂大丈夫。與古人何異。萬里任翱翔。何肯縛雙翅。鹽米及雞豚。瑣屑計微利。市賈及郵保。與之爭客氣。以我千金軀。輕入茶酒肆。汗流浹衣裾。挈三而道四。既爲儒者流。非肯亦非隸。高談口訟獄。開口卽賦稅。議論官貪廉。張唇任譏刺。拙者任吾欺。賢者還生忌。摩肩觀戲場。結友禮廟寺。半截織錦韞。幾領厚絲絮。更僕數不窮。總是孽風吹。吾家自維揚。來此十三世。雖有文武殊。所向惟廉恥。不隨濁水流。宗支幸不墜。傳家一卷書。唯在汝立志。鳳飛九千仞。燕雀獨相視。不飲酸臭漿。閒看傍人醉。識字識得真。俗氣自遠避。人字兩撇捺。元與禽字異。瀟灑不黏泥。便與天無二。汝年正英妙。高遠何難致。醫俗無別方。唯有讀書是。

孫奇逢告諸子二首

奇逢字啓泰。一字鍾元。容城人。萬曆舉人。明末避亂入易州五公山。晚歲移居蘇門之夏峯。其學以慎獨爲宗。自明及清。前後十一徵不起。學者稱爲夏峯先生。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理學宗傳等書。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干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令知廉勇

藝而文之以禮樂。方見冶鑄之手。

鄒子東廓嘗語同志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此語原道得盡。千聖萬賢。真切下功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無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衆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己也。欺愈工而斲吾真也。益甚。自非獨勘獨證。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爾輩誘染未深。天機用事。宜蚤致審於欺慊之介。尙其勉之。夙夜勿忘。

魏禧與季弟書

禧字叔子。又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勺庭。寧都人。明末棄諸生。結廬翠微峯。康熙中。舉博學鴻詞。以疾辭。尋卒。著有文集詩集及左傳經世。

辛卯月日。客零二句。每念吾弟。介然不苟。頗以遠大相期。聖人所謂剛毅木訥。庶幾近之。但剛爲美德。吾弟却於此成一疎字。生一褊字。又漸流一傲字。往時我之督弟甚嚴。近五六年。見弟立志操行。頗成片段。每欲長養吾弟一段勃然挺然之氣。不忍過爲折抑。又我每有優柔姑息之病。吾弟常能直言正色。匡我不逮。隱若畏友。凡細故偶失。多爲姑容。使弟不生疑忌。矢直無諱。坐此兩者。故今之督弟甚寬。然我此等卽是姑息。欲歸爲弟暢言。弟且行矣。弟與人執事。亦頗竭忠。每乏周詳之慮。臨事時患難險阻。都所不避。而不能爲先事之計。間或以爲吾大節無損。諸細行雜務。不留心。無大害。然因此失事誤人。因以失己者。多有之。此則所謂疎也。疾惡如仇。輒形辭色。親友有過。諫而不聽。遂薄其人。人輕己者。拂然去之。行有纖毫不遂。其志則抑鬱憤悶。不能終朝。此誠褊衷。不可不化。其人庸流也。則以庸流輕之。其人下流也。則以下流絕之。岸然之氣。

不肯稍爲人屈。遂因而不屑一世。凌轢儕輩。長此不懲。矜己傲物。馴致大弊。夫疎則敗事。褊則鄰於刻薄。傲則絕物而終爲物絕。三者皆剛德之害。然皆自剛出之。倘能增美去害。則於古今人中要當自造一詣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先儒以爲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弟之事父兄。動多恭謹。然婉容愉色。抑何少也。豈其無深愛耶。蓋無學問以化其剛。岸然之氣。欲下之而不能下也。弟行勉之矣。

魏禧寄兄弟書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並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兀兀。兀世傲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闔乃罷。久又自解警。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關也。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避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江閩。蠶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勺庭風日清佳。花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遊臥。兼妻妾奴婢之奉。真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崎嶇。禧獨食飲被服。緩帶躡履。恐薄福无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家門。路頗難。筍輿絕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趾墮脛骨跛。是平生未慣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住菴老壯僧兩個。多空室宏敞。門外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千萬。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健作文。菴在萬山中。五里先後无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兩僧日黑上牀。吾傭奴鐙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

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於天下。後顧孑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章知名。弟家牽外事。旣席不暖。兄好閒。多繙羣碎書。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膽寫胸間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措捨事故。剪辭綴調。用日所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時花葉。本着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禧亦自矢。假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遠出。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禧鬚白齒豁。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慟悽愴。近爲蕭小翮。敍五十云。孟昉小翮兄弟二人。孟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聖賢豪傑。更萬輩。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禧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意讀書。且買石田。耕耘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杜門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相慇懃。特其風氣。託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於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傲行後。頭齒作痛。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鬚。醒坐席上。性如強蟲。好自摸摺。髀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皙。晝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兒輩少壯。正好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吾旣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誠。謂渠輩恆進銳退速。作止不常。要士於學。須

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設因病絕粒。病止須次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況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儻輩談謔。了了昏旦。甚不可也。寓中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船。如纜拽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蚤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丁巳暮春日。廬陵山中禧白。並示兒輩及勺庭門人。

魏禧寄兒子世侃書

自出門後。三次大病。參藥之費。計五十金。七月光福一病。僅存皮骨。攬鏡以照。陡然心驚。當沈疴時。自念家死客死。要有前定。然汝母無依。汝尙未婚娶。成立不能不動心耳。吾垂六十無子。立汝爲後。吾弟吾弟婦陰驅顯率。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視諸子不太異。古人於世父叔父。並稱父子。不稱叔姪。卽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間耳。況吾兄弟乎。吾家世忠厚。徵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吾兄弟少好口語。舌鋒銛利。頗以此賈怨謗。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詐人財。敗衆以成私也。汝資性略聰明。能曉事。夫聰明當用於正。親師取友。逆歸一路。則爲聖賢。爲豪傑。事半而功倍。若用於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於殺身而敗名。不然。卽用於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穎。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娶。不以責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廬。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於心也。吾先代來稱素封者八世。至徵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爲當路所禮。又肯出氣力爲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嘗若氣燄。族里婚友於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此爲得意。夫吾何德。何能於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倍蓰也。吾幼補諸生。長而有聞。今碌碌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吾手所提抱人。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以老。直旦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母大小節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慎出入。守先生約束。花源亦可督之習字也。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之桃花塢。

李顯寄子書

顯字中孚。盩厔人。年十九。隻身赴襄城。訪父遺骸。顧炎武爲作襄城紀異詩。名動海內。嘗主講關中書院。學者稱二曲先生。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等書。

我日抱隱痛。詳具聖室錄。感一書。祇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滿期永棲聖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縉弋屢及。倘見逼不。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傍。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洒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修時祀。汝事母以孝。待弟以恩。刻意耕讀。謹身立德。則汝父爲不亡矣。勉之勉之。

王時敏由京中寄家書

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又號西廬老人。太倉人。明崇禎初。以蔭官太常。兵後隱於歸村。爲清初畫家領袖。四方士工畫者踵接於門。得其指授。無不知名。有西田集。

聞家鄉旱涸已極。河路盡絕。米價日貴。一日到漕糧時。更不知作何光景。且雨雪杳然。至夜赤氛復起。明年旱蝗。勢所必有。尙未卜何所究竟。吾家多積米糧。或以減價平糶。或備煮粥賑饑。而累年所積。皆爲工作用。

盡今年又值歉收。除完倉糧外。所存無幾。苦不能如願。然使各莊所報稻租數。粒粒徵收。口糧日用之外。尙有幾百石贏餘。亦可用作好事。汝等可諄諭管家人等。設法嚴催。務使盡數輸完。毋容少欠。顆粒倉米數。出入數目。亦宜時常稽核。勿使濫破。今正惜米如珠時也。此際商之衆家人。必謂儉歲廩虛。自家度用尙不足。何力爲此。殊不知此時人情世風。天災時變。皆不可保。富不如貧。聚不如散。我見之甚明。況我家自高曾以來。富厚已逾百年。人家如此。可謂久遠。以理數揆之。至今亦宜衰落。我家從無實蓄。而體面虛張。比他家百倍。年來已大見捉襟露肘之狀。外人終不見信。止因田產尙多之故。卽減產以行善事。猶不至於貧罄。而堅守舊轍。懸此枵然空質。將來之事。反不可知。智士決宜早計。以不足爲有餘。切勿狃眉睫之見。貽顧指失掌之悔也。我近來忽自省悟。凡人一舉念。一動足。皆有天鑒察在上。善惡禍福之報。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一定不爽。卽間有爲善逢殃。爲惡蒙福者。人見謂因果倒施。而遲速輕重之間。紆迴感應。何曾少差毫髮。我家在里中。素有善名。然僅不詐財害人。實未嘗做一濟人利物善事。以我世祿之家。非但人之望我。比衆不同。卽天意責備。亦比他人較重。但不能濟人利物。便與詐財害人者罪等矣。況我一身五十年來。雖比他大家子弟。極口體之奉。縱耳目之欲者。稍別。而美衣甘食。安居逸處。每日非義之言。非義之事。不自檢察。所犯實多。人生一飲一食。冥司皆預註定。有官主之。范文正公每夜就寢。必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方始安眠。古人身兼將相。功被天下。猶且如此。我虛生半百。罪過萬端。享用太過。暴殄太多。安能無惡報。每一循念。不覺毛豎骨竦。念欲力行善事。少作懺悔。而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何能有濟。使更不實力施行。徒形筆舌。則爲欺天欺人。更添一重罪案。得禍愈不可救矣。汝等閱世未深。習染未鋼。宜及此時培養善根。勤

修善行。刻刻念念。以惜福作福爲主。將來種種福澤。盡從此一念生發。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丈夫當轉造化。勿爲造化所轉。袁了凡先生炯鑑一書。可細觀也。此字宜示家人。再與反覆言之。各體吾意。毋忽。

田蘭芳訓子書

蘭芳字梁紫。號箕山。睢州人。順治諸生。與同里湯斌等倡志學會。踐履篤實。以不自欺爲根柢。主講道。存書院。及卒。門人私諡誠確先生。有逸德軒集。

當汝侯六丈之尙未來迎也。瓶中止有脫粟數升。及梁秫斗餘。計我一家六口。不過六日食。因爲薄粥糲餅。日兩餐。取半飽而已。每粥餅至。我一咽輒一嘔。至三五下。則不能進矣。爾時顧汝與汝母。咽而嘔。且不能多進也。亦如之。未幾粥之薄者。餅之糲者。行盡矣。中夜以思。轉無計策。知汝侯六丈來迎。或未有期。然汝侯六丈待我素厚。生平第一相敬相卹。可以恃爲緩急者。雖其轉西江以活涸鮒。或屬無補。然殊不得而咎之。欲鬻田數畝。且辦一飽。我口分與自置之田。本自無多。念盡鬻之。亦不足爲終歲計。不止非所以爲汝謀。長久卽來歲再乏。又將何取。欲假貸友朋。以苟目前。我生平深恥求之一字。每見古人辭衣卻食。輒兩翼生風。不忍公違本願。以汚行自玷。因念閉門待盡。得正而斃。猶不失以乾淨還天地。廉白見祖宗。遂百營俱息。堅志以俟而已。適汝王丈過看。我叩我所蓄。我以實對曰。可相通也。雖然。吾猶難之一日之間。再三審處。計兀坐守死。旣爲無名。鬻田則來歲益以無望。朋友通財於義。固亦無害。且秋成卽償未晚也。於是定計往借。汝侯六丈之迎者。亦踵至。故得無餓瘠之患。然回思借糧時。猶淫淫汗下。愧不能自行其志也。方我在困之時。出入屯主者五六日。然此五六日間。一意安命。念天地生我。本無缺欠。我乃自矧我德。自抑我才。致有今日之

厄過豈在天。我生平交游雖衆，皆未嘗毫髮得我氣力。縱其間有足以津潤我者，然男子七尺，豈有專欲仰食于人之理。且彼亦有人事差徭，庸詎知其不豐于外而枯于中乎。彼非承藉祖父之遺，則節縮口體，以致之。何得浪以供人無藝之求。此亦可以情恕者。於是方寸之中，愈覺寬然。雖於聖人所云貧而樂者，直不相反。其怨恨無聊，亦庶乎其無之矣。此蓋我數十年尊師取友，讀書學道之效。亦緣汝母無交謫之言，汝無啼號之苦，汝祖母以贍田之餘，時資饘粥以飽我。汝仲季兩父，念手足之誼，時出好語以慰我。我乃得以如是也。今汝已及入大學之年，艱難困苦，身親嘗者如是，亦宜知行世非易，當勉力詩書，淬厲志氣，卽命值其窮，亦當辨是非，守義理，必不可重性命，喪操履。苟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以貽羞妻妾，玷辱祖宗。求其如我今日之人，而猶不可得也。至于卹故舊，通有無，在予者固視爲當然，而感德讎施，在我亦無容昧昧。此又汝所當知也。然此特一節耳，觸類而長之，能不失我今日之意於汝小子，有厚望焉。

顧若璞與弟書

若璞字和知，錢塘人。文學黃東生之室，讀書能古文辭。有臥月軒合集。

夫溘云逝，骨鑠魂銷，帷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藹，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人。丸熊畫荻者，以俟其成。於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爲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藹孤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於九京也。於是酒漿組紉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紀之屬，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輒令篝燈坐隅，爲陳說吾所明，更相率吟唔。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

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於幽憂之疾。而春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學步之誚耶。

顧若璞示諸兒書

予自萬歷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度。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慮。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贖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薄。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於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於壬子生燦兒。於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於仕宦之家。長而居處。宴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瘞。以僅免飄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託。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之。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成立。以漸進於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於二子有厚望矣。

李光地戒子孫書

光地字晉卿。號厚庵。安溪人。康熙進士。累官直隸巡撫。文淵閣大學士。在官以清勤自勵。其學誠明。並進。卒諡文貞。有周易通論。榕村全集等書。

昔吾祖念次府君起家艱難。十三歲能脫父冤獄。遂輟學業。營生以養親。谿谷林麓之中。顛沛萬狀。至于壯歲。漸羸。然自五十以前。率百里徒步。不肩輿。曰。非力不能乘。念親苦也。傷以貧失業。課子孫爲學。諄甚。期望之殷。每形憂歎。尊師篤舊。樂善分災。此吾祖所以崛起中微。翼我後裔者也。前乙未丙申間。家遭大難。陷賊者十餘口。漁仲府君。因心則友。義不反兵。毀室復完。遂殲巨憝。鼎革之餘。繼以寇亂。祖里榛荒。墳廟毀翳。惟念府君承先志而修之。輟其饗殮。宗族是事。煥新舊址。披識荒邱。雖袒免以降。不使有饑焉。忽諸之恨。顛顛形神。渙屬復收。西岡府君繼惟念府君之後。整肅宗規。脩明世牒。春秋朔望。疾病必親。甲寅乙卯之年。閩亂大作。余既踪跡孤危。亦繫家門禍福。耳屬于垣。莫可計議。白軒叔父避世佯狂。陰相謀畫。蠟丸贛嶺。拜表西江。款誠既達。臣節無墮。天吏南征。餘孽尙熾。執銳披堅。掖余以濟。家世舊事。此其大略也。夫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興衰激極。存乎其人。昔者家道單微。而祖振之中。更大難。而伯父平之。宗法陵替。而父與季父修之。天狼妖星。薄蝕太陽。而六叔父與余艱貞。以幸度之。此皆興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原其所以克濟。豈曰有他謬巧。亦云孝友未漓。本實存。故枝葉未有艾也。三十年來。頗安且寧。食祿通籍。遂稱宦家。爾等生晚。皆在此三十年後耳。身不預憂艱之事。耳目不接官吏訶詬之聲。貴強桀大。倨侮侵陵之狀。漸習驕惰。其勢則然。夫先世既以孝友勤勞而興。則將來亦必以乖睽放縱而敗。吾生七十年間。所閱鄉邦。

舊家朝著顯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徵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爐炭。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且況維桑與梓。古人必恭。巷路鄉鄰。孰非親串。侮老犯上。謂之鷓鴣。貪利奪食。謂之虎狼。吾等老成尙在。必不爾容。卽祖宗神靈在家。亦必不爾佑。況于不類子弟。又每藉吾影似。以犯理法。爾不爲吾惜名節。吾豈得爲爾愛身命。國憲有嚴。亦必不爲爾寬也。

姜宸英與子弟書

宸英字西溟。慈谿人。工詩古文。與朱彝尊嚴繩孫號江南三布衣。康熙進士。爲順天考官。有淇園文集。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尙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讀百五十字。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東方先生像贊。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非獨恐其務多易忘。大抵古人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陸隴其與三兒宸徵書六首

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進士。歷官嘉定靈壽知縣。惠政不可勝紀。行取御史。卒。諡清獻。從祀孔廟。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著有四書大全。古文尙書考。三魚堂文集等書。

接汝臨清寄字。知舟行甚遲。未識何時抵家。心甚懸懸。我自九月初三夜在張家灣起身。初四日進城。至初十始到暢春苑。引見。十三日奉以御史用之旨。二十日奉補四川道之旨。廿四日。到任。隨奉堂派協理山東道事。所管者稽察各省刑名事件。此尙不難料理。惟求盡言職。則甚棘手。我於十月初七日上。幾輔民情一疏。自謂委曲之甚。見者猶目爲戇。面奏時。雖蒙皇上首肯。竟阻於部議。可歎。可歎。大抵目前時勢甚難。且看光景。我寓中盤費。目前僅可支持。未能照管家中。汝母子到家。必甚窘迫。只得與五叔商量。可且借飯米數擔。俟過新春。再商接濟之法也。家中光景。可一一寫示我。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元祈叔祖寄到所刻松陽講義。中多差字。若欲將汝帶歸之本校對。可卽送去。但對畢。可卽將原本取回。不可遺失。我在京有一江陰人徐名世沐者。講書甚精。近數與往還。頗得其益。將來欲採其說。附入松陽講義中。另刻一本。目前且不必論也。

正月初五接元祈叔祖札。始知家眷於十一月初八日到家。心始一慰。歲前我有一字寄子展帶歸。京中光景。想已知悉。不知家中何時可有人來。須人到方可遣歸接濟。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

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卻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悠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我意欲於二三月內。告假回南。然未知可得否。且再看光景。五叔及各房諸叔。俱不及作字。可一一說聲。

我自二月初六日。欽點會場外監試。至三月初一日。揭曉始回寓。初七日用中。及黃大等到。見汝兩字。洞悉家中光景。此等艱難之狀。不涉歷。不知到處可長學問。不可但心焦。至於讀書。在家中杜門靜坐。須依我平日話頭去做工夫。不可悠悠過日。一無長進。旁人之言。不可輕信。須要辨其是非。自家立箇主張。常將小學近思錄之言。放在胸中。去聽人言。便如以鏡照物。自然是非了然。我在京安好。不必挂念。但常想南歸。未有機會耳。倘秋間未得歸。汝當到京。來時須用騾轎。不可勉強跨驟。長途比不得靈壽至京也。汝雖在家。我心常在汝身上。汝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也。其餘京中光景。黃大歸。自能言之。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旨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我前字中欲汝秋間到京。然須再看光景。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商量。黃大若有盤費。可先遣來。若盤費艱難。遲遲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尙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

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用工夫。一一寫示我。然日間亦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埋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尙未能精進。且待下次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預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爲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陸隴其與用中姪書

見吾姪札。知爲天津靳公所招。不勝欣慰。靳公居官服政。極爲謹飭。恐向在都門。熟聞其概況。河臺先生之立德立功。吾輩心殊傾慕。諒其家風。必有彷彿。且渠令弟曾與我同城。姪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但相與之間。必須誠敬。方可爲久。訓課之法。必導以聖賢路頭。如小學等書。不可不授。與幕友相接。要極和婉之中。須有一番主張。不可爲所轉脚跟也。大概作幕者。自有一種氣習。若稍或漸染。便非儒者氣象。知吾姪雖有定見。然恐不得不囑。至於館政之暇。自家學業。斷不可荒廢。恐自南旋以來。卽謝去世故。舌耕糊口。仍館席氏。日對古昔聖賢。較之宦途鹿鹿。倍覺綽然自豫。東翁從未識荆。可道我景慕之意。羽使附此不盡。

方苞與族子觀承書二首

苞字靈臯。號望溪。桐城人。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論學說經。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爲桐城派之初祖。所著有周官集註。望溪文集等書。

得來札。重承節鉞寵命。惟有恐懼。古賢獲自天佑。而身名俱泰者。其根源皆自此一念始。興利除弊。施實德於民。乃所以答主知。而開子孫以五世十世之福。餘各一箋。惟審察之。姪言文集中。尙有宜商論者。無緣相見。彞詳列一單。封寄。餘不贅。望老人字。

接來札。惻惻感人。兼旬以後。不得已仍治儀禮。營祠堂。未竟之工。築以自遣。惟夢覺及清風朗月。尤難爲懷。靜思賦命坎屯。竟世在悲憂窮蹙中。自告歸。獨坐山崑。身心少覺安泰。故昊天不弔。俾餘生常戚戚耳。姪短札古雅。老夫皆篋藏。公餘隨意以小箋書。平生稱心詩句。備各體字。俾裝册子。時一展視。復梅少司寇書。到日。若已回京。望卽命奏摺人確遞。王生語盟。若口之餘。不贅。期大功望老人白。

錢陳羣與弟界書

陳羣字主敬。號香樹。又號柘南居士。嘉興人。康熙進士。雍正乾隆時久直南書房。充經筵講官。高宗嘗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官至刑部左侍郎。卒。諡文端。

讀聖賢經傳。確有分別。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愚人讀之。則爲交結。爲慷慨。因而受累者。豈卜子之過耶。玩其上文。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八字。敬以持己。恭以接人。而一準之於理。則並無苟合之心。四海皆兄弟。論其此心。此理之同然者耳。能敬能恭。則獨居一室。一物不交。其大公之懷。無損於兄弟之好。不然。則多識一人。卽受一友之損。日見其闕牆矣。兄弟以天合者。故古人遭此。每多不得已之苦衷。若朋友則擇人而交。不必多費此籌度矣。

董以甯與弟季友書

以寧字文友。武進人。諸生。善詩文。於曆象樂律方輿。多所發明。晚年專事窮經。尤深於周易春秋。弟子恆數百人。有正誼堂集。

是行也。將溯長江。泛鄱湖。逾梅嶺。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鼉鼉蛟鱓。出沒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煙瘴癘。蠱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卽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汝常在目下。吾間以事適百里。必叮嚀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視汝。間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卽侍寢。則檠燈數漏。臥席

不安。嗟乎。汝念之乎。汝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愁望。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者。豈異於存日哉。況吾父之亡。以汝屬我。爾兄善視之。洎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視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乃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邀先人之遺德。以待振於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於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唯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戒於舟車行李之外。復慎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游。制情欲。不忘危險。而後出於危險。以免於前者之所虞。因得早歸。告無恙於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不孝也。夫詩曰。嗟予弟行役。尙慎旃哉。汝念之。何待陟彼崗兮。而始念之。

吳繩與周旌姪書

繩字天一江寧人。

洪癡悠悠忽忽久矣。泥金從天下。顛倒衣裳襟。捉肘見。如馬駭鼓驚。狼跋且窳。僮父之態。宜其見笑於驛騎也。能強學安石圍棋乎。吾家中落數十年。如古刹灰冷。又如日淪幽都。萬象昏慘。余與而父果腹齧鹽。摩娑青氈舊物。廉吏不可爲。優孟知言哉。不意朽枿敗腐。乃復蒸出芝菌。以爲瑞物。如吾姪也者。使人歎司寇公有孫。廉吏又安可不爲也。登第樂事。然吾謂能以儉素守之。則尤樂。王敬美先生云。吾入仕時。見一同年家。徒四壁立。出入具辦。問之。皆稱貸於人。吾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大率用不節。必稱貸。貸積無償。勢難自保。如嫠婦再醮。必非以淫。多有爲貧者。節敗名滅。可不懼乎。吾家舊塾堂聯云。藜火宜親。勉向詩書希往烈。

菜根可齧。肯令忠孝負前人。吾姪今日之遇菜根回味。然勿劓此根。留作兒孫讀書種子何如。

蔡世遠示長兒書

世遠字聞之。號梁村。漳浦人。康熙進士。學者稱梁山先生。嘗主講鼇峯書院。其教以立志爲始。孝弟爲基。讀書體察。克己躬行爲要。雍正間。官至禮部侍郎。卒。謚文勤。有二希堂文集。鼇峯學約等書。

汝扶汝母柩至家。必丙辰公車。始得侍吾左右。當時時哀痛刻勵。勿使吾憂汝無成。且憂咎戾日滋。所示粘壁間朝夕警省。

汝當時思汝母病篤兩月餘。常呼汝不得一見。汝至京。汝母汝弟汝妹。不知何往。時念及此。嗜欲懶怠之念自消。刻勵顯揚之志益篤矣。汝見人不可言笑。自若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勸之居喪。不但酒食之宴不可與。卽家居酒肉亦須戒。汝仲弟在京。至今尙不近酒肉而外寢也。有生客至。酒只三巡。已執杯而不近脣。切不可如平時留客也。居喪遇親朋嫁娶吉事。汝但寫吾名帖往賀。不可親往。喪葬事則酌行之。平日無事不出門。卽往來族友間。亦白衣冠。家禮輯要所載。吾閩已通行。汝毫髮不可越。我以文公家禮倡吾閩三十年。而教不行於子。不大可羞乎。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己事。不可推諉。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親及疎。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嚴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爲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言爲法戒。不是只教汝爲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卽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

受限以闕。男僕不可適。便自入廚房捧置。宜守此。我之從兄嫂寡居二人。從弟婦寡居一人。各有一女。皆及笄。我此間無力可分助。汝在家治喪。欠負未清。亦甚艱。然不可不勉力助之。將適人時。或先期字來。或自行措助。成我志也。平居則米鹽相分。以澹泊。有月給米石者。無失。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卽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如人。實可恥也。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卽酌其輕重而處之。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已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誨勗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勿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鄰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鄰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爲人所愚。宵小之輩。動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誑於初。後則云不可中止。須自主張。不拘何人。守義要切。父命當遵。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汝從叔父諸羣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

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尙，庶不墜家風。且成人物。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伎不求，何用不戚。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吾家子弟最宜常勗，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尙分畛域，有利心尙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夢夢一生，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蔡世遠示族中子弟書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卽，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惇然之心，已克臻斯日加勉焉。尙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闊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朱軾與族人書

軾字若瞻，一字可亭，高安人。康熙進士，知潛江縣，有惠政。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治畿輔營田水利，溉田六千頃。卒，謚文端。有易春秋詳解、禮記纂言等書，並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等書。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搜外庫。惟有絹千疋。錄親戚及閭里之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予嘗讀此。不禁流汗面赤。自予總角入塾。輒爲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嘗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我善教之。年二十遊泮。舉族來賀。長老咸謂所望於子。不止是也。丁卯。迄癸酉。三次試鄉闈。斗米隻雞之贈甚夥。吾家赴試者不少。而予獨爲族人所親厚。比計偕北行。長老送予門外。慰勉丁寧。依依不忍舍。迄今一記憶。不覺淚下也。越十年歸里。舉族一爲置酒食。自後歸省者三。丁艱者再。族衆爲釀錢助喜。賻喪不一而足。而予歷官三十餘年。曾無尺帛之贈。此所以汗流面赤於范公數言也。或云：世有挾富貴以驕宗黨。宗黨欲得一見其面而不可得。如錢公輔所云者。公和平坦易親。親長長如未仕時。見人急難。歛歛歎息。解衣分食以恤之。又立祭田學田。率族人以報本追遠。培養後學。公何負於族黨與？予曰：不然。禮曰：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註曰：愧口惠而實不至也。予於族之急難者。歎息歛歛。卒無濟於其人之飢寒。非所謂口惠而實不至乎？又與於挾貴驕人之甚者也。先人倡捐祭田。族中踴躍佐助者甚多。學田所資纔百金。經營生息。皆諸伯叔昆季之力也。予何與焉？雖然。予聞贈人者或以財。或以言。予何以贈族人？於貧者則曰：勤且儉。以自力於衣食。貧不足患也。於富者曰：隨分周恤。冥冥中有佑之者矣。或曰：公不能恤族。而勸人周恤。徒貽口實。誰其從爾？曰：予之不德。予知之矣。所以勸勉族人者。爲貧者計。實爲富者計也。幾見有好善樂施而不長子孫者乎？況族人雖歷數十世。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凡人父母祖父母。沒則以不得侍養爲恨。有及事其高曾者。則又相與羨之。至於五服之人。多坐視其困而莫之恤。甚而身享溫飽。而親兄弟有饑且寒者。吾以爲此人。卽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養。縱令能養而

高曾祖父之子若孫饑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由此推之。上至於百世。苟懷木本水源之思。未有不恤其族人者也。比聞吾鄉連年歉收。族中枵腹待斃者十之一二。而倉庾陳朽。閉而不發者。亦間有之。噫。何其忍也。顧咸正賑荒問答云。饑民一日得米數勺。可以不死。計一歲每一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僅有此數。不在饑民腹中。則在富室廩庾中。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閉十百千石不發。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矣。然則除日給外。其餘廩庾中陳陳堆積者。皆堆積死人皮骨血肉腦髓也。夫省一酒食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交際之費。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費。可活幾人。省一布施僧道禮拜神像紙錢牲牢之費。可活幾人。以種種活人之物。而糜費於無用之地。以爲豪舉。是合數千百死人之皮骨血肉腦髓。以爲豪舉也。忍乎。忍乎。吾嘗推其說。以爲穀粟者。天所生以活人。偶寄吾廩庾中耳。而吾乃竊據天之所以活人者。轉而殺人。殺人者死。而況殺數千百無辜之饑民。罪深孽重。必有奇禍。近於其身。遠於其子。若孫。是廩庾中陳陳相因者。非徒堆積饑民之皮骨血肉。實堆積其身及子。若孫之不測奇禍也。由此言之。則救災恤患。施之泛泛途人。所不容已。而況吾一本耶。予嘗書此。以自警。併示諸子弟。以動其惻隱之心。今以勸勉族之伯叔昆季。較金帛之贈爲何如也。

顏伯珣與姪書

伯珣。曲阜人。孕紹子。伯璟弟。明季孕紹殉難。伯璟時居兗州。聞關走河間。拾父骸骨。與伯珣偕歸。兄弟篤友。終身不仕。

自四月選庶常之後。日望吾姪南歸。亦不謂甫釋野服。遂登朝班。誠有如今之可慰者。向曾寄詩有身近仙

臺之句。彼時不知何見。但覺非尋常贈送套語。而今果復驗矣。且吾姪通籍之日。正值天子親政之時。此中際會。實不偶然。吾姪又何幸也。索米清貧。他人或以爲苦。吾姪志在淡薄。世俗之見。又何足云。但我輩讀書不易。必如今日。方爲有成。且又官樞要。近天顏。身實聖賢之裔。必爲天子大臣之所崇重。同寅僚友之所觀望。吾固知子必非漫無處此者。而猥如流俗人之所言也。今子聲望已在人間。但願子常念何如不媿科名。是所勉已。從子去歲遊秦。而予便爾無侶。亦不願接見外人。今復倍寂寥矣。言之淚墮。昔人有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寧不悲哉。竊思數年來。我所與。卽子與也。三五人中。所志絕不能同。今已局面大異。而我猶故吾。其不相入。子所知也。是又謂對面難逢矣。閉門無聊。獨與六姪爲友。渠幼無知。而又多致。時能啓余。誦書當歌。把青荷葉。濯足沼中。亦足樂也。三姪作文。爽透有筆致。四姪亦已成篇。汝妹夫近且變化。非舊矣。兄弟篝燈不輟。甚可喜。燭賑二雛。學語如鶯兒。小七前恙。頗不發作。差可慰耳。西鄉觀音殿。落成久矣。今塑像社翁溪如。競爲善事。鐘磬之音。繚繞於泗水間。是又不啻一花界也。城中園桃。今漸成園。每至熟時。恨不得與子共食。所接三株。其甘如蔗。桃花下種。梅一畦。今長尺許。不久卽花。晤子無期。殆將憑寄驛使耳。五六月間。有二隼。陶者來。留連浹旬。此藝較前稍進。無有質子。其人明春或當見子都門。昨子書來。勸以留心舉業。極爲懇款。自維學淺才薄。終無可望。然而讀書之志。初未嘗墮。吾與子弱歲受父兄之訓。經今二十年。朝夕相謂。竊願學今時所號爲迂闊其人者。至於功名成否。又無論也。吾姪平日篤信愛人。孝恭自矢。吾雖不能常自勉強。傲子。今子果食此報。奮翮天衢。以光我先德。使我雖終身蓬蒿。又何憾焉。獨是吾與子兩歲闊處。無可爲懷。祇勉強不作愧心事。以報子。是我所自盡也。餘情縷縷。欲寄恐亂遠人之思。吾姪仁人。斷能隔膜。

知我也。臨楮怒如筆不能悉。願寧老既同寓。不另作札。煩吾姪一爲致意可也。七月望後三日叔季玉寫。

田母張夫人誠子書

夫人爲田雯田需田震之母。有茹荼集。

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亦不爲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嚴政母前。且進百金爲壽。蓋任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禮意當如是耶。吾自汝父之沒於官。攜扶小弱千里歸櫬。含艱履戚三十年餘。闔戶辟績以禮自守。幸汝曹皆得成立。養我餘年。然此中長有隱痛。每歲時。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怛怛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掩淚。今一旦賓客填門。爲未亡人稱慶。未亡人尙可以言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爲主名。其可謂之禮乎。處我以非禮。不足爲我慶。而適足增我悲耳。汝曹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安老人之心。

汪夫人寄母書

夫人爲西陵汪淇憺漪之室。姓朱氏。

從來親之思子。倍於子之思親。故能以思子之心思父母。則親有孝子矣。然不知母之思女。更甚於子。而當道里遼遠之際。其縈懷尤倍尋常。憶母二十生女。今踰六十五載矣。猶記母八旬大慶時。女特歸里稱觴。以爲家庭樂事。後返居武林。又復五年。聞母近日豐饒清癯。加餐宴坐。百歲之旌。指日可待。但慮母起居朝夕間。意中尙有一女在耳。女今與婿雖共皤然。猶幸子孫繁衍。咸克承歡。惟是女之報母。不能如母愛女之深。

思女之切爲可愧也。外奉一芹申候。

牛運震與五弟書

運震字階平。號真谷。滋陽人。雍正進士。官平番知縣。運震博涉羣書。通經義。於金石考據爲最深。有空山易解。金石經眼錄。金石圖等書。

吾在秦載餘。政簡無事。審斷平允。聲名漸著。甚爲上憲所知。百姓亦大懷服。吾本非長才。不過殫精竭慮。極吾耳目所能。而出之。以至誠。將之以小心。事自易辦。保甲嚴行。禁令漸張。鬪爭獄訟。日卽於少。五月中。縣北玉鐘峽山崩。塞河。河水上浸。居民漸就漂泊。吾聞報。單騎往視。親荷畚鍤。募率丁夫。併夜開濬。凡兩日夜。河開水下。大小七百口獲安堵。水退。緣山步行。載米與錢。俵諸災戶。百姓資以活濟。吾爲此事廢寢食。心力幾瘁。此亦汝兄一功德也。近日清查戶口。確覈地糧。異日另有成效。當再以告五弟。至於責士過嚴。懲盜已甚。初來時誠亦有之。五弟以爲言大是。但邊鄙之地。風俗獷悍。不如此則法不立。令不行。民不可得而治。且吾當官治民。要通盤打算。與其輕刑十人而不足懲。不如重處一人而九人畏。是我懲一而恕九也。吾惟於此行之不疑。然邇日吾法禁已行。漸亦歸于平允。當俯從吾弟之言也。

陳弘謀寄四姪鍾燦書三首

弘謀字汝咨。號榕門。臨桂人。雍正進士。累官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外任三十餘年。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興革者。分條鉤考。次第舉行。其學以不欺爲本。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不可。卒諡文恭。有五種遺規。培遠堂稿。

京中浮華。須立定主意。不爲所染。蓋天下惟誠樸爲可久耳。吾家世守寒素。豈可忘本。讀書見客。事事檢點。卽學問也。

在京在途。一有刻閒。便當看書。古人遊處皆學。不過爲能收放心耳。驕傲奢侈。一點不能沾染。卽會客說話。固須周旋。然不可套語太多。多則涉於油滑而不真矣。

□方風俗。化導不易。今將各處義學官田清出。作爲束修。于各鄉設立義學。卽令本地生童。訓誨讀書。雖不能通文。而語言服物。漸可變易。又刊發朱子治家格言萬餘本。分發各學。並刊家禮四禮翼等書。總之不知者以爲迂。而知者以爲此根本工夫。我之本意。總望化得一人是一人耳。

彭端叔爲學一首示子姪

端叔字樂齋。丹稜人。雍正進士。由吏部郎中出爲肇羅道。尋歸。詩文並質實厚重。後主講錦江書院。名重一時。有白鶴堂詩文集。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且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見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若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之。人之立志。顧不

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趙青藜示弟書

青藜字然乙。涇縣人。乾隆進士。改御史。有直聲。著有讀左管窺。漱芳居士詩文集。

士不學。不足爲士。學不變化氣質。不足爲學。張子曰。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周子通書。於氣質分剛柔。更於剛柔中分善惡。凡屬氣質。卽宜變化。而吾謂變化之在陽剛者爲尤急。何則。一事也。爲天理所不容。爲人情所未有。從旁觀者。莫不憤然攘臂思爭。而其燄方張。卒莫敢撓。陰柔者有退讓於私已耳。而陽剛者必起而大聲疾呼。庭辱之以爲快。且激於靡靡者之退讓於私也。愈必大聲疾呼。庭辱之以爲快。苟不有以變化之。勢將爲狂爲顛。爲使酒罵坐。爲游俠。亦卒以是致殺身之禍。設以聖人處此。必不若是。然而當日快之筆之於書。今日快之誦之於口。苟非聖人之道。其孰從而折之。使之屈首抑志。以肆力於變化哉。聖人之道。莫若使之自見其心。誠於激而有發後。清夜自思。得見其所謂已甚者。而變化之。得見其所謂小不忍者。而變化之。見所謂小不忍。而并得見其變化之。尙非所安以求其安。而安者得。而心之本體乃見。蓋其不思不見者。平日認氣爲心。而習弗察也。其一思必見者。蔽止在氣。未汨於世故。而心自靈也。由是周旋乎禮樂之文。含咀乎詩書之味。從容於朋友相觀之善。優游於仁義中正之域。以涵養其心。時時見所謂未安者。而庶幾其可無大過也。嗟乎。以今日之氣習風尚。安得有陽剛暴耳戾耳。忿爭焉耳。甚者飾爲矯然之節。以陰行其容悅。以欺人自欺。直陽剛之賊耳。變化焉。而客氣退。正氣伸。自不患其舉之不能勝。而於以配道。

義塞天地。嗟乎！士必有一變至道之基。而後有百折不回之氣。微斯人吾誰與語此。

袁枚與香亭弟書

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初。試鴻博。報罷。旋成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寧等縣。並著能聲。告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以吟詠著作爲樂。世稱隨園先生。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等書。阿通年十七矣。飽食煖衣。讀書懶惰。欲其知考試之難。故命考上元。以勞苦之。非望其入學也。如果入學。便入江寧籍貫。祖宗邱墓之鄉。一旦捐棄。揆之齊太公五世葬周之義。於我心有戚戚焉。兩兒俱不與金陵人聯姻。正爲此也。不料此地諸生。竟以冒籍控官。我不以爲怨。而以爲德。何也。以其實獲我心故也。不料弟與紆亭大爲不平。引成例千言。赴訴於縣。我以爲真客氣也。夫才不才者本也。考不考者末也。兒果才。則試金陵。可試武林。可卽不試。亦可。兒果不才。則試金陵。不可。試武林。不可。必不試。廢業而后。可爲父兄者。不教以讀書。學文而徒與他人爭閒氣。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知子莫若父。阿通文理粗浮。與秀才二字。相離尙遠。若以爲此地文風。不如杭州。容易入學。此之謂不與齊楚爭強。而甘與江黃競伯。何其薄待兒孫。貽謀之可鄙哉。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貪爵祿榮耀也。李鶴峯中丞之女葉夫人。慰兒落第詩云。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爲科名始讀書。大哉言乎。閨閣中有此見解。今之士大夫。都應羞死。要知此理不明。雖得科名。作高官。必至誤國誤民。并誤其身而後已。無基而厚墉。雖高必顛。非所以愛之實。所以害之也。然而人所處之境。亦復不同。有不得不求科名者。如我與弟是也。家無立錫。不得科名。則此身衣食無着。陶淵明云。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非得已也。有可以不求科名者。如阿通阿長是也。我弟兄遭逢盛世。清俸之餘。薄有田

產兒輩可以度日。倘能安分守己。無險情贅行。如馬少游所云。騎款段馬。作鄉黨之善人。是卽吾家之佳子弟。老夫死亦瞑目矣。尙何敢妄有所希冀哉。不特此也。我閱歷人世七十年。嘗見天下多冤枉事。有剛悍之才。不爲丈夫而偏作婦人者。有柔懦之性。不爲女子而偏作丈夫者。有其才不過工匠農夫。而枉作上大夫者。有其才可以爲上大夫。而屈作工匠村農者。偶然遭際。遂戕杞柳。以爲栝樅。殊可浩歎。中庸先言率性之謂道。再言修道之謂教。蓋言性之所無。雖教亦無益也。孔孟深明此理。故孔教伯魚。不過學詩學禮。義方之訓。輕描淡寫。流水行雲。絕無督責。尙使當時不趨庭。不獨立。或伯魚謬對以詩禮之已學。或藐應父命。退而不學。詩不學禮。夫子竟聽其言。而信其行耶。不視其所以。察其所安耶。何嚴於他人。而寬於兒子耶。至孟子則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且以責善爲不祥。似乎孟子之子。尙不如伯魚。故不屑教誨。致傷和氣。被公孫丑一問。不得不權詞相答。而至今卒不知孟子之子爲何人。豈非聖賢不甚望子之明效大驗哉。善乎北齊顏之推曰。子孫者。不過天地間一蒼生耳。與我何與。而世人過於寶惜愛護之。此真達人之見。不可不知。有門下士。因阿通不考。爲我快快者。又有爲我再三畫策者。余笑而應之曰。許由能讓天下。而其家人猶愛惜其皮冠。鷓鴣愁鳳凰。無處棲宿。爲謀一瓦縫以居之。諸公愛我。何以異茲。韓柳歐蘇。誰能靠兒孫俎豆者。箕疇五福。兒孫不與焉。附及之。以解弟與紆亭之惑。

王太岳家訓

太岳字基平。又字芥子。定興人。乾隆進士。有志於經世之務。累官雲南布政使。在西安留心水利。著涇渠志。在雲南釐正銅政。有清虛山房集。

吾家自樸庵公種德四世。至可蘭公以二子貴始封。吾高祖次山公爲可蘭公四子。二兄成進士。雅以寒素自持。言行端方。二兄憚焉。學問淵邃。蘇紫溪張淨峯陳紫峯俱出其門。曾祖望山公文章如其父。行則溫溫乎。渾金璞玉也。吾祖宏所公性端行直。而能周急。公正不阿。有王彥方之風。晚益貧。吾父澹覺公故善病。仰食於祖。而孝友因心。忠恕存念。有獨知之德。常爲人擲揄。然衣食恆不給。憶隆冬葛袴未易也。吾母事父病。三年不貼席。父病已而風痰間作。作輒箠母。幾死者數。然聞吾祖行聲。雖痰氣大作。亦復屏息。母得不死。日刺女紅。佐祖治家計。迨余年二十。擔家務。祖年七十矣。余拮据得米。其蔬菜柴火。皆母十指中出。每夜操作。至雞鳴。約一日得錢十餘文。可三分。十餘歲以爲常。家約十人。晨午用米二升五合。晚用一升五合。大困時略減。日用六升或五升。然每餐搜米下鍋。必手撮一把。他藏之。適大匱。供吾祖一二餐。以故家雖奇貧。而祖未嘗廢箸。然母瘁甚矣。吾十九歲入泮。二十歲有友以午飯邀余伴讀。晨昏則自家吃飯。又無束修。其明年此友再邀余教子。初約云。每月米三斗。蔬菜銀三錢。無束修。子弟則自教。只藉看文章。不敢禁先生出入。館雖涼薄。余私自計算。我應二社。一月可六日在外。至過從知友。或東家留客。相陪。月亦可數次。計一月之內。止二十日自爨耳。每日用米七合五勺。二十日可用米一斗五升餘。一斗五升可供吾家二日半之糧。其三錢之金。可得錢一百二十文。吾每日買柴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計二十日可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可買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日半之糧。計算已定。欣然就館。而友人忽變前說。欲飯余。余固請。輒欲棄予。悒悒就之。教讀之餘。并日夜傭書。日可得七八分。糴米供親。而社中友亦有哀王孫而進食者。偶聞是餐。置東家進飯。余以他事遣去。蒼頭急將飯與肉裹巾中。少選。攜至家奉親。如東家陪飯不能攜。則余故推病。竟

自不食。不忍獨餒吾父母也。余廿三歲喪父。父服闋而廿七歲廩於庠。廿八歲喪母。又喪祖。二服闋而三十歲舉於鄉。嗚呼痛哉。吾家積德數世。至吾而發。又使吾祖吾父吾母獨當奇窮。至吾而當其亨。每膺享受。悼念先事。血淚如雨。是以食不梁肉。充饑而止。衣不文彩。蔽體而止。一則恐享受過豐。忘親爲不孝。一則念小小功名。乃經數世澹泊醞釀得來。福澤之難得如此。若過分享受。則凋零必速。然余方居官。如朝見應接之衣。宴會往來之食。亦不能盡簡。子若孫未居官。必不可以我爲法。更當簡淡也。汝曹但能如我心。常念宏所公之老年食貧。澹覺公之清。淡窮困。吾母之勤苦艱難。皆以是終其身。爲世間罕有。時時警省。時時惻怛。自然不忍享受。撙節愛養也。天之與人福澤。有如鍾者。有如卮者。但知愛惜。則一卮之福。用之而不盡。若恣意狼藉。則盈鍾之福。一覆立竭。故節慎之人多壽。暴殄之人多殀。理固然也。況乎君子造命。自求多福。一念戒慎。天繼以祿。一念放侈。神奪其福。此中尤有轉移乎。吾母常教我曰。當於有時思無時。莫待無時。思有時。三復慈訓。實惟世寶。往往人至窮迫。始自悔曰。使我當日稍知節省。何至如此。然而無及矣。吾世世子孫。當朝夕詳玩吾言。保百世守家勿替也。

盧文昭與弟文韶書

文韶字召弓。號磯漁。又號抱經。錢塘人。乾隆進士。官至侍讀學士。乞養歸。好校書。主講書院二十餘年。所刊抱經堂彙刻書十五種。最稱精審。又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自著有儀禮注疏詳校。抱經堂文集等書。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與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尙幼。故未嘗有書與吾弟。今弟已十有五年矣。離幼志

而卽成人。在此時也。吾弟兄只二人。比聞吾弟年來多病。殊爲憂念。今年已長。當能自調攝。念吾房恆不利於長子。其成立者每在於次。今吾年三十三。尙無子嗣。雖竊祿於朝。曾不能備吾父母一日之膳。深疚隱痛。難以言喻。又近時頗覺志氣頹靡。不能自振。鬚髮早已有數莖白者。承先啓後之事。茫無端緒。且慚且懼。吾少時性情直戇。不耐委曲。又讀書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補我之闕。繩我之非。誠不能無望於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爲吾弟盡也。我高曾以上。世有隱德。年代久遠。雖無從詳悉其行事。然觀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稱。而顧以庸以呆自號。則其行蓋可知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其妾懼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乃詐取他人之子。子之後。吾宗人知之。相率爲文以告於祖。明其爲異姓也。不許與吾宗齒。懼瀆姓也。然聽其妾子之而不更爲立後。示皆不利其所有也。處置如此。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吾祖少卽喪。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忍見寡母之勞瘁。獨自走四方。辛勤節嗇。盡贖歸祖遺之產。無所師授。而能自力於學。精於歌詩。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書得鍾王楷法。曩家中尙藏有習字紙一大麓。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學如此。吾少時無知識。以爲廢紙無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見。大恨事也。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其人之出也微。執禮於吾祖甚恭。後復折券棄負。吾祖旣貧不能償。感其意。署券尾以示子孫。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吾雖不與其人深交。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纔郤胥原。降在阜隸。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甯有常哉。況有德於吾祖者哉。吾鄉一輕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見質。吾謝不知。此語若出自吾家。無論非忠厚之道。亦甚違吾祖之意也。父親績學工文。屢困場屋。然世間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難。彼徒富貴者。其奚足羨也。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四五歲時。祖父母親撫養之。稍長於猥賤。

之事無所不爲。嘗糴得官米。吾晚從學堂歸。恆自舂也。薪有數等。惟莊柴易斯。若松柴刀柴難斯。吾爲之。故知也。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進學堂。歸家午飯。或值未炊。卽爲佐炊。夏間則日昃。又歸家飯。乞糕鋪湯一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有定價者。常至市買之。此皆吾所甘爲。獨意有所甚苦者。二緩債與取租而已。蓋吾素不工於語言。故惟此二事爲難能也。父親處館於外。不能自教子。吾時讀書。不知門徑所從入。好抄書。亦非世間希見之本。徒費日力於此。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吾將來雖得富貴。亦必念夙昔艱難。不敢稍自佚樂。況不能養吾父母。而吾顧忍持梁而刺肥乎。曳絲而履縞乎。辛酉來京師。行裝蕭然。短褐不完。書籍亦不能攜。初時借金氏書以讀。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攜書卷以出。遂無處可借。又無錢以買書。及今熟讀強記。亦恐不能堅牢。況并此無之耶。吾弟當知得書之難。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皆當寶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學人不必整齊書。方始可看可讀也。吾舊時妄自期許。若得志必先調恤宗黨之窮者。今卽二親尙不能盡菽水之養。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辦他事。諺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吾之在此。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要必歸於杭州矣。吾弟不日卽有家室之事。住屋本少。又棄其半。何以相容。棄之甚易。得之甚難。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豈易言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我躬不閱。遑恤吾後。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吾宗衰微已甚。并黃口兒計之。亦不過三十餘人。其中年而無子嗣。及貧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雖不足。以振之。而愛護之。惟恐其有傷。固情之不能自己焉也。人安得盡大聖大賢。孟子謂不中不才。亦宜養之。而不宜棄之也。人至清則無徒。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宗族親黨咸懷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自天子以下。皆當合歡心以祀其先。寧云愚不肖者。其歡心可不必得也。則敬宗睦族之義。乃吾所重。

望於吾弟者也。人不可不立。祖父之賢。不可恃也。所謂甘棠猶愛之。況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當由子弟之不肖未甚。或其時世風猶厚。故不忍於遽背也。吾家宇安。族之正人。予舊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懲治也。而不爲。但擯斥之而已。卒亦未嘗不復之也。今宇安死未幾。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其父哉。天下好者難見。醜者易見。亦其勢然也。可無懼乎。蘇洵作族譜。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嘗斥言其人。則言者無傷於忠厚。而見者足以爲鑑戒。至於死者之失。旣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書其事。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吾弟異日。戒之慎之。如近日互爭墳地一事。可以見今昔之異矣。睿符公能以其地讓人。然不與欲得其地者。而獨與宇安。則非爲勢屈可知也。今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轉售。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將謂宋之禍。宣公成之乎。可慨也已。吾與弟相隔三千里。會面不知何時。胸中所欲言。猶恨其不能盡也。意緒雖多。總之積德培福爲本。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類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與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弟其思吾意。

盧文弨與從子掌絲書

所疏不知出處及疑義若干條。具答在別紙。此士安所謂遭人而問。少有甯日者也。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雖然。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蓋人之爲言。皆曰學問。將學焉而繼之以問邪。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夫寡聞寡見之蘄。至於多聞多見也。有道焉。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思慮不至。龐雜而其爲功也易。近世類書頗多。又諸文集亦多有注釋箋解。然則讀書之易。宜莫如今日。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不在是也。蓋

已經翦截割裂於事之始末。語之原委。必有不能通貫曉析者矣。今以掌絲之資性。日力計之。不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六經之外。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皆所當讀也。然後博覽羣書。其不解者。鮮矣。此言初聽若迂。然吾爲掌絲細審之事。無有捷於此者。且不必遽爲程限。但日日讀之一卷。畢則此一卷之事。與言見於他書者。自一覽而得也。推而數卷。至數十卷。莫不然。初可以省問之一二。繼可以省問之五六。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苟若是。則其用安有窮哉。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若夫以之明理。以之處事。則所得者。益不可以數計。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不然。則掌絲數月以來。所不知者。豈盡於此乎。吾所縷析以答者。能一一記之。後不復問乎。同一事也。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又各不同。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掌絲果從事於吾言。則其於問也。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

章學誠家書三首

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邃於史學。以纂修方志爲時所重。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實齋文鈔等書。

出門惘惘。有離別意。三數日卽已如常。肩輿行春光燦爛中。亦且可消遣。途中日製一文。多有可觀。惜不得鈔肯就錄之也。文章學問之事。卽景多所會心。筆墨旣便。隨處劄錄。夜店罷餐。稍潤飾之。其深遠者。別爲著作。其有切於學者。用功之事。則爲爾輩言之。此非一日所記。亦非專意爲文。隨得卽書。故於先後次第。未嘗庸心。爾輩可以意會。或自作一番編排。置之座右。以時展玩可也。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逼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爲。往往不如初志。故爾輩於學問文章。未有領略。當使平日此心。時體究於義理。則觸境會心。自有妙。

緒來會。卽泛覽觀書。亦自得神解超悟矣。朱子所謂常使義理澆洗其心。卽此意也。但劄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劄記。則無窮妙緒。皆如雨珠落大海矣。或倣祖父日記。而去其人事聞文。或倣我之日草。而不必責成篇章。俱無不可。和尙雖有先生功課。但其心最動一切壞事。皆從動處得來。其患不小。今自館課之外。強使習靜。靜中有所見解。卽筆於書。不論時學古學。有理無理。逐日務要有所筆記。或亦治病之一法歟。每日用一香綫工夫爲此。餘則不爾責也。卽如和尙逐日責令記功課簿。原爲用過之功。不棄置也。然彼竟如胥吏造文案簿。一登簿冊。不復措意。則與不登簿者何異。今使日逐以所讀之書與文。作何領會。劄而記之。則不致於漫不經心。且其所記。雖甚平常。畢竟要從義理討論一番。則文字亦必易於長進。何憚而不爲乎。劄記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則如山徑之茅塞矣。

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爲浹洽。所謂樂則能生。不樂則不生也。昨年過鎮江。訪劉端臨教諭。自言頗用力於制數。而未能有得。吾勸之以易意以求。夫用功不同。同期於道。學以致道。猶荷擔以趨遠程也。數休其力。而屢易其肩。然後力有餘。而程可致也。攻習之餘。必靜思以求其天倪。數休其力之謂也。求於制數。更端而究於文辭。反覆而窮於義理。循環不已。終期有得。屢易其肩之謂也。夫一尺之捶。日取其平。則終身用之不窮。專意一節。無所變計。趣固易窮。而力亦易見絀也。但功力屢變無方。而學識堅定不易。亦猶行遠路者。施折惟其所便。而所至之方。則未出門而先定者矣。

名者實之賓。猶文者質之著也。無質不可以言文。而初學爲文者。未必具也。則先學爲文。以求致乎道。亦未

始非學者之進業也。務實不可以好名。而初學入德者。未必能也。則姑循其名以漸致其實。亦未始非教者之善誘也。邵先生嘗舉黃梨洲言。好名乃學者之病。又爲不學者之藥。吾當時頗不爲然。今知黃氏之言良有味也。因憶吾生二十許歲。亦頗好名。彼時祇以己之所業。欲得人贊賞爾。尙不至舍己之長。徇人所好以干譽也。後見鄉曲儂子。好名有甚。愚者誦拾名數以炫侈博。幾於冬月握冰。盛夏擁火。勞苦倍蓰於人。而究其所得。毫無端緒。已可憐矣。而名心所激。恐人軋己。猜嫌疑畏。至於草木皆兵。舉動乖張。似喪心者。一時舊交故友。莫不苦之。吾於是惕然知戒。以謂好名流弊。乃至於此。故常爲之說曰。好名之甚。必壞心術。又曰。好名之心。與好利同。凡好名者。歸趣未有不俗者也。邵先生亦頗善吾言。與黃梨洲說。常並稱之。今思天下之人。中才爲多。勉以力學。猶未能從。更不許其好名。則彼未知學中旨趣。將爲吾何樂乎。爲學是欲戒好名而先令惰學也。此亦吾以後之所得。忘其先事。不免期初學以過高也。但好名亦自宜別。盡其所當爲。而無所矯飾。雖欲人之知而贊賞可也。有意徇人。而不自求其有得。則終身無入德之階矣。和尙天質。可進之於學。古而彼不甚樂。正坐不好名之故也。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俗師言登第之難也。夫於牛毛之中。得稱麟角。豈不榮甚。但以登第視未成名。登第爲麟角矣。以學問文章知名傳世之業較之。則登第又如牛毛。而知名傳世爲麟角矣。昔朱先生言。傳世以時文爲最輕。科第以狀頭爲至貴。然自有明至今。時文中如王唐歸胡金陳章羅熊劉二方諸家名氏。人皆知之。而三四百年中狀魁名氏。未有能熟憶者。夫以狀首之貴。不敵一時文之名。況進而學問文章。又遠出時文聲名百倍乎。以此而求有出於人。豈不較彼沾沾一科第者。隔天淵耶。況彼之所求。固未必得。而從事於此。未必不得。得之而爲名進士。名翰林。亦視世之所謂翰林進

士加一等矣。此吾自悔向來立說過高。故爲爾輩開示及此。可不勉體吾言歟。

姚鼐與霞紆姪書

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乾隆進士。散館授主事。遷郎中。告歸。主講鍾山書院。性恬淡。不慕榮利。選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因目爲桐城派。學者稱惜抱先生。有惜抱軒全集。九經說等書。

前月得書。略知近祉。歲云暮矣。想朝夕自清泰也。吳中人來。盛稱述老姪作監院之德。吾在此中十餘年矣。安得一實心爲諸生之監院官。其甚者則非徒無益也。然則吳士之愛戴嘉誼。不亦宜乎。吾居此尙平安。久不歸。明秋當決去矣。數年來。吾族科第尙不甚落莫。但盡累於貧耳。然今天下無不貧之士大夫。吾家安得獨不爾也。伯昂想常有信來。其貧不待言。但平安便佳耳。草草奉復。餘所屬已悉。不具。

姚鼐與石甫姪孫書四首

昨得汝秋間書。知汝父子在廣平安。明歲館想仍舊邪。吾近平安。然精神終是乏竭。八十老翁。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苦不給。豈不可傷邪。汝所論吾文字大體得之。汝所自爲詩文。但是寫得出耳。精實則未。然此不可急求。深讀久爲。自有悟入。若只是如此。卻只在尋常境界。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聞汝欲刻編修公詩。廣州刻價稍易。得成最佳。其餘所著散碎。非大爲編輯。未易敘次。此非旦夕事矣。吾今日連作數書。覺氣耗。略報。餘汝兄字詳之。

作前書未發。得汝六月廿日從化寄來書。具悉近狀。所言近時諸公。於學問邪正之辨。不明。其所品論。殊非

公當誠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閱之。其所論多謬。漫無可取。而當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寧足以信後世哉。大家自當力爲其所當爲者。書成以待天下後世之公論。何必競之於此一時哉。吾孤立於世。與今日所云漢學諸賢異趣。然近亦頗有知吾說之爲是者矣。渾潦旣盡。正流必顯。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於文章之事。諸君亦未了解。凌仲子至以文選爲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汝所寄較舊稍有進步。然不能大愈。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挫處有馳驟。若但有馳驟。卽成剽滑。非真馳驟也。更精心於古人求之。當有悟處耳。今科桐城中四舉。而姚氏無一人。未知北榜何如耳。趙笛樓觀察所求墓表。俟稍遲爲之。吾衰敝。作文頗難。精神佳時。或復執筆耳。彥容覓館不得。今只好爲薦一徵比館。然亦尙未得也。五兒已與復兒等同船回家去。此行真是孟浪。吾力勸其努力學字。然彼天分旣鈍。又懶用苦功。何由大進耶。

近想汝平安。吾前月作一書付師古往廣東寄汝。不知與此書到孰先後也。趙觀察封公墓表。吾已撰寄之。秋闈吾家中寧遠之孫。猶不爲寂寞。彥容頃得江浦徵比之館。歲僅六十金。無可如何。只得就之矣。吾精神殊不佳。留此度歲。亦不得已耳。汝詩文今寄還。所評略如別紙。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旣悟後。則返觀昔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吾此間僅雉兒一人。隨朝夕。吾令復兒到家後卽來此。想亦將至矣。中原紛紜多事。令人憂怛。茲略報不盡。

新年想汝平安。得去年十月寄書。略知消息。吾在此粗適。彥容得江浦教讀館。歲脩百四十金。今暫回家省覲。景衡署江都兩月餘。已謝事。而反有數千金之身累。蓋此邑兌漕例須賠累。而彼署事又值兵差也。近日州縣豈易爲之官哉。笛樓太翁墓表去冬已寄去。併有書復之。想從兼士處送去。當已達矣。汝所論近時人

爲學之弊極是。然反其弊而實有所得。此未易言也。人各任其力量。功候成就。大小純駁。不可早定。得失之故。有人事。亦若有天道焉。惟孜孜勉焉。以俟其至可耳。所選吾詩。大抵取正而不取變。然觀人之才。須正變兼論之。得其真境。乃善。夫文章之事。欲能開新境。專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處易爲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詩有正體。但讀後人集。體格卑卑。務求新而入纖俗。斯固可憎厭。而守正不知變者。則亦不免於隘也。登科記文。著筆嫌其太重。凡作古文。須知古人用意。沖澹處忌濃重。譬如舉萬鈞之鼎。如一鴻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狀。則入俗矣。大抵古文深入難于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又有能文而不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劉明東閉戶讀書。今年決不出作館。可謂有志。此間亦有一二欲讀書人才。皆不逮明東。然亦視其後來究竟何如。今不能定也。餘須面見。乃得盡其詳。茲略報不具。

姚鼐與伯昂從姪孫書三首

書至。具悉近社。承以對聯見寄。八分殊妙。吾見未能楷書學八分者。終不佳。伯昂惟本善楷書。故進爲八分。極有筆力也。所作詩則不能佳。蓋緣初入手。卽染邪氣。不能洗脫。雖天分好處。偶亦發露。然亦希矣。必欲學此事。非取古大家正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其間各家門徑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後又及一家。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同者必歸于雅正。不著纖豪俗氣。起復轉摺。必有法度。不可苟且牽率。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于無意中忽然遇之。非可力探。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此境也。古體伯昂尤有魔氣。就其才所近。可先讀阮亭所選古詩。內昌黎詩讀之。然後上泝子美。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騎之無歸耳。所跋岐亭詩刻。山尊已寄來一本。然吾書實不佳。伯昂

譽之過矣。寄來九經說五部，望分送鮑雙五一部，其餘酌留，併待取者，朝夕珍重，不具。來書云：欲於古人詩中尋究有得，然後作詩，此意極是。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

新年想佳好，得十一月二十日書，知奉使諸事妥適，甚慰懷。聞今年大考在近，覬從此優擢，庶光門左矣。寄來西平碑甚佳，謝謝族中事向來辦理頗不當人意，頃已歸之五其羣心洽矣，但愚爲此任怨耳。吳山尊所刻拙書尙未見，自嫌筆力軟弱，特甚，那可上石，雅意又欲繼山尊所爲，是重暴其短矣。自朱石君先生閱文，不辨佳惡，只要人用書，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病彌深，今須救其弊，必限以盡不用書，固亦不可，但當以筆意識趣爲主，若用書籍，則以貫穿五經史漢者爲上，專用一書者，雖佳亦必斥，此所以防夾帶也。衡文當又在卽，故以斯告，想高識亦同此邪。此數日間當又赴江寧，先作此書奉寄後，或再于鍾山作寄書耳。

鄭燮與弟書七首

燮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乾隆進士，官濰縣知縣，有惠政，著有板橋全集。

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爲臧獲爲婢妾爲輿臺皂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卽自臧獲婢妾輿臺皂隸來也。一旦奮發有爲，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

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篋。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於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慙。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人其網羅。無能逃脫。其窮愈速。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葱明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爲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利科名。卽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緝。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上金鑾。御手調羹。貴妃侍硯。與崔宗之著宮錦袍。遊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爲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爲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歷規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疎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二公并以大宗伯歸老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臯兩先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臯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爲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輩之

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爾利科名。厚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奧。曰離奇。曰澹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者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邀看江景。并遊一戢港。書罷登舟而去。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刨去。先君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此孤墳以爲牛眠一件。刻石示子孫。永永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必變爲善地。此理斷可信也。後世子孫。清明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孟飯紙錢百陌。著爲例。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囊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阨欹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助力。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個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當慎口過。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況板橋乎。老弟亦當時時勸我。

刹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撐舢結網。破屋中喫糗糠。啜麥

粥。搥取苻葉蘊頭蔣角煮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騏驎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邨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便好來往。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破廊敗葉颼颼。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徼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鄰里鄉黨。相賙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籬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

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綫。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緝閱過幾千百徧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徧。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坡灑然不倦。豈以一過卽記。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張睢陽。張方平。

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卽如史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爲最。而項羽本紀中。又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會爲最。反覆誦觀。可欣可泣。在此數段耳。若一部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分曉的鈍漢。更有小說家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廚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齷齪亦耐不得。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爲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於髮繫蜻蜓。線縛螃蟹。爲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綱縕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旣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于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呪月。令人牆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于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乎哉。可乎哉。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獨子。而姑縱情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殮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霑脣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剝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書後又一紙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遶屋數百株。扶疎茂密。爲鳥國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尙展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頰而嗽口。啜茗。見其揚暈。振彩。條往條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爲囿。江漢爲池。各適其天。斯爲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仁忍。何如也。

聶繼模誠子書

繼模字樂山。衡山人。學以實用爲主。期於濟人利物。事親至孝。善醫。乾隆間。子燾以進士出爲縣令。繼模作誠子書貽之。燾遵其教。以治績聞。有樂庵集。

爾在官不宜數問家事。道遠鴻稀。徒亂人意。正以無家信爲平安耳。爾向家居本少。二老習爲固然。歲時伏臘。不甚思念。今遣爾妻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悵戀。想亦不過一時情緒。久後漸就平坦。無爲過慮。山僻知縣。事簡責輕。最足鈍人志氣。須時時將此心提醒激發。無事尋出有事。有事終歸無事。今服官年餘。民情熟悉。正好興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寬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痺。是爲世界木偶人。無論將來不克大有所爲。卽何以對此山谷愚民。且何以無負師門指授。此乃爾下半生事。與父母毫無干涉。兒孫更勿論也。見答黃孝廉札。有爲報先生春睡熟。道人輕撞五更鐘句。此大不可。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居官者宜晚眠早起。頭柳醜漱。二柳視事。雖無事亦然。庶幾習慣成性。後來猝任繁劇。不覺其勞。翻爲受用。長公負文章。遭時不偶。憤激而談。何必拾其唾餘耶。山路崎嶇。歷多虎患。涉水尤險。因公出門。須多帶壯役。持鳥鎗夾護。不可省錢減從。自輕民社之身。又不可於途中旅次。過行瑣責。此輩跟隨。亦有可憫。御之以禮。撫之以恩。二

者相需偏倚則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楊五毆死四十七待決周三謀殺王三兒增福立斬合計除去五
患人咸爲爾慶我每思及翻覺蹙然李忠定公譬此輩猶痰乘虛火而生火降水升仍化爲精痰與精豈二
物而頃刻變化如此天下無德精而讎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後須設法處置無使數千里外老
人魂夢作惡也爾家書屢言辦過軍需並未賠墊此殊可疑湖南州縣無不賠墊者況爾初任幾戶窮民額
糧不滿二萬又適逢荒歉之歲肯於此時加一分恩全活實多兼可不誤大件人笑爾迂我心彌喜若云全
不賠墊則將取之誰耶爾本曲爲此言冀寬我心猶爲有說後聞寄爾母舅書內言賠墊多端恐貽父母憂
囑其婉爲開勸爾視我爲何如人好消息惡消息以善養不以祿養彼閨閣中人能分晰言之況年躋八旬
鬚眉老翁哉此後凡遇上司公文關係地方興除須設法行之至萬不能爲而後已大抵自己節省正圖爲
民間興事非以節省爲身家計同一節省其中殊有義利之分如此俸薪須寄回爲歲時祭祖用倘有參罰
卽不必如數寄毋致上欺祖宗且可爲辦事疎忽戒養廉銀兩聽爾爲地方使用通邑僅得二社目前卽須
謀增建窮戚友亦不宜愆然江西祠堂族譜告成應幫助梓費族老向受陳大中丞厚恩求件數言弁簡我
知萬不能致已將戊辰年批爾稟語莊錄付去欲其刻入編端爾其念哉若將來有負期望無面目入祠堂
矣京師鄉老重修會館此是義舉既有札通知須量力應答年誼中會有以詩句送贈者須有以報之如一
時不能不妨遲致切不可空札告窮苦此最是習氣惹人厭罵且非誠心待人之道往省見上司有必需
衣服須如式製就矯情示儉實非中道知州去知府尙遠然旣屬直隸州卽當以知府相待須小心敬奉又
不可違道干求盡所當爲而已凡人見得盡所當爲四字則無處不可行官廳聚會更屬是非之場大縣遇

小縣未免驕氣。彼自器小。與我何預。然切不可小縣傲之。又不可存鄙薄心。須如弟之待兄。如庶子之待嫡子。如鄉裏人上街。事事請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酌。誠能感人。謙則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官廳子內。不可自立崖岸。與人不和。又不可隨人嬉笑。須澄心靜坐。思著地方事務。若有要件。更須記清源委。以便傳呼對答。山城不得良幕。自辦未爲不可。但須事事留心。功過有所考驗。更須就做錯處。觸類旁通。漸覺過少。乃有進步。偶有微功。益須加勉。不可懷歡喜心。阻人志氣。瓦雀雖小。肝膽周全。此雖俗語。殊爲親切。鎮安向來。囹圄空虛。爾到任。務頗多。禁犯。但須如法處治。不可懷怨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我雖非官醫。每入禁視。因病痛。給以藥物。十餘年來。父母官因爾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視病。然我自樂爲之。爾母亦親手作丸藥。近來益以此爲事。爾體此意。自宜於牢獄盡心。山。中地。廣人稀。責令墾荒。原屬要着。但須不時獎勵。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屬己業。不可強喚。遽行報官。有願領執照者。即時給付。不可使書吏措索銀錢。日積月累。以圖功效。秀才文理晦塞。耐煩開導。略可取卽。加獎勵。又當出以誠心。莊語。不可雜一毫戲謔。此二事皆難。一時見功。須從容爲之。不可始勤終倦。我最愛雷先生與爾書云。種子播地。自有發生。爾在鎮安。正播種子時。但須播以嘉種。俟將來發生耳。知縣是親民官。小邑知縣。更好親民。做得一事。民間就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恩。古有小邑知縣。實心爲民。造福一兩件事。竟血食千百年。土人或呼爲某郎某官人。某相公。視彼高位顯秩。去來若途人者。何如哉。蒲地羅明府。名文思者。查鄉會年譜。都無其人。在省契合。且多勸勉。此最難得。宜相處在師友間。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爾性狷介。吾不慮其不親賢。慮過以賢望人也。州縣中間。亦有會係中丞。公加意者。卒望白簡。可見大人愛憎。至公無私。爾蒙格外勉強。吾既喜復憂。爾能自憂。卽吾之喜也。曾子云。

蒞官不敬非孝。我老矣。因爾作官。益信此言。爾母步艱。斷難遠涉。彼雖繼母。育爾如生。見爾妻子赴任。強爲歡送。又時以好語慰我。然枕席有涕泣。處糟糠之妻。布裙荆釵。安之若素。不致累爾。萬水千山。來此窮鄉。情殊可念。爾當相待以禮。凡有不及。須以情恕。官場面孔。毫施不宜。鎮安僻陋。爾子不致染公子習氣。吾無他慮。公餘宜課以讀書。爾亦藉此得與典籍相近。二希堂文集。寄閱張龍湖集。暫不寄。律文精奧。須字字研究。中庸所謂憲章。卽此也。詎得以法家者言。忽過護送人等。囑令到卽回家。勿聽久留。署聞爾士民時時念我。足見風俗淳古。我身健尙能復來。得覩地方起色爲樂。餘言爾妻自悉。不暇談。

洪亮吉與子書

亮吉字稚存。號北江。陽湖人。乾隆進士。督學貴州。嘉慶時。以上書指斥。戍伊犁。尋赦還。自號更生居士。於書無所不窺。尤精輿地學。有北江全集。

余以年迫遲暮。不復能傭力於外。又念汝曹漸以成長。回憶畢生之事。冀弛日暮之肩。郭外有薄田二頃。城東老屋三十間。使四子一嗣孫分守之。以爲寡也。則廉吏之子。尙有負薪以爲多也。則翁歸之家。或餘賜。汝曹能勤苦自持。當衣食粗足耳。又余本中材。不敢以大賢上哲祈汝。惟早承先訓。門有素風。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疊遭家難。篋識世情。忍餓讀書。先大夫之遺語也。祿不欲。非義福不欲。非分處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太宜人晨夕之命也。慎之哉。惟儉可以立身。惟恕可以持己。儉則無求於人。恕則無忤於物。况以卑門而處侈俗。涼德而承世業乎。無昵宴朋。無染薄俗。無是古而非今。無陟前而忘後。無愛尺璧而不愛修名。莫畏雷霆而不畏清議。窮達本之於命。豐嗇任其所遭。如是而已。飴孫年過三十。處世尙不克平心。是汝之短。

也。惟編校故書。尙知條理。他日或當傳吾記誦之學耳。余幼嗜六書。長而不倦。今符孫弱冠已過。涉筆便譌。又更歷十師。難成一技。學之不修。亦已焉哉。其餘幼子弱孫。則尙爭梨栗。無辨菽麥。顧念藝菊之子。縱非同生。樹蘭之門。亦均共氣。他日兄率其弟。父課其子。庶幾寒宗。無墜先緒。夫功名之士。以身徇時。勤學之士。以身徇古。各有所好。強之不能。在立志何如耳。形質不能與天地爭久。姓名則克與嵩華競高。植足急流。學金石之止。鑿影巨壑。師江海之寬。勤則王霸之子。蓬頭而不慙。惰則任昉之裔。衣葛而莫恤。汝曹慎之哉。夫陶令。達者也。不忘於戒子。魏收。涼德也。亦眷眷於遺言。吾上不敢望淵明。下不致同伯起。是在汝曹成吾之志耳。又況承恩返里。已屬更生。憂患備嘗。庶謀行樂。每當朝暉入座。夕月灑窗。春樹欲花。秋林未籜。何嘗不攜阮孚之履。泛漁父之舟。東眺郭門。西尋村墅。南湖樂其浩渺。北阜陟其高寒。挈伴以出行歌以歸。但使人曾元之室。酒肉尙陳。過言子之廬。誦聲不輟。斯願足矣。樂何如之。今雖聞雞而起。尙擬著書。秉燭以游。仍書細字。然春草已綠。鬢絲不玄。素心之友。陰鬼燐而見招。同氣之親。出柏根而相望。鬼者歸也。歸其真宅。庶有時矣。自念生雖無似。然不見屏於里閭。不見譏於長者。蹤跡徧於九州。姓氏鐫於五岳。官不達而齒胄以爲之。師祿不加而問字豐其所贄。詩文至五千首。撰述至三十種。門人義故百人。著錄弟子三百。窮老盡氣。韜精斂魂。終此天年。從親地下。以此貽汝。不以多乎。伊惟我祖。於歛始遷中河之橋。賃舍在焉。我之始生。賃廩之左。河水清淪。桑亦婀娜。他日築樓署曰生我。其生也瘞。其死也休。下壽六十。我又何求。我之所求。厥惟允嗣。後望百年。上承弈世。墜緒茫茫。曷哉小子。九垓之內。人同蛾多。不自僂。資生則那。東鄰歌鐘。北寺擊鼓。嚴霜入門。響亦淒楚。人以爲樂。我以爲苦。欲貽千金。我不爲盜。官而巧取。較盜尤暴。鑿楹有蠹。穿經有螢。益人

神智照我汗青療貧之術。不出戶庭。

陳爾士寄定廬二首

爾士字煒卿。餘杭人。給事中錢儀吉室。著聽松樓遺稿。

邇來時刻以主人爲念。豈細愛煦仁爲意哉。緣尊體素弱。又痔患連年未愈。此時是何心境。終日孤坐。百端交集。能不悲愴。輾轉愁思。恐致損人。每一念及。神思惘然。百凡自愛自愛。通州七日至天津。不爲遲滯。靈樞新漆稍損。幸舊漆堅緻。尙無礙。惟祈早日到禾。上緊灰布。始得放心。阿英每日將至生之左。傳讀二三首作生書。已理過十一二兩本。仍作帶書。日日背。周禮熟理五六葉。其餘仍照當日功課單。且理完一編。則知渠諸書生熟。可分等第矣。諸凡放心。總不使之心野多走也。各信俱已分致。江西昨到一信。無甚要語。已囑本之寫回信去矣。廿三日又寄到注疏一部。計廿四函。毫無傷損。寓中平安。士近作序一首。英已錄呈。未知有此體例否。士意欲作女誡。以德言容功分四門。錄四書五經及諸史語錄子集中有益之言。可法之行。以教子女輩不學之人。藉以鈔書靜心。非云著述也。尊意以爲若何。閱信後即速示知爲禱。長信太長。俟暇日細閱。再爲詳覆。典物銀四十兩。奉上三十兩。付去人四兩。存六兩。作家用。

連寫兩信。無便未寄。今午接到四月廿三日手札。慰悉近祉安適。孫啓已令還京。所見極是。鄙意正同也。賤體已大愈。每飯可二盃。丸藥未合。因無於朮耳。日服煎藥。乃四君子加減。甚投。近來頗識生理。覺此身之病。大半係自己作成。往者不可及。來者尙可爲。一切煩惱妄想。皆時刻自戒。夜夢甚少。自知攀緣妄想。亦漸少也。寓中上下平安。日用雖不能省。亦不至浮費。士課英讀書。一室之中。終日相對。英固無外務蕩心。然孤陋

寡聞於學問恐無進益。惟氣性略好。或有訓飭。受而不怨。此其近時進益也。願女亦然。此子此女。略見圭角。其他不知如何耳。寶硯老人之病。近日稍好否。當勸老人不宜太儉省。飲食藥餌。加倍調攝。精神健則諸證自退矣。

陳爾士諭英兒

連接汝信於路平安。是月初旬。可以到家。慰慰我屢欲作信與汝而無暇。自汝南旋後。膝前甚覺寂寞。雖有諸弟妹慰情。而心中甚悵念汝。汝當體我心。格外保重。所學不可荒廢。語言一切。格外謹慎。成禮後。卽收拾行裝。明年正月。務必北上。以慰倚閭之望。切囑。計此信到時在年底矣。想汝在崑山。外舅外姑之慈愛。汝夫婦琴瑟靜好。爲慰新婦。將從汝北行。遠別父母。依戀可知。汝須勸解之。舅家與母家無異。我與汝父。自必諸事體諒之也。我身子甚好。汝父以下俱平安。汝生母亦健。汝何日到黃湖。外祖母見汝。歡喜可知。精神步履。飲食如何。來信可詳言之。孫啓凡事出力可嘉。渠家平安。引兒已定親矣。可告知之。六表弟仍我自課讀書。妹妹孟子將完。荷弟讀釋言。近可上二行矣。汝還京時。武彝茶可多帶些來。汝父常喫薏苡仁。亦買數斤來。餘皆不必買也。此信與汝婦同看。不可示人。聽松樓字。

歸懋儀寄映藜四叔父書

懋儀字佩珊。常熟人。隨園女弟子。有繡餘草。

去歲得聞旋里佳音。歡喜無極。玉關迢遞。邊塞風霜。想慈體倍增勞頓。大人歷任繁劇。著有成勞。中途蹉跌。此亦家運使然耳。刻下萬里還家。聯牀聽雨。高堂數載。白日看雲。知此際倍形怡悅也。惟叔母大人仙逝。帷

空簾捲。未免生悲。賴諸弟學業日進。足娛蔗境。大人胸懷磊落。當勿以此爲戚戚也。惟是三徑就荒。草堂岑寂。清風兩袖。未知作何料理。姪女遭際連遭。家園破碎。數年來姑歿於堂。翁喪於途。堵守一甕。了無生色。米鹽瑣屑之外。加以骨肉慘傷。以致疾病叢生。不能勤操井臼。旦夕徬徨。惟恐有負先人期望之心耳。天寒白屋。久賦無衣。賴味莊先生垂念舊交。憐才破格。數載以來。得免溝壑。生涯冷淡。日從事於詞章。或作一跋。或賦一詩。藉博蠅頭微利。歲暮則追述兼詩。而至者紛紛矣。復以伶俜弱息。環繞膝前。一水迢遙。歸寧日少。定省久虛。離愁日積。邇來魂常依依於吾父吾叔前。未知何日再放琴水之舟。快觀高堂色笑也。

李兆洛誠子書

兆洛字申耆。武進人。嘉慶進士。官鳳臺知縣。主講暨陽諸書院。成就人才甚衆。有李氏五種。養一齋集。自吾曾祖始居於此。吾祖恢而大之。吾父整而飭之。吾兄全而保之。以縣延百年。貽我後之人。汝父何嘗有一絲一粟裨益於其間。以庇汝哉。而汝居然有廬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汝等之幸。不可不自知之也。吾與汝伯父少小相愛相依。如性命。及各長大。時時東西南北。不能常聚。然心志未嘗不同。汝祖察其如此。故聽其白首同居。不復異財耳。然十餘年來。汝伯父之支撐門戶。整理家計者。心力交殫矣。年已就衰。豈能長爲汝輩作牛馬哉。故將祖產所貽。均勻剖析。可分者分之。不可分者仍公之。庶幾各有職業。各知艱難。此不得已之苦心。可以告無罪於先人者也。吾生平粗伉。惟略識文字。於人情曲折。每不甚諳。鹽瑣悉尤所不耐。著衣喫飯。皆賴父兄庇廕耳。年才過五十。已覺衰病侵尋。又婚嫁已了。頗復思逍遙人間。不與世事。欲自勉強持家作計。誠不能也。故以吾兄分授與我者。復析爲二。以授汝等。自今以往。吾但仰食汝等。不復有所

關預也。汝等資皆中下。吾不望以功名顯榮。能純純謹謹爲鄉里自好之人。便是克守家法。吾願足矣。苟能自守。已足終身飽煖。不能自守。雖銅山金穴。豈有濟哉。保家之道。制節謹度而已。保身之道。謹言信行而已。非分之想莫萌。無益之事莫作。此吾所常以語汝者也。勉之。

舒化民示儉

化民字以德。江西靖安縣人。嘉慶舉人。官至浙江督糧道。所至輿利除害。愛士養民。而尤以敦風化爲先。有寶研堂集。

朱子門人李燔字敬子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學者常將此語味玩。便覺一切紛華靡麗。俱不足慕。陸清獻公服膺斯言。謂可當一篇大文字。然能此者實鮮。予自嘉慶己卯出山作宰。初權福山棲霞。繼補費縣長清。在官十餘年。諸從謹飭。實與寒素無異。迄乙未量移歷城。則首邑繁劇。用財之地。便有不能盡自主張者。幸時僅一載。子孫尙無習染。繼以德州六年。途衝差穴。用度雖稍擴於前。而寒素尙無大改也。至遷擢蘇守以後。則日夕趨公。無暇旁顧家務。兼以地占繁華之最。時經四載之多。往來酬應之紛煩。昏喪禮節之耗費。於是一切服食器用什物之類。未免習移。又不能如范忠宣公娶婦火羅幔之事。守清儉家法。遂近繁華。非復從前寒素風規矣。嗣居憂三載。極思節縮。已苦於收束之無由。至服闋入都。行篋旣空。又添逋負。所以分巡浙江海防三載。不得不諸從刻苦。未曾添一玩好。不敢製一衣裘。銖積寸累。藉得清釐新負。彌補舊虧。以免子孫之累。然已左支右絀矣。辛亥乞病歸里。食指衆多。家用繁耗。核計一年度支出入。除公私租穀糶錢抵用。尙不敷錢千緡以外。於是酌改章程。方冀力爲撙節。免貽後悔之嗟。乃又閱兩年。歲終查核。仍

與辛年相等。而捐公應酬。尙不在內。似此伊于胡底。一二年便當典質負債。鬻田不已。馴至售宅。公私同盡。恐一切非爾等有矣。昔張文節公來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譏其太儉。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俸豈能長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予誦其言。未嘗不愧。悔交集也。設使當時預防入奢之易。當不至如今日入儉之難。然竟畏其難。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漫無限制。勢必甕盡杯乾。一蹶不振。如前所云矣。固由予無儉德。示後。而子孫諸婦輩。豈無責焉。予年逾七十。明知來日無多。而及今爲爾等區田宅。析箸爨者。猶冀諸從節。嗇庶可挽回於萬一也。我子孫各有聰明。非不知世務艱難者。聞予言而戒謹恐懼。當何如思變計乎。

林則徐與鄭夫人書三首

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涖村老人。嘉慶進士。在官有惠政。道光時。官兩廣總督。厲禁鴉片。謫戍伊犁。洪楊事起。召爲欽差大臣。中途卒。諡文忠。有政書雲左山房詩集。

前日發一信後。昨日連接家書兩函。一係七月二十一日發。一係七月二十五日發。知次兒病已霍然。且已準備應試。甚以爲念。余發此信時。想次兒已於矮屋中繳卷出矣。前發一信。囑不必應試。仔細一想。發函時正在風簷矮屋中接題起草。迨信到時。至快總在月底。函中云云。已成明日黃花。不免多此一言。臨穎匆匆。竟未思及。真堪失笑。然使次兒因病未能考試。或以父責爲慮者。閱信後尙可釋然也。此地鴉片觸目。十戶之中。吸者半數。卽官場中染此者亦多。可恨之極。決意嚴行禁止。現正委廣州道辦理交涉。今後不得來此販運。違者並禁絕其貿易。但未知有無成效也。大兒在京。聞睡時甚遲。交友尤多。未知染此癖否。當馳函痛

戒之。夫人如發信去，亦須提及。毋使余擔心也。次兒三兒在家，承夫人督教，當不至此。惟聞族中子弟，亦有樂此不疲者。一入黑籍，身體即墮。今後將永遠提不起精神，辦不成大事。是亦林氏之不幸也。未知彼父兄所司何事，而竟放任至此。是真咄咄怪事。前據仲常表兄來信，知夫人近患腳腫，何來信絕未提及。想已全愈矣。甚念下月底子嘉兄將回閩省親，屆時常託伊順便一造吾家銀兩，亦託伊帶來。家中用途如何，可省則省，但不可省處，亦不必過事儉嗇。王戎鑽核，終非佳士。公孫布被，亦屬僉壬。接人處事，當從大處落墨。一錢不捨，余不取也。

刻接大兒來信，知已啓程回里。此信到家後，當可返里也。母子團聚，共慶新歲，遙想此樂，正令旅外者增其根觸也。余受恩深重，諸事未了，欲歸不得，彌覺惘然。前函次兒囑俟大兒回家後，即行束裝來粵。夫人在家，有子有媳，家室之樂無缺。余一人在外，燈炮燭盡，殊苦淒涼。雖賓朋滿座，幕僚濟濟，而親愛之骨肉，竟無一人。故亟望次兒來此，以娛晨昏。若慮海道危險，可改由陸路。閩粵咫尺，半月可達。如再不然，可再攜一僕來。沿途可以照顧，但選僕須謹慎。太笨者不能照顧，太滑者亦易生危險。大兒出門已久，閱歷稍深，選僕一事，可託彼任之。余在粵身體甚佳，飯量亦健，唯精神稍覺衰頹。此間公事極忙，鴉片一役，糾葛殊多。彼人正化外，不可以情理喻。再四交涉，迄未成功。如至明年，彼再強梗不服，當用辣手以處置之也。同僚甚相得，但少肯赤忱爲國，自顧身家者多。然此亦人情，故不甚責之。粵中飲食，與閩相彷彿，尙堪適口。唯開支甚巨，恆慮入不敷出。而又自矢清廉，決不敢於俸祿而外，妄取民間，或下僚分毫。務使上可以答君恩，下可以見祖父。吾林氏素代清白，此種汚手之錢，決不要一文也。夫人身體如何，甚爲懸系。三兒寄來窗課十篇，尙佳。西席

改筆亦勤甚。爲欣慰。陸親家前月逝世。長媳當極傷感。此後吾家又少一老成之親戚也。大伯父常來家否。如有爲難事。可悉以咨之。

來書已悉。家中大小均極平安。甚爲欣慰。承勸勿爲已甚。可止則止。此誠愛吾之言。鴉片一案。今尙未了。現正竭力交涉。余爲國爲民。堅守此志。不掃除毒卉。誓不甘休。現和粵中名醫商榷。製造戒烟丸一具。服之尙有效驗。且絕無流弊。烟之爲害。至矣盡矣。一入腑腸。使人血液全枯。腸中更起一種變化。食物不易消化。故吸食鴉片者。必睡眠不足。必起便秘。人之所以可貴者。在血液流動耳。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能動也。吸食鴉片者。則反是。故面黃肌瘦者有之。皮枯肉皺者有之。聳肩縮背者亦有之。余深知其害。故一抵任後。卽首先出示禁止。人民吸食。官吏違者。立時參革。人民違者。立時懲辦。一面卽飭廣州道與外人商量。自後禁止運入。積存烟土。俟講明後。由官府依原價收買。悉數焚燬。如不然者。運回亦可。再不然。則俟明春奏請後。當用強力制止。否則其毒一延。不至亡國不止。余近來馳書親友。亦多以此相戒。蓋其毒不減。砒霜鴆酒。不過其來也漸。人自不自覺耳。戒烟丸係攻補並用。攻者所以蕩滌其渣滓。消融其穢濁。補者所以培養其元氣。堅固其精神。兩者並行。而後始可免於流弊。現余已示諭全省。限吸食鴉片者。一月內自投官廳報告。購丸服用。三月後再呈稟官廳。報告情況。予以自新之路。不爲已甚之舉。如至死不悟者。則從嚴究辦。決不姑息。現此丸發行後。購服者已有一千餘人。獲效者竟居十分之九。天佑大清。或得因此掃除毒厲。誠國家之福。而亦蒼生之幸也。余抱此志。百折不回來書諄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此雖保身保家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況余服官已久。亦稍有閱歷。決不至鹵莽滅裂。貽身家以憂。而聖天子明燭萬里。八聰四

達苟非自行獲咎。亦不致殃及其身。此堪請夫人放懷者也。故鄉烟風熾否。戒烟丸聞亦有發售者。如親友中有吸食者。可速勸其購服。速除惡癖。勿貽後悔。吾家子弟。尤宜力戒。長兒月內當可抵家。如延至初十以後。次兒可不必來粵。姑俟明春天氣暖時。再行啓程可也。風雪交加。客行非宜。余在署雖覺寂寞。然尙無妨。今吾兒於此嚴寒天氣。跋涉千里。甚不放心。想夫人亦必心中有所不忍也。父母愛子。無微不至。人子對於父母。不知有如此否。元撫手示。

林則徐與族弟芝汀書

茲值大汛。襄河隄工。保障數十縣人民財產。我弟宜以身作則。日夜認真籌防。則在事人員。庶不致躲懶玩忽。愚兄素不喜援用私人。惟河工關係至巨。不敢貿然委諸外人之手。素悉老弟謹慎耐勞。必能肩此重任。惟隄工遼闊。籌防若不分等次。愈覺茫無頭緒。防備難周。故宜將南北兩岸隄工。量明丈尺。細驗工程。分爲最險次險平穩三項。凡迎溜頂冲。隄前嫩灘塌盡。或對面有沙嘴挺出。以及土性沙鬆。屢築屢潰之處。列爲最險。若灘穿溜近。而河形尙順。隄雖單薄。而土性尙堅者。列爲次險。至河灘寬遠。隄堦高厚者。列爲平穩。既別等次。籌防較有把握。然此僅識目前之形勢耳。由來之歷史。亦不可不知。查襄河河底。從前深皆數丈。自陝省南山一帶。及楚北鄖陽上游之深山老林。盡行開墾。栽種包穀。山土日握日鬆。遇有發水。沙泥隨下。以致節年淤墊。自漢陽至襄陽。愈上而河愈淺。兼之漢水性善曲。一里之近。竟有紆迴數折者。此岸坐灣。則彼岸受敵。正溜既猛。卽迴溜亦狂。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無二年不報漫潰。惟所潰三起。受患輕重各有不同。潰在下游者輕。上游者重。潰在支隄者輕。正隄者重。所以籌防宜注重上游。與正隄也。如漢川以下。爲

漢濱尾閘。本不設隄。謂之廠。自此而上。沔陽高於漢川。潛江。天門。高於沔陽。京山。鍾祥。又高於天門。潛江。設使上游失事。如頂灌足。卽成巨災。今年五月中旬。水漲甚驟。幾於漫隄。幸愚兄上年閱視襄河。上游隄工。皆加厚釘樁。本屆幸得保全。其報潰之白魚垸。長湖垸。一係下游。一係支隄。故災害較輕。現在長湖垸已補築完竣。白魚垸既已釘樁。我弟宜督催該地業民。搶築目前水勢。雖稍落。猶恐秋汛復漲。禾稼在地。守護又宜格外認真。而最要之點。莫如鍾祥京山交界處之隄工。我弟當移駐王家營。其地有黃州府通判周存義創建之石壩三道。十餘年來。捍禦極爲得力。現宜挑溜護隄。將該石壩加倍高寬。益臻鞏固。庶足以阻障狂瀾。更有京山第五段之張家口。與鍾祥第三工之萬佛寺。隄身壁立。均極險要。我弟宜督同該府縣估辦護壩。并相勢築做盤頭。於迎溜各段。拋填堅大塊石。務必斜長入水。追壓到底。方足以資禦護也。愚兄繫念河防。爲百萬生靈之身家性命所倚託。不憚將籌防計劃。絮聒以告。望我弟明辨而篤行之。緊要工程。宜常臨監察。至要至要。

林則徐示子書三首

大兒知悉。父自五月十一日動身赴廣東。沿途經五十餘日。今始安抵羊城。風濤險惡。不可言喻。唯平心靜氣。或默背五經。或返躬思過。故雖顛簸不堪。而精神尙好。因思世途險巇。不亞風濤。入世者苟非先胸有成竹。立定脚跟。必不免爲所席捲以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擇友之道。應爾也。若於世事。則應息息謹慎。步步爲營。若才不逮。而思邀幸。或力不及。而謀躐等。又或胸無主宰。盲人瞎馬。則禍患之來。不旋踵矣。此爲父五十年閱歷。有得之談。用以切囑吾兒者也。汝母汝弟。身體聞均安好。汝二弟且極用功好學。父聞之心爲

一快。客居在外。饑飽寒暖。須時加調護。友朋應酬。雖不可少。而亦要有限制。批閱公牘。更宜仔細。切不可假手他人。對於長官。尤應恭順小心。卽同僚之間。亦應虛心和氣。爲父作官三十年。未嘗以疾言遽色加人。吾兒隨父久。當亦目覩之也。閒是閒非。不特少管。更應少聽。一有差池。不但殃及汝身。卽爲父亦有不測也。慎之慎之。

字諭汝舟兒知悉。接來信。知已安然抵家。甚慰。母子兄弟夫婦。三年隔別。一旦重逢。其快樂當非尋常人所可言喻。今將新歲矣。辛盤卯酒。團圓樂敘。亦家庭間一大快事。父受恩高厚。不獲歲時歸家。上拜祖宗。下蓄妻子。根觸爲何如。唯有努力報國。以上答君恩耳。官雖不做。人不可不做。在家時。應閉戶讀書。以期奮發。一旦用世。庶不致上負高厚。下玷祖宗。吾兒雖早年成功。折桂探杏。然正皇恩浩蕩。邀幸以得之。非才學應如是也。此宜深知之。卽爲父開八軒。握秉衡。亦半出皇恩之賜。非正有此才力也。故吾兒益宜讀書明理。親友雖疎。問候不可不勤。族黨雖貧。禮節不可不慎。卽兄弟夫婦間。亦宜盡相當之禮。持盈乃可保泰。慎勿以作官驕人。而用力之要。尤在多讀聖賢書。否則卽易流於下。古人仕而優而學。吾兒仕尙未優。而可夜郎自大。棄書不讀哉。次兒今歲可不必來。風雪嚴寒。道途跋涉。實足令爲父母者不安。姑俟明春三月再來。未遲。吾兒更可不必來。家有長子曰家督。持家事。母正吾兒應爲之事。應盡之職。毋庸舍彼來此也。父身體甚好。入冬後。曾服補藥一帖。精神尙健。飲食起居。亦極安適。毋念。

二兒知悉。接來書。知大兒已有家書寄家。本月底可以動身。下月底可以回里。辛盤卯酒。一享天倫之樂。甚善。但何以父處尙未有信來。豈中途有遺失耶。自大兒出門後。家中無人主持。汝母雖明達賢慧。然究係女

流。外事仍不便過問。大兒回家後。父可釋然矣。大兒前來信云。將來粵。此大可不必。彼出門三載。定省久曠。此次回家後。正可上以孝事母。下以友撫弟。卽夫婦之間。亦得唱隨之樂。何必行裝甫卸。便惘惘出門。唯吾兒在家已久。前以大兒在外。家中老母無人侍奉。故留汝在家。今大兒已回。汝便可來粵。一省老父。以盡人子孝養之責。况吾兒年雖將立。而居家日久。未識世途。讀書貴在用世。徒讀死書而全無閱歷。亦豈所宜。汝兄閱歷深。而才學薄。雖折桂探杏。而實學實淺。居京三年。所學者全官場習氣。根柢未固。斧斤已來。故囑其告假回籍。事親修學。以爲後日實用之資。吾兒讀書固不多。而世道更爲茫然。古人游學並重。誠爲此也。一俟大兒回家後。吾兒卽可來粵。閩粵海道。相去甚邇。卽走漳州陸路。亦半月可達。長兒事母。次兒事父。較之各處一方者。實勝多多也。此間名師又多。吾兒來後。更可問業請益。以廣智識。慎勿貪戀家園。不圖遠大。男兒蓬矢桑弧。所爲何來。而可如婦人女子之縮屋稱貞哉。况汝父已年近六旬。一人在外。倍覺淒涼。兒輩忍心。而可定省久缺。戀家鄉以自娛乎。臚鼓聲裏。當倚閭以望汝來也。汝母女嫂。身體均安否。汝弟年幼。當隨時督率。勿令荒嬉。明春科試。務須應考。吾兒亦宜努力用功。光陰可貴。勿自暴棄。父在署。身體甚佳。唯公事太忙。精神覺不似前。髮亦漸星星。故亟望吾兒來此。以娛晨昏。

會國藩上祖父母書

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規復各省。封毅勇侯。以大學士兩江總督卒於官。謚文正。所著有會文正全集。

孫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四孫發第二號信。不知已收到否。孫身體平安。孫婦及曾孫男

女皆好。孫去年臘月十八會寄信到家。言寄家銀一千兩。以六百爲家中還債之用。以四百爲餽贈親族之用。其分贈數目。另載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專之義也。後接家信。知兌嘯山百三十千。則此銀已虧空一百矣。頃聞曾受恬丁艱。其借銀恐難遽完。則又虧空一百矣。所存僅八百。而家中舊債尙多。餽贈親族之銀。係孫一人愚見。不知祖父母父親叔父以爲可行否。伏乞裁奪。孫所以汲汲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二則各親戚家。皆貧而老者。今不略爲飲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舅曾祖彭王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欲餽贈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尙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爲。後必悔之。此二者。孫之愚見如此。然孫少不更事。未能遠謀。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孫斷不敢擅自專權。其銀待歐陽小岑南歸。孫寄一大箱。衣物銀兩。概寄渠處。孫認一半車錢。彼時再有信回。孫謹稟。

曾國藩上父母書二首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十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內呈堂上信三頁。覆諸弟信九頁。教四弟與厚二。從汪覺庵師。六弟九弟到省。從丁秩臣。諒已收到。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初三交。彭山峴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尙覺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誕。男不克在家慶祝。心尤依依。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弟來信。卽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諸弟卽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

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比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即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專擅。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園。時有耽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怫鬱難申。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傅。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含意不申。故從而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懼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驚而怪之。謂兩弟到衡陽。兩弟到省。何其不知艱苦。擅自專命。殊不知男爲兄弟和好起見。故復縷陳一切。並恐大人未見。四弟六弟來信。故封還附呈。總願堂上六位大人。俯從男等三人之請而已。伏讀手諭。謂男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謹稟。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七日接讀第五第六兩號家書。喜堂上各老人均安康。家事順。

遂無任歡慰。男今年不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招損。亢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至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頻邀非分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極盛矣。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懼。不敢求分外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家平安。卽爲至幸。萬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以男不得差。六弟不中爲慮。則大慰矣。況男三次考差。兩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場。年紀尙輕。尤不必掛心矣。同縣黃正齋鄉試當外簾差。出闈卽患痰病。時明時昏。男癩疾近日大好。頭面全看不見。身上亦好了九分。十八生女。男婦極平安。惟體太弱。滿月當大補養。在京一切。男自知謹慎。八月二十三日。摺差處發第十四號信。二十七日。周縵雲處寄壽屏。發十五號信。九月十二日。善化鄭七處寄誥封卷六十本。發第十六號信。均求查收。男謹稟。

曾國藩與諸弟書九首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有甚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已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著實靜養。擬搬進城內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尙未找得。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著。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予於八股絕無實學。雖感諸君獎許之慰。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

子居家懶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課以磨厲考具。或不至臨場窘迫耳。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亦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竇蘭泉者。好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竇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竇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瀰滿者。即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即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寫至此。接待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

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不得，窮通由天，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竝鶯，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別後又拳拳不忘。想見老輩愛才之篤，茲將詩并予送詩附閱，傳播里中，使共知此老爲大君子也。予有

大銅尺一方。屢尋不得。九弟已帶歸否。頻年寄黃英白菜子。家中種之好否。在省時已買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來并祈詳示。

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測。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鄭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在長沙時。曾未道及彭山岷。何也。又爲祖母買皮襖。極好極好。可以補吾之過矣。觀四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

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卽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卽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卽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卽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卽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尸。以敬身之體。卽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卽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卽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卽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

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鈔幾葉付回也。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僂。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資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怨甚。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

嫌矣。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歐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有大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卽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摹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驢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有所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闡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

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諷親於道。不可疵議細節。兄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誹。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歐陽牧雲并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并代我磕頭請罪。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蹤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頁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

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旣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麤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卽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辨駁見長耳。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庵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鴈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能言之。及至去秋。

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即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回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弟云能自爲計。則兄竊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雲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准付銀念兩至金竺虔家。以爲六弟九弟省城讀書之用。竺虔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雲仙。凌笛。孫芝房。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俞岱。青陳堯農。陳慶覃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聞有丁君者。名敍忠。號秩臣。長沙廩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即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爲介紹。執贄受業。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旣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來信以進京爲上策。以肄業城南爲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去來太速。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即我稟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甚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目前且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牧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話太直乎。九弟總須立志讀書。季弟一切皆須聽兄話。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

六弟九弟左右。三月八日接到兩弟二月十五所發信。信面載第二號。則知第一號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

渠云並未到京。恐尙在省未發也。以後信宜交提塘掛號。不宜交摺差弁。反致差錯。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一係十月十六日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圓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再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尙有懸掛者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誠不啻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脣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族戚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者。毋亦擬阿兄於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兄已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況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

爲可乎。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爲識微之妄談。蘭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缺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其家之苦況。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隆厥禮。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道。兄贈之獨豐。則猶徇世俗之見也。楚善叔爲債主逼迫。搶地無門。二伯祖母嘗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夜來淚注地。溼圍徑五尺也。而田貨於我家。價旣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歎久之。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實命之不猶者矣。丹閣叔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況。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一項。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十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待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嗣。而菹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旦移其菹於彼二房。而移其枯於我房。則無論六百。即六兩亦安可得耶。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槁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孰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回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歿。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視王姑之意也。騰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庵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嗇。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諸弟生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尙好。以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

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饑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嗇順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嘗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嗇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之尤嗇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知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旣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旣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旣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意。時時欲置辦衣物。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闔之間。此是缺陷。吾弟常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躋余之言也。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日。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年事一切銀錢數敷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銀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

亦不甚了了。不知所究係何項。未完尙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七外祖百兩。朱嵐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耒陽本家之帳。則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尙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畫。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千餘金。若兄早知之。亦斷不肯以四百贈人矣。如今信去已閱三月。餽贈族戚之語。不知鄉黨已傳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嗇吝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誚。此兄讀兩弟來書。所爲躊躇而無策者也。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朱嘯山曾受恬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饋贈之項。聽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或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卽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卽以此信示之。庶不悖於過則歸己之義。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尼沮。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苦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

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攷墨卷。汨沒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卽通衆藝。通於藝。卽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知數搖搖無着。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卽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外附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吾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勿諉。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

讀熟讀書十葉

熟讀書

看應看書十葉

易經

習字一百

詩經

數息百八

史記

記過隙影記日記

明史

記茶餘偶談一則

屈子

右每日課

莊子

逢三日寫回信

杜詩

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

韓文

右月課

應看書

不具載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家信。報升任禮部侍郎之喜。廿六日發第三號信。皆由摺差帶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喬心農處寄第四號信。計託帶銀七十兩。高麗參十餘兩。鹿膠二斤。一品頂帶三枚。補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轉至湖南。大約須五月端午前後。乃可到長沙。予尚有寄蘭姊蕙妹及四位弟婦江綢棉外褂各一件。做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前喬心農太守行時。不能多帶。茲因陳竹伯新放廣西左江道。可於四月出京。擬即託渠帶回。澄弟岳陽樓記。亦即託竹伯帶回家中。二月初四澄弟所發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則至今未接到。據二月四日書云。前信著劉一送至省城。共二封。因歐陽家鄧星階曾廚子各有信云云。不知兩次摺弁。何以未見帶到。溫弟在省時曾發一書與我。到家後未見一書。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此書遺失。我心終耿耿也。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我不爲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來書。言溫弟鼎力

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鬪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

思焉。去年所寄親戚各項。不知果照單分送否。杜蘭溪爲我買皇清經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京寓一切平安。紀澤書經讀至罔命。二兒甚肥大。易南谷開復原官來京引見。聞左青士亦開復矣。同鄉官京中者。諸皆如常。餘不一。

季沉弟左右。沉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陵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

沉弟左右。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懼。確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爲然。卽余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卽相火也。虎卽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僅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窒慾。卽降龍也。所謂懲忿。卽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彊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彊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彊。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彊以勵志。則日進

無疆矣。

沉弟左右。鄂署五福堂有回祿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思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做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做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會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鑑。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

澄兩弟左右。屢接弟信。并閱弟給紀澤等諭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忽忽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沉弟夫婦病而速痊。亦屬可慰。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會以養生六事勗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脚。一曰胸無惱

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習威儀。強筋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又曾以爲學四事。勗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并進。則志強。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以此教誡子姪。爲要。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腳腫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異也。

曾國藩與子紀澤書二首

字諭紀澤。八月一日。劉曾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并薛曉帆信。時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爲慰。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沖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

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卻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復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囑

字諭紀澤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崢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余近日瘡癬大發與去年九月相等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尙多積閣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曾國藩與子紀鴻書

字諭紀鴻兒家中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尙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尙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會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曾國藩赴津與二子書

余卽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外人焚毀教堂一案。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化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胥吏擇要抄錄。今已鈔一半多。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與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中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蕤齋鈔錄頗好。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充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爲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

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左。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澈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

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附伎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倚伏。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伎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屨。志亢神愈怏。歲燠有時寒。月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愁。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嗟嘆。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

曾國藩示子姪日課四條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

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卽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待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

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躓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旦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

自勗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國藩與姪紀瑞書

字寄紀瑞姪。左右。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尙餘九十九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余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廕生尙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卽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廕生爲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益爲門戶之光。紀官聞甚聰慧。姪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左宗棠與子書七首

宗棠字季高。湘陰人。道光舉人。洪楊事起。以四品京堂統軍。累官至兩江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開拓陝甘西北疆域。建新疆省。卒諡文襄。有盾鼻餘瀋及奏議等書。

字諭霖兒知之。閱爾所寫請安帖子。字畫尙好。心中歡喜。爾近來讀小學否。小學一書。是聖賢教人作人的。

樣子爾讀一句。須要曉得一句的解。曉得解。就要照樣做。古人說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長。待昆弟朋友夫婦之道。以及灑掃應對進退喫飯穿衣。均有現成的好榜樣。口裏讀著者一句。心裏就想著者一句。又看自己能照者樣做否。能如古人。就是好人。不能就不好。就要改。方是會讀書。將來可成就一箇好子弟。我心裏就歡喜者。就是爾能聽我教。就是爾的孝。早眠早起。讀書要眼到。莫看錯。口到。含糊。心到。放過。寫字端身正坐要懸大腕大指節要凸起。五指爪古要用勁要愛惜筆墨紙。溫書要多遍數想解。讀生書要細心聽解。走路喫飯。穿衣說話。均要學好。樣。也有古人的樣子。也有今人的樣子。揀好的就學。此紙可粘學堂牆壁。日看一遍。

孝威寬知之。我於廿八日開船。是夜泊三汊磯。廿九日泊湘陰縣城外。三十日即過湖抵岳州。南風甚正。舟行順速。可毋念也。我此次北行。非其素志。爾等雖小。當亦略知一二。世局如何。家事如何。均不必爲爾等言之。惟刻難忘者。爾等近年讀書。無甚進境。氣質毫未變化。恐日復一日。將求爲尋常子弟。不可得。空負我一片期望之心耳。夜間思及。輒不成眠。今復爲爾等言之。爾等能領受與否。我不能強。然固不能已於言也。讀書要目到。口到。心到。爾讀書。不看清字畫。偏旁不辨。明句讀不記。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齒五音。並不清晰。伶俐。蒙籠含糊。聽不明白。或多幾字。或少幾字。祇圖混過。就是口不到也。經傳精義奧旨。初學固不能通。至於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用心體會。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虛字審其神氣。實字測其義理。自然漸有所悟。一時思索不得。即請先生解說。一時尙未融釋。即將上下文或別章別部義理相近者。反復推尋。務期了然於心。了然於口。始可放手。總要將此心運在字裏行間。時復思繹。乃爲心到。今爾等讀書。總是混過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處。心中胡思亂想。全無收斂歸著之

時悠悠忽忽。日復一日。好似讀書是答應人家工夫。是欺哄人家掩飾人家耳目的勾當。昨日所不能者。今日仍是不能。去年所不能者。今年仍是不能。不能。孝威今年十五。孝寬今年十四。轉眼就長大成人矣。從前所知所能者。究竟能比鄉村子弟之佳者否。試自忖之。讀書作人。先要立志。想古來聖賢豪傑。是我者般年紀時。是何氣象。是何學問。是何才幹。我現在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送我讀書延師訓課。是何志願。是何意思。我那一件可以對父母。看同時一輩人。父母常背後誇贊者。是何好樣。斥詈者。是何壞樣。好樣要學。壞樣斷不可學。心中要想箇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學好。事事要學好。自己壞樣。一概猛省。猛改。斷不許少有回護。斷不可因循苟且。務期與古時聖賢豪傑。少小時志氣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入恥笑。志患不立。尤患不堅。偶然聽一般好話。聽一件好事。亦知歆動羨慕。當時亦說我要與他一樣。不過幾日幾時。此念就不知如何銷歇去了。此是爾志不堅。還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業不能做成。陶桓公有云。大禹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古人用心之勤如此。韓文公云。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凡事皆然。不僅讀書。而讀書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藝及醫學農學。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曉。至吾儒讀書。天地民物。莫非已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須融澈於心。然後施爲有本。人生讀書之日。最是難得。爾等有成與否。就在此數年上見分曉。若仍如從前悠悠過日。再數年依然故我。還能冒讀書名色。充讀書人否。思之。思之。孝威氣質輕浮。心思不能沈下。年踰成童。而童心未化。視聽言動。無非一種輕揚浮躁之氣。屢經諭責。毫不知改。孝寬氣質昏惰。外蠢內傲。又貪嬉戲。毫無一點好處。開卷便昏昏欲睡。全不提醒振作。一至偷閒頑耍。便覺分外精神。年已十四。而詩文不知何物。字畫又醜劣不堪。見人好處。不知自愧。真不知將來作何等人物。

我在家時常訓督。未見悛改。今我出門。想起爾等頑鈍。不成材料。光景心中片刻不能放下。爾等如有人心。想爾父此段苦心。亦知自愧自恨。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親朋中子弟佳者頗少。我不在家。爾等在塾讀書。不必應酬交接。外受傳訓。入奉母儀可也。讀書用功。最要專一。無間斷。今年以我北行之故。親朋子姪來家送我。先生又以送考耽誤工課。聞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館。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者。又去月餘矣。若夏秋有科考。則忙忙碌碌。又過一年。如何是好。今特諭爾自二月初一日起。將每日工課。按月各寫一小本。寄京一次。便我查閱。如先生是日未在館。亦即注明。使我知之。屋前街道。屋後菜園。不准擅出行走。如奉母命出外。亦須速出速歸。出必告。反必面。斷不可任意往來。同學之友。如果誠實發憤。無妄言妄動。固宜引爲同類。倘或不然。則同齋割席。勿與親暱爲要。家中書籍。勿輕易借人。恐有損失。如必須借看者。每借去則黏一條於書架。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書。以便隨時向取。庚申正月三十日。

孝威知之。接臘月初十日稟。知家中清吉。爾兄弟姊妹均好。甚爲欣然。爾年已漸長。讀書最爲要事。所貴讀書者。爲能明白事理。學作聖賢。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學優之君子。卽不得科第。亦自尊貴。若徒然寫一筆時派字。作幾句工緻詩。摹幾篇時下八股。騙一個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究竟是甚麼人物。爾父二十七歲以後。卽不赴會試。祇想讀書課子。以綿世澤。守此耕讀家風。作一箇好人。留些榜樣與後輩看而已。生爾等最遲。盼爾等最切。前因爾等不知好學。故嘗以科名歆動爾。其實爾等能向學作好人。我豈望爾等科名哉。來書言每日作文一篇。三六九日作文兩篇。雖見爾近來力學。遠勝從前。然但想赴小試做秀才。志趣尙非遠大。且爾向來體氣薄弱。自去春病後。形容憔悴。尙未復元。我與爾母每以爲憂。爾亦知之矣。讀書能令

人心曠神怡。聰明強固。蓋義理悅心之效也。若徒然信口誦讀。而無得於心。不但毫無意趣。且久坐傷血。久讀傷氣。於身體有損。徒然揣摩時尙腔調。而不求之於理。如戲子演戲一般。上台是忠臣孝子。下台仍一賤漢。且描摹刻畫。鈎心鬥角。徒耗心神。尤於身體有損。近來時事日壞。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於專心做事。時下科名之學者多。留心本原之學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到一旦大事當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反不如鄉里粗才。尙能集事。尙有擔當。試看近時人才。有一從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見庸下。此我閱歷有得之言。非好罵時下自命爲文人學士者也。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深思。務在從容涵泳。以博其義理之趣。不可只做苟且草率工夫。所以養心者在此。所以養身者在此。府試院試。如尙未過。卽不必與試。我不望爾成箇世俗之名。只要爾讀書明理。將來做一箇好秀才。卽是大幸。軍中事多。不及詳示。因爾信如此。故略言之。李貴不耐勞苦。來營徒多一累。其人不能學好。留之家中。亦斷不可。我寫信與郭二叔。求他轉薦地方可也。家中大小事件。亦宜留意。家有長子曰家督。爾責非輕。長一歲年紀。須增一歲志氣。須去盡童心。爲要。

孝威知悉。前日寄一函。由郭二叔轉遞。甫發數時。卽接中丞及郭二叔書。知閏月初六日榜發。爾竟倖中第三十二名。且爲爾喜。且爲爾慮。古人以早慧早達爲嫌。晏元獻楊文和李文正。千古有幾。其小時了了。大來不佳者。則已指不勝屈。吾目中所見。亦有數人。惟孫芝房侍講。稍有所成。然不幸中年齋志。亦頗不如當年所期。其他更無論也。天地間一切人與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毀。以其氣未厚積而先洩也。卽學業亦何獨不然。少時苦讀玩索而有得者。皓首猶能暗誦無遺。若一讀卽上口。上口卽不讀。不數月卽忘之矣。爲其

易得故易失也。爾才質不過中人。今歲試輒高列。吾以爲學業頓進耳。頃閱所呈試草。亦不過爾爾。且字句間亦多未妥適。豈非古人所謂暴得大名不祥乎。爾宜自加省懼。斷不可稍涉驕亢。以貽我憂。硃卷自宜刻印。分呈宗族親友。有送賀儀者。無論輕重。一概受之。寫簿確記。遇有慶弔之事。照數酬答。詩文均請伯父改正。免人批評。此信到時。想已見過主考房師矣。主考房師別號姓名。可問明告知。以便作信謝之。我家雖寒薄。然外人必不體諒。太涉菲薄。似不近情。祇好勉強應付。一切問郭二叔李仲雲便得主意。硃卷履歷。自須刻之。自我曾祖仁鄉公以下。至我父母。均已咨請封典。京官任內加一級。則從二品也。本文名字亦宜詳載。新例中式後。必赴京覆試。爾年尙小。難受北道風霜之苦。且學業平平。明歲仍不須赴都會試。查京官三品以上子弟得舉。應具摺謝恩。但未知外官何如。如必須具摺。我擬即將暫不能赴都。隨侍軍營。以便教訓之意。入告。或邀俞允。爾昨鈔錄闈作。字畫潦草太甚。且多錯落。又未習行書。隨意亂寫。致難認識。殊不喜之。嗣後斷宜細心檢點。舉筆不可輕率也。謁祠掃墓之禮。自不可缺。族間光景甚苦。公項已無存留。一切可自備之。以數十緡爲度。祠中可貼一揮。奉到浙江大營來諭。明歲且緩北上。凡宗族親黨惠贈程儀者。概不敢領。孝威白庶免人家預備。謁祠展墓禮畢。卽赴湘潭外家。謁外祖母及各尊長。來往以十日爲度。長沙諸親友處。親送硃卷。數日了之。此外可無須酬應。硃卷以數十本爲度。官場不必送卷。同年須酬應者。自宜周到。但非其人不可親暱。近來習俗最重同年。其實皆藉以廣結納耳。我素不取。當得意時。最宜細意檢點。斷斷不準稍涉放縱。人家當面奉承你。背後卽笑話你。無論稠人廣衆中。宜收斂靜默。卽家庭骨肉間。一開口。一舉足。均當敬慎出之。莫露輕肆故態。此最要緊。今年秋初吳都司歸。曾寄薪水銀二百兩。此次未免又增一番用度。除

卻應用各項不宜太省。此外衣服等事，概宜節之又節。免我遠地牽累，如實不敷，亦只準再寄百兩。兵已缺餉七月，我豈可多寄銀歸耶？爾母病體稍愈否？衰老之年，藥餌不可缺。近因省錢，故不服補劑。爾等當亦有所窺，省卻閒錢，或可供藥餌之資耳。

孝威知之。二十日接爾前月晦日一書，得悉一切。試卷刷印一千五百本，未免太多。履歷多未詳確。我保同知銜知縣後，曾保同知直隸州，非虛銜也。特旨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後又奉特旨以三品京堂補用，並特賞多珍。然後補授太常寺卿，督辦浙江軍務，補授浙江巡撫。凡此履歷，皆應詳載。數典不可忘祖，豈可忘乃父乎？又吾父母之得四品封，是奉旨賞給，與尋常覃恩例得者不同。應載明特恩，誥贈朝議大夫，誥贈恭人。方昭核實。國恩家慶，未可忽也。吾以婞直狷狹之性，不合時宜，自分長爲農夫，以沒世。遭際亂離，始應當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圍城。初意亦祇保衛桑梓，未敢侈談大局也。文宗顯皇帝以中外交章論薦，始有意乎其爲人。凡兩湖之人及官於兩湖者，入見無不垂詢及之。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駭曾胡之保，則已在聖明洞鑒之後矣。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訟其寃者。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其奏疏直云：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某人。於是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咸豐六年，給諫宗君稷辰之薦舉人才，以我居首。咸豐十年，少詹潘君祖蔭之直糾官文，皆與吾無一面之緣。無一字之交。宗蓋得聞之嚴丈仙舫，潘蓋得聞之郭仁先也。郭仁先與我交稍深。咸豐元年，與吾邑人公議，以我應孝廉方正制科。其與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語。宗疏所稱，則嚴仙舫丈親得之長沙城中，及武昌城中者，與吾共患難之日多。故得知其詳。兩君直道如此，卻從不於我處

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誼非近人所有。而宗潘之留意正人。見義之勇。亦非尋常可及矣。吾三十五歲而生爾。爾生七歲。吾入長沙居戎幕。雖延師課爾。未及躬親訓督。我近事爾。亦不及周知。宜多謬誤。茲略舉一二示之。二伯所言。不願姪輩有執袴氣。此語誠然。兒輩當敬聽勿違。永保先澤。吾家積代寒素。先世苦況。百紙不能詳。爾母歸我時。我已舉於鄉。境遇較前稍異。然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狀。未嘗不泣下霑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時在小淹館中。曾作詩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貧苦之狀。有四句云。研田終歲營兒餽。糠屑經時當夕飧。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齧菜根。至今每一飆詠及之。猶悲愴不能自己。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縵袍。冀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豐。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折盡耳。古人訓子弟以齷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則更宜有進於此者。菜根視糠屑。則已爲可口矣。爾曹念之。忍效執袴所爲乎。更有一語屬爾。近時聰明子弟。文藝粗有可觀。便自高位置於人多所凌忽。不但同輩中無誠心推許之人。卽名輩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舉止輕脫。疏放自喜。更事日淺。偏好縱言曠論。德業不加進。偏好聞人過失。好以言語侮人。文字譏人。與輕薄之徒。互相標榜。自命爲名士。此近時所謂名士氣。吾少時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讀書。又得師友箴規之益。乃少自損抑。每一念及。從前倨傲之態。誕妄之談。時覺慚赧。爾母或笑舉前事相規。輒掩耳不欲聽也。昔人有云。子弟不可令看世說新語。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此言可味。爾宜戒之。勿以爾父少年舉動爲可效也。至子弟好交結淫朋逸友。今日戲場。明日酒館。甚至嫖賭鴉片。無事不爲。是爲下流種子。或喜看小說傳奇。如會真記。紅樓夢等。誨淫長惰。令人損德喪恥。此皆不肖之尤。固不必論。吾以德薄能淺之人。忝竊高位。督師十月。未能克一郡。救一方。上負朝廷。下

孤民望。爾輩聞吾敗固宜憂。聞吾勝不可以爲喜。既奉撫浙之命。則浙之土地人民皆責之我。既奉督辦之命。則東南大局亦將與有責焉。有見過之時。無見功之日。每詠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詩。不知何時始釋此重負也。爾輩若稍存一矜夸之心。說一高興之話。祇增我恥。亦當知之。明年既定負笈入山。從伯父讀書。可將此帖別寫一通。攜之案頭。時加省覽。如日與我對。庶免我憂。此帖亦宜與潤兒及癸叟世延傳觀。并各鈔一分。俾悉我意。

霖兒知悉。郭叔處遞到爾前後兩書。一切俱悉。所論重經濟而輕文章。亦有所見。然文章亦談何容易。且無論古之所謂文章者何若。卽說韓柳歐蘇之古文。李杜之詩。皆盡一生聰明學問。然後得以名世。古今能幾及者。究有幾人。又無論此等文章。卽八股文排律詩。若要作得妥當。語語皆印心而出。亦一代可得幾人。一人可得幾篇乎。今之論者。動謂人才之不及古昔。由於八股誤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詬病。我現在想尋幾個八股人才。與之講求軍政。學習吏事。亦了不可得。間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較之他人。尙易入理。與之說幾句四書。說幾句大注。卽目前事物。隨時指點。是較未讀書之人。容易開悟許多。可見眞作八股者。必體玩書理。時有幾句聖賢話頭。留在口邊。究是不同也。小時志趣要遠。大高談闊論。固自不妨。但須時時返躬自問。我口邊是如此說話。我胸中究有者般道理否。我說人家作得不是。我自己作事時。又何如。卽如看人家好文章。亦要子細去尋他思路。摩他筆路。仿他腔調。看時就要著想。要是我做者篇文字。必會是如何。他卻不然。所以比我強。先看通篇。次則分起。節節看下去。一字一句。都要細心體會。方曉得他的好處。方學得他的好處。亦是容易的。心思能如此用慣。則以後遇大小事到手。便不至粗浮苟且。我看爾喜看

書卻不肯用心。我小來亦有此病。且曾自誇日力之捷。究竟未曾子細。了無所得。爾當戒之。子弟之資分。各有不同。總是書氣不可少。好讀書之人。自有書氣。外面一切嗜好。不能誘之。世之所貴讀書寒士者。以其用心苦。讀書境遇苦。寒士可望成材也。若讀書不耐苦。則無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則無所成就之人。我在軍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檢點。總覺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方知陸清獻公詩。老大始知氣質駁一句。真是閱歷後語。少年志高言大。我最歡喜。卻愁心思一放。便難收束。以後恃才傲物。是己非人。種種毛病。都從此出。如學生荒疏之後。看人好文章。總覺得不如我。漸成目高手低之病。人家背後訕笑。自己反得意也。爾當識之。

霖兒覽之。接七月初十日書。具悉家中安好。新得一孫。足慰老懷。是月克孝豐。可名之豐孫。所以志也。乳足則無須雇用乳母。不可過於愛之。吾家本寒素。爾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嘔聲不絕。臍爲突出。至今腹大而臍不深。吾母嘗言育我之艱。嚼米爲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猶如聞其聲也。爾生時。吾家已小康。亦未雇乳媪。吾蓋有念於此。少雲欲以第六女配豐孫。爾母欲俟十歲後再議。此甚有見。十歲後男女俱長。吾如尙在。當爲訂之。壬叟入學。最爲可喜。爾伯父望子甚切。而壬僅中人之資。得此固可塞責耳。試館明歲可改造。義學明歲可舉行。究竟需錢若干。如何規畫。爾來書不一言及。何耶。義學之外。尙須添置義莊。以贍族之鰥寡。孤獨。擴充備荒。穀以救荒年。吾苦力不贍耳。帶兵五年。不私一錢。任疆圻三年。所餘養廉。不過一萬數千金。吾尙擬繳一萬兩作京餉。則存者不過數千兩已耳。浙事了後。當赴閩一行。以一年度之。尙可餘廉泉數千。當請覲北上。卽決計乞休耳。約略言之。俾爾知自爲計。爾意必欲會試。吾不爾阻。其實則帖括之學。亦無害於

學問且可藉此磨礱心性。祇如八股一種。若作得精切妥愜。亦極不易。非多讀經書。博其義理之趣。多看經世有用之書。求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當於人心也。爾初學淺嘗。固宜其視此太易。今歲並未見爾寄文字來。閱字畫亦無長進。可見爾之不會用心讀書。不留心學帖。乃妄意倖博科第。以便專心有用之學。吾所不解。曾記馮鈍吟先生有云。小時志大言大。父師切勿抑之。此爲庸俗父兄之拘束佳子弟者言也。若爾之性質不踰中人。而我之教汝者。並不在科第之學。自不得以此例之。且爾欲爲有用之學。豈可不讀書。欲轟烈烈作一個有用之人。豈必定由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猶一舉人。不數年位至督撫。亦何嘗由進士出身耶。當其未作官時。亦何嘗不爲科第之學。亦何嘗以會試爲事。今爾欲急赴會試。以博科名。若倖得科名。以便爲有用之學。視讀書致用爲兩事。吾所不解也。大約近日頗事游嬉。未嘗學問。故不覺言之放曠如此。爾欲由湖南赴京。亦聽爾之便。吾以五年未見爾。故欲爾來浙。卽由浙進京。已遣袁升帶銀歸。並請余三伯挈爾同行。此信初月底可到。到時爾自定主意。

左案棠姪書

癸叟姪覽之。郭意翁來。詢悉二十四日嘉禮告成。凡百順吉。我爲欣然。爾今已冠。且授室矣。當立志學作好。人苦心讀書。以荷世業。吾與爾父漸老矣。爾於諸子中年稍長。姿性近於善良。故我之望爾成立尤切。爲家門計。亦所以爲爾計也。爾其敬聽之。讀書非爲科名計。然非科名不能自養。則其爲科名而讀書。亦人情也。但旣讀聖賢書。必先求識字。所謂識字者。非僅如近世漢學云云也。識得一字。卽行一字。方是善學。終日讀書。而所行不逮一邨農野夫。乃能言之鸚鵡耳。縱能掇巍科。躋通顯。於世何益。於家何益。非惟無益。且有害。

也。馮鈍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長者；得一貴仕，不如得一良農。文人得一時之浮名，長者培數世之元氣，貴仕不及三世，良農可及百年。務實學之君子，必敦實行，此等字識得數個足矣。科名亦有定數，能文章者得之，不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無行誼者亦得之，均可得也。則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當立，爾氣質頗近於溫良，此可愛也。然丈夫事業，非剛莫濟，所謂剛者，非氣矜之謂，色厲之謂，任人所不能任，爲人所不能爲，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併力赴之，無少夾雜，無稍游移，必有所就，以柔德而成者，吾見罕矣。盍勉諸！家世寒素，科名不過鄉舉，生產不及一頃，故子弟多樸拙之風，少華靡佻達之習，世澤之賴以稍存者此也。近頗連嫺官族，數年以後，所往來者，恐多貴遊氣習，子弟脚跟不定，往往欣厭失所，外誘乘之矣。惟能真讀書，則趨向正，識力定，可無憂耳。盍慎諸！一國有一國之習氣，一鄉有一鄉之習氣，一家有一家之習氣，有可法者，有足爲戒者，心識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則爲一國一鄉之善士，一家不可少之人矣。家庭之間，以和順爲貴，嚴急煩細者，肅殺之氣，非長養氣也。和而有節，順而不失其貞，其庶乎！用財有道，自奉甯過於儉，待人甯過於厚，尋常酬應，則酌於施報可也。濟人之道，先其親者，後其疏者，先其急者，次其緩者，待工作力役之人，宜從厚，償其勞，憫其微也。廣惠之道，亦遠怨之道也。人生讀書得力，祇有數年，十六以前，知識未開，二十五六以後，人事漸雜，此數年中放過，則無成矣。勉之！新婦名家子，性行之淑，可知。妃匹之際，愛之如兄弟，而敬之如賓，聯之以情，接之以禮，長久之道也。始之以狎暱者，其末必睽，待之以傲慢者，其交不固。知義與順之理，得肅與離之意，室家之福永矣。婦女之志向習氣，皆隨其夫爲轉移，所謂一牀無兩人也。身出於正，而後能教之以正，此正可自驗其得失，毋遽以相責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胡雲閣先生乃吾父執友。曾共麓山研席者數年。詠芝與吾齊年生。相好者二十餘年。吾之立身行事。詠老知之最詳。其重我。非它人比也。爾今壻其妹。仍不可當鈞敵之禮。無論年長以倍。且兩世朋舊之分。重於媿姪也。尊之曰先生可矣。爾婚時。吾未在家。日間文書紛至。不及作字。暇間爲此寄爾。自附於古人醮子之義。不知爾亦謂然否。如以爲然。或所見各別。可一一疏陳之。以覘所詣也。

沈葆楨與子書五首

葆楨字翰宇。一字幼丹。侯官人。道光進士。洪楊事起。葆楨守廣信府。與夫人林氏誓以身殉。旋由林氏血書乞援於玉山鎮總兵饒廷選。城圍遂解。葆楨累官至兩江總督。並在原籍倡辦船政。練海軍以固國防。卒。謚文肅。

瑋兒知悉。本月未得家書。心甚懸念。以後無論有事與否。每月汝總寫信兩次寄來。一以知家中安否。一以觀汝寫作有無長進。信不厭詳。不可以寥寥數語了之。卽此便是學問也。凡事到手便做。不可拖延。拖延便做不成。書院甄別得名否。彤官縣試如何。齋中功課不可闕。交游尤須慎擇。至要至要。字須日日臨帖。若離帖而貌爲古。則去古益遠。我於廿四出省。今日可到貴溪。初四五當到廣信。察看彼處情形稍鬆。則不久亦當旋省也。我身體俱好。可無掛念。

瑋兒閱之。得五月初九來信。知悉一切。儉是自己的事。省事則自然省費。至外間賬目。須隨時清還。不可只圖自己便宜。忠厚非奢。刻薄非儉也。我欲汝讀書者。非急汝功名。願汝有數句聖賢言語。往來胸中。不致墮流俗惡習耳。隨時隨地。皆可讀書。我目下羽檄填委。尙未廢書也。當家亦當總其大綱。至米鹽油醋中饋事。

媳婦能之矣。

兩兒閱之。得汝十九信。知初三舉一男。喜甚。然不知其生於何時也。八哥事如係自作。其禍小。如係代其外家作。其禍愈大。兄弟中雖所見不同。然有垂涕而道之誠。亦足互相感動。我已遣人覓到平江。未知能相遇否。遇矣。亦未知其肯來否。如已到家。汝務勸其速來。四叔致我信。大哥致六哥信。互相攻訐。不遺餘力。大哥固失卑幼之道。四叔亦幾自忘其爲尊長也。然皆責人則明。至闕涉己身者。則愈掩覆愈自供。收缺。我力守不責善之戒。不欲深求。卽如去年大哥爲被人倒債。幾至喪生。我亦只暗自心傷。不便觸其所諱也。此次八哥於初二日離家。如我無所聞。則家信儘可始終抹煞。非所謂無關痛癢者耶。人生可向別人掩飾。必不可。以瞞子弟。我必有暮夜之金。爲子弟所窺見。故砥礪廉隅之說。雖令不從。汝書云。誓不蹈其故轍。努力讀書。我閱之感極涕零。雖汝能踐斯言。我不敢知。然得聞此語。我亦瞑目矣。鈺寶完姻。頗相愛悅。我心釋然。二哥來書。謂林秋坂之二世兄。年十七歲。文清儉。而卷字相貌均好。我已令其寄八字來。其家世清貧。則我所知也。汝所聞丁姓葉姓。亦可詳細查復。汝寄來賦。筆仗作意俱好。而卷軸不敷。驅遣欠講。究處太多。我求幼蓮改削。所改極精緻。汝細玩之。幼蓮極力爲我誘掖。子弟讀書。惜諸弟無能領其意者也。致用堂評點。看似空泛。諦視之。則極精審。一課能多添數白圈。便是進步處。大抵詩經於箋傳。宜申明推闡。不宜掎擊。恪遵師說。此漢儒上乘禪也。卽史記亦復如是。務逞己見。流輕薄一路。非山長所取也。雲哥天資近鈍。然兄弟中似汝兩人情意較密。宜勸其苦學。更宜多作詩賦。我便是極鈍人。苦功則百倍汝等。諄囑其勿學手談也。兩兒閱之。寄來賦稿。已令錄呈幼蓮。此題拋卻表字。都成泛語。且並無步驟。夢如亂絲。宜其不錄也。三哥納

粟有四叔主之。我可以成事不說。雲兒請命於我。是伊一片孝謹之心。我若作世故周旋。則父子天性幾乎息矣。此次所進者。孰非前次不進之人。若陳文亨等何止十戰十北。未必優到無可奈何地步。汝謂雲哥鈍耶。何曾鈍到如我。試問我讀過萬遍之書。雲哥讀過十遍否。我若照雲哥讀法。則文字未必趕得上雲哥。非於汝等故作謙辭也。祖父二十八始入學。四十六舉於鄉。我七八歲時。聞祖父三更或五更起來讀書。輒淒然淚下。此景如昨日耳。雲哥安知其不從此發憤。以收忠厚之報耶。汝與兄弟書。錯落不勝枚舉。其斂心抑氣。鞭辟近裏。勿令秀才太爲人詬病也。

兩兒閱之。得汝十九書。備悉壹是。二哥哥寄來林世兄文字。甚平弱。遜於小真。入都時當面見之。再定。先生能早上學甚好。但必學生向學。方不負先生婆心。受祿嫂之不敷用。我深知之。然我幫人。親疏厚薄。自有章程。非能令家給人足也。寡婦孤兒。亦須求自立。我轉詢不卽三舅耶。成輿可改名成鵠。丁毓琛唁函一封。可囑大哥加十千錢送去。我客冬信諄諄戒大哥。勿叫清音。乃正月十三仍蹈此轍。明知言之無益。然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深願汝等引薄德之父爲戒。鄉試在卽。收放心以痛自摩厲。兄弟互擔師友。亦一樂也。

牛作麟家訓二首

作麟甘肅通渭縣人。有牛氏家訓。

治家之道。惟乾惕爲第一義。欲存乾惕之心。須自畏天始。然而人多不能者。蓋以平日趨附逢迎者衆。漸積而養成淫心蕩志。遂以敗名節而喪身家。故知人之承奉我者。美疾也。人之凌侮我者。藥石也。夫藥石惟孤貧庸懦之人多嘗之。吾不願以此望子孫。但願於美疾之來。思所以不中其毒者。曰人不如天。人之可喜。不

如天之可畏。則乾惕之心。自不容已。庶不蹈人之所蹈。而家可長保也。我以瀕死之境。使汝兄弟不廢詩書。這是皇天引佑。祖宗積德。不可以爲常法。汝兄弟如有克肖兒孫。欲緜遠箕裘。不可不常存乃父之心。斷不可復蹈乃父之境。須是安排有素。憑藉有基。父嘗徧閱吾縣中先輩。不禁憂懼交集。一二世後。不止衣冠不繼。何吾縣風土之薄也。吾每憶此。輒生擇地而蹈之意。但此大非易事。所願與兒謀者。以人力勝地力也。志堅力勤氣浩。未有不成就者。然此可以決吾身。而不可以觀後福。後福修短。須從包涵蘊藉處觀。其分數。又日就所閱歷言之。確見得乾剛之氣多。卽後福亦厚。蓋陽剛中正。男子之道。吾儒所爭。止在中正。若陽剛所該更多。得其氣之多者。必發。但不可以輕淺粗躁爲陽剛也。今人語生業。或輒大言曰。窮何妨。此非無奈之詞。則偷惰存活者耳。蓋又出營營者下也。夫簞瓢之樂。非斯人可矯託。卽貧賤驕人。亦自有一種傲骨。而竟爲聖賢所不取。人無恆產。而欲優優於讀書爲善之事。難矣。且使子孫無所倚著。其黠者多浮蕩。而拙者甘窮餓。雖有秀質。亦無以成其材。而養其德。甚至不家而廢其鄉。不昏而廢其祀。可無懼乎。陶淵明曰。衣食當須記。許文正曰。爲學以治生爲先。聖人之治民也。先養而後教。卽奈何過爲清高。託大語哉。雖然。刻薄成家。理無久享。使或圖非義之財。以爲子孫計。則必生匪類之子孫。以敗之。夫惟勤儉兩字。爲治家千金不易良方也。且吾漸老矣。而耿耿於生業之不易。非真如世人徒欲博溫飽也。以我之不才。而汝輩尙無廢讀者。徒以堅忍之性。差所自信。使人歷我之境遇。而能如我之教汝輩者。以教其子孫。斯誠不敢概望也。故夙夜不懈。亦欲後人少有所資。以光先世遺澤耳。陳白沙居家甚嚴整。嘗曰。治家之道。以生產爲本。生產不治。便爲所不爲者多矣。無故而得大利者不享。陰謀巧取者不享。刻薄盤算者不享。惟勤儉務本。子孫可

以長久。常記吾言。可爲治家之寶。大抵生財之事苦。耗財之事甘。故勞者有成功。而逸者多敗氣。嘗見宦門者流。坐享豐亨。男不知耕。女不知織。不惜物力。不思本分。而且由衣服。由飲食。由屋室器具。輒以爲某也。官樣某也。鄉氣某小物。而值銀若干。某玩具而得自何省。科與講究於窮奢競麗之地。而無所極也。由是驕奢生淫逸。淫逸生匪僻。蕩家也。而恃其財。干法也。而恃其勢。構釁也。而恃其有扶持誘助之人。始而嘗試之。終而恬安之。且以爲公子貴人。分固爾也。沾沾老頭巾。烏足語此。嗟乎。一室之費。萬人之脂膏也。一日之快。終年之勤動也。外之所取者。日益多。內之所耗者。日益侈。豈知一旦失勢。來路無所。一敗塗地。不可復振。膏粱之口。粗糲不下咽。而究之。並粗糲不可得也。綺羅之身。短褐不適體。而究之。並短褐不可得也。斯時也。欲耕無田。欲市無本。且卽或予之資。而以悠悠蕩子之身。屈而爲艱苦下人之事。難矣。故外則學詭詐。內則變物業。數年之間。蕩然無有。不至於舉其族而爲餓殍不止。不亦傷哉。吾以爲居官者。省費以足用。足用以裕民。萬不可取非義之財。治家者。教耕以謀食。教績以謀衣。萬不可享坐耗之福。先君子言曰。人雖官居一品。家中規模。祇可爲不窮不富之秀才。不窮則不陋。不富則不奢。秀才則有文雅致。其始易立。其後易守。庶可緜其澤於勿替也。剛鑿不遠。而人心難保。恨不能百千歲爲世世子孫。口授而指畫之。居家而務節儉。必自慎交始。與富貴相往來。而欲永守儒素。不可得也。蓋人以知己爲交。則雖擔簦乘馬。迴不相侔。而彼無所驕。此無所畏。惟攀援欲羨。納交爲榮。則我到人家。種種款局。人到我家。種種寒儉。不得不漸生枯楊之華矣。吁。慎之哉。今人稍富貴。衣冠意態。若惟恐人之不見己也者。嘗聞輩介亭楊碩亭張伯業諸鄉先生。在鄰里戚黨間。恂恂諄諄。若無人指說。則亦無人知其爲貴人也者。何其厚也。吾爲子孫訓。人須以衆人爲藏身。

之所。凡人貧賤久，初著美服，趨時者，必有幸喜相耀之心。安分者，必有局促不安之意。至於習而久之，則將自視以爲家常事，視初所服用，必將以爲汗辱而不可一試也。既有如此之心，雖有力之不從心處，亦將極力致之，而有所不恤。且以如此之心，欲爲勤勞經營之務，又將慚畏而有所不肯。一人成行，一家成風，諸子弟成習，其於所謂勤儉者，不啻拔本而塞源也。其家又安得而不敗。今與兒孫約，吾家須要以儉德爲質。如在官署，除朝祭迎賓外，常服只用布素，間或參用舊破絲帛可也。其在家，雖往來親朋家，不得輕用絲帛。婦女亦然。如遇嫁娶，不在此限，但亦不過僅僅參用之可也。男婦如屆年高，子孫視其心力而爲之者，不在此限。總之，須要以儉德爲質，蓋儉德並足以涵養謙德。謙德者，天地神人之所好也。出所好，卽入所惡，可不戒哉。近日朋親向我道喜者紛紛，要皆未知吾心也。卽知之，亦何益。夫盈虛消息，天地自然之運，今吾兒發甲科，知其爲已盈耶，未盈耶，猶息耶，不息耶，要之所可持以維天心，使眷佑於無已者，人心而已矣。嗟乎，吾家人心，以世情例之，自今以往，將以起縱恣懈惰之時也。此吾所以憂之懼之。惟視子孫之賢愚，何如耳。親友於我，何益哉。吾以乞丐相，以有今日，可見形迹於人，無損也。吾所觀宦門公子，輾轉又是乞丐相，可見形迹於人，無益也。嗟乎，吾兒孫以雅素之行，勵堅卓之志，此卽所以撐天拄地，而爲人傑也。彼區區體貌，何爲者哉。古人宵衣旰食，繼日待旦，菲飲食，惡衣服，合來不過是勸儉二字。吾兒吾媳當思何益於人，何功於世，坐享豪華，一人所用，常兼數十百人，一家所費，常兼數十百家，則自以爲福者，乃其所以爲禍也。可不懼乎。父以爲惟勤儉可以免也，今之奢華者，非有所不得已也。特欲藉外飾以殊異於人耳。若然，是以土木自處，以錦繡覆之耳。其亦何足願乎。吾嘗言折福二字，當是折算之義。人生落地，命中福祿，有一定之數，今

日用得過了。必減得後日的。今日用得儉了。必裕得後日的。若過而又過。減必及於子孫。儉而又儉。裕必及於子孫。易曰。餘慶餘殃。卽此意也。豈吾私言乎。兒於下人。見有奢華者。須教之不聽。則出之。斷勿使一倡衆和。而不可救也。新房都完工了。雖茅菴草舍。已成院落。劉夢得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吾願世世子孫居其中者。有以馨之。於室乎何求。

士之以文詞見者。恃有才學。以投世人之所好。然吾嘗讀古人書。見其忠孝節義。有大過人者。不自知其何以重其人。並重其文。或大節有虧。則以薄其人者。並其文而亦薄之。嗚呼。以余一人之心。絜天下後世人心。亦概可知矣。士之欲以文詞見重者。抑亦知所本歟。不妨二字最害事。今人喪品敗家。其初非不辨事之是非。但動於心之所喜爲。而又以偶一爲之輕少爲之爲不妨。遂駸駸乎濫觴而不可防矣。雖桀紂之惡。豈知其必喪亡而故爲之哉。其初亦必以二字自恕。而其後遂至於不可救。嗚呼。一念之動。一事之舉。凡有關於身家名教者。但審其可與不可耳。豈可以不妨自寬哉。程子教學者。必曰敬。此字合久暫動靜而無間者也。願體集曰。一生做人要訣。被孟子一句道盡。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又曰。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三者。處心處事接人之方也。父於接人聞言處。不慮兒知其是。便己之欲而不從。慮兒知其非。恐拂人情而勉從。此便是吾前言柔弱處。遇此等處。須要貌愈和而心愈剛。不可易其所守也。昔唐太宗與魏徵言。或有不當。徵甘不言。不輕應諾。況平人乎。駿馬一馳千里。苟有所誤。其失必多。人家子弟。亦猶是也。故天生庸才。無能爲善。亦無能爲惡。惟大有才而誤用者。務外必行不軌。歷代亂臣是也。務內必壞天常。歷代邪教是也。故父母之生才子者。可

喜而亦可變

吳廷棟呈四叔父書

廷棟字彥甫。一字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丙戌。由拔貢朝考。以七品小京官用。累官至刑部右侍郎。廷棟知命樂天。雖不能盡行其志。而無愠無悶。惟闌然自修。終一其身於學焉而已。故世亦罕知其所至也。居恆不以講學立名。與唐鑑倭仁。曾國藩。何桂珍。寶擘等。切磋砥礪。而與倭仁性行尤相近。所著有拙修集。

姪思至敬無文。我家相沿呈上人拜年信。必用吉祥語。似涉浮華。心已久覺不安。茲因病不能多寫楷字。故從樸實。不知叔父以爲何如。姪平日常眼光尙不大壞。惟楷書甚覺艱難。病中尤甚。欲多稟數語。輒敢逕用行書。叔父見責否。十月初五日。應熾病故。曾寄一信。想今已收到。應熾病故三日後。姪卽大病。且一家大小皆病。幸姪媳未病。尙可支持。照應家中大小。次第就痊。姪則昏迷不省人事。危而後安。姪病於十月二十外。始漸就甦。至冬至。接讀叔父及棨弟等家書。藉得敬悉一切。時姪病雖退。猶日伏枕不能起坐也。初十外。食爛飯。能起坐矣。不能行步也。本擬出月銷假。至衙門。未知何如。所諭家計艱窘。吾叔父之任。卽姪之責。姪日夜在心。但力不從心。又阻於道遠。不能隨時補苴耳。至邀會一層。非姪不肯爲。實勢不能行。此則叔父不知京中情形故也。本朝京官之窮。由來已久。今日尤甚。愈窮則愈事攀緣。而仍無救於窮。負債者輕則數千。重則逾萬。竟有煤米無處賒。而借印子錢度日者。一有外官進京。則聞風往拜。繼以請酒。不至則送席送菜。其實所希圖者。不過數兩別敬。多則十餘金。亦有因其絕無因由。而竟置之不理者。京官有吉凶事。則必下帖請

分。至於小女子歸。小兒完姻。小兒彌月。無不有帖。既與認識。亦不得不隨俗應酬。彼施此報。疊相往還。惟自愛者吃虧耳。一或丁憂。則又徧游各省。逢人干謁。其風氣之敝。大抵習爲固然。不以爲怪也。除世家素封外。其二不負債者。反屬潔己自愛之人。否則亦部員印結素優省分。其人猶循循規矩之中者也。彼熟於世故。素善張羅者。不過美其飲食衣服車馬宮室。而其窘如故也。姪之至交。大抵皆砥礪自修之士。雖可共性情。同患難。而其窮亦與姪無異。況京官除俸銀俸米外。無出息。惟部屬始有印結。而省分豐嗇亦各不同。要之皆不能甚饒裕也。彼不知者。乃謂姪久居官而不問生業。豈人情乎。卽如姪之能不負債者。亦惟自刻苦耳。生平不妄拜一人。有先施者。以禮答之。亦必擇而後交。雖一詞色不輕假人。在彼雖慙慙而我自有界限也。故無因至前。不敢妄受人一錢。至於干求請託。尤所深恥。常守朱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訓。故不以利害爲欣戚。誠以人爲天地之心。廉恥者。人心之天理也。當此風俗波靡之日。使無一二人存此天理於不絕。則世運何由否而復泰乎。十月乃純陰用事之時。而稱曰陽月。足見陽無可絕之理。乃能至冬至而來復。天道如此。而世運之轉移。則不能不有藉於人之輔相裁成。此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而獨貴也。人生在世。縱不能爲轉移風俗之人。亦不當爲敗壞風俗之人。然人能不爲風俗轉移。卽必能轉移風俗矣。又理所必然也。然其根本。則自存心立身不欺幽獨始。斯小之必有補於一家一邑。大之卽爲天下所倚賴。斯生不虛生耳。豈可自囿於流俗。僅能不敢爲惡。遂謂遠異於人。而自附於君子耶。故人不能立定此志。一臨以利害。焉能不仰人鼻息。自喪廉恥。惟不怕餓死。則一言不合。此官亦可棄之如遺。如此庶能稍行吾志耳。是非敢稍涉矯激。稍形執拗也。道理中之委蛇求濟。慮以下人一念。不敢自是。道理外之屈辱求容。自喪所守。一念不敢自

怨姪惟自守本來面目。久之人亦共諒。朋友反以此見重。謂姪無干求。而干求者亦不敢至前。卽近日之本部堂官。亦頗以姪之獨無干求。反加器重。是以愈不敢不自愛。姪媳素習勤儉。食蔬衣補。一如舊時。姪亦食無兼味。常時之葷。卽肉四兩。衣服只買故舊。詩書之外。他無嗜好。日月節省。本欲積聚多。寄若干。庶可做一事。不致隨手花用。奈事不如願。嗣遭桂弟之變。醫藥棺衾。及盤柩還南。費用數百金。今遭應熾之變。復如是。是亦天也。順受其正而已。叔父計算近況。可謂委曲周詳。但今旣難張羅千金。卽別無善策。姪思高廟河護墳之田。固難外售。而住房則可先變動。如得此項。雖不能還帳。實可行居鄉之舉。誠能趁此鄉居。以前固不可追。以後尙可補救。至利債加利。亦出於無可奈何。然與其覩顏求人。又不如姑守此下策。大約三年內。姪之升沈顯晦。總有定局。姪素不敢稍存自私自利之心。豈有置上人之事於度外。而先自爲計耶。惟居鄉宜擇仁里。須大勢風俗醇厚。其地必須開陽。住宅尤須當山水環聚處。而又係向南正向。庶可爲長久之計。姪他日得歸。定當依棲左右。稍盡侍奉之心。尋天倫之樂。以補生平遠離上人之恨。蓋姪旣曾做官。若歸而仍不離城市。此日人情豈容姪閉戶安居耶。姪計之已熟。似亦無庸猶夷也。姪讀來示。尤中心喜而不寐者。則以叔父處困能亨。其胸襟爲不可及也。足徵叔父老而好學。學問日進。其凡事返躬責己。皆有合於聖賢之道。是以精神日漸清明。而身體日漸強固。可見義理之養心。遠勝於飲食之養身。而仁者之壽。固可信之於己也。其處橫逆一事。則孟子三自反之道。而一以至誠相感。且出之以矜憫之心。則尤仁者之量也。子孫當永奉以爲法。誠知此意。又何不能甘淡泊處末俗乎。應熾今科挑取謄錄。場後卽染微疾。而不肯言。榜後又兼飲食風寒。遂臥病數日。忽然變症。奈稟賦薄弱。百端營救。至十月初五卯刻。大汗而脫。此子素本循謹。

數年來常親正人。時聞訓誨。頗知立志做人。凡程朱之書及經書註疏。無不潛心討論。而又知富貴功名不足爲人之輕重。而恥於苟獲。朋友以此相器。姪亦望其有所成就。足以不墜家風。不意一旦歿折。實姪之不幸。天降之罰耳。然猶幸上賴祖宗之祐。姪大病垂危而復得生。上可經營片壤。以妥先靈。下亦可訓課孫子。冀延讀書一脈。否則孤弱流離。有不可預計者。而姪不能終上人之事。亦遂爲地下之罪人矣。金女幼年孀守。觸目心傷。好在兩子俱結實靈俐。而金女以照應幼子。時親提抱。亦悲哀因之稍減。每諭以養親教子。係死者諄囑遺言。不可或忘。金女亦明白大義。不至執拗。望會金大兄時。將此言告知。姪只將金女作自己女兒相待。日在姪媳身傍。旣處此無可奈何之境。惟有逆來順受而已。應焯前買燕窩。並未先行稟知。如此貴物。輒敢自做主買成。雖說心出於愛親。然擅自專行。卽妄爲之端。正不可不防其漸。況姪年非衰邁。叔父尙不能日加調養。而姪竟食此。於心何安。此尤其不知輕重也。

吳廷棟與執夫子垣兩弟書

六月寄諸弟信。知未收到。近日四叔父日加拮据。殊時牽掛。兄所議移居下鄉一層。實爲求己不求人之道。舍此似無善策。但恐大家習於安逸。以此爲苦。則將來日累一日。伊於胡底。能鄉居一切應酬自減。僱一力挑水種菜。鄉間柴薪自賤。此外只買油鹽。其葷菜有限。且雞豚皆可自畜。此量入爲出之法。城居恐不能行也。外閒時勢日非。兄之一官。全不足恃。不過做一年是一年。可退卽退。不能豫定也。兄幸近日得三四朋友。皆好學深思。知恥立品者。大得其益。始信朋友列於五倫。爲人生不可缺者。誠足樂也。其中尤足畏敬者二人。一爲河南駐防蒙古人名倭仁。號良峯。己丑科翰林。現任翰林侍讀學士。其人篤實力行。專以慎獨爲工。

夫有日記一念之發必時檢點是私則克去是善則擴充有過則內自訟而必改一念不整肅則以爲放心自朝至暮內而念慮外而言動及應事接物並夜而考之夢寐皆不放過而一一記出以自責其嚴密如此一爲雲南人姓竇名塲號蘭泉乙酉拔貢解元己丑科進士現任吏部主事其人篤實力行專以集義爲工夫一言一動必求合於義小而應事接物大而患難生死必講求一至當之義內而一念之微尤必嚴夫理欲之辨嘗謂棄富貴而就貧賤不難而處之不失其道爲難死不難而必合於義爲難其平實如此此豈非聖賢之徒哉仍有唐鏡海先生名鑑者昔爲江甯藩司今爲太常寺卿湖南人其人守正不阿道義自任尤倭與竇所佩服者兄近日初與來往尙未深窺其底蘊故不敢遽下品評兄幸得事賢友仁之益故益不敢自棄日於身心下工夫痛自洗剔竊願以朱子爲法而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凡以爲己而已吾弟等如有志於此當求之近思錄身體而力行之有餘師矣應熾近日文漸精實亦稍知做人之道兄欲其在京者爲稍充其見聞而已蓋得一能取功名子弟不如得一能明義理子弟也

吳廷棟與君帆弟書

來信應變姪考取可補廩爲慰應焯完婚一層當聽吾弟與四叔父商議酌行人事無定原不能懸揣也五妹丈竟得此症再加困以境遇恐難望就痊萬一不幸須使子女守禮斷不可從權將就致遺恨於倫常耳至云縣中人事之壞及家中迴非從前光景曠觀時勢正不獨一邑一家矣所望挽回補救能任斯責者有人蓋人卽無天下國之責斷無無一家之責者特不知反求諸身斯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故難望其有所補救而能任其責耳兄自愧從前虛度日月不曾下切實工夫自欺自誤幾致空過一生幸得親有道德

交畏友。始知愧奮。深信舍反求一己。別無工夫。舍立心爲己。別無學問。斷無能及物而不先成己者。斷無能成己而不能及物者。惟能正己於家。斯能任一家之責。挽回一家之氣運。能正己於鄉。斯能任一鄉之責。挽回一鄉之氣運。推之國與天下。莫不皆然。要亦視其學問之所至而已。其學問之所至。亦視其立志之大小。與用功之疏密而已。人而不學。固不可以爲人也。可不勉哉。雖然。所謂學者。固非語言文字之謂也。亦非玄妙高深之謂也。惟以倫常爲本。而致功於性情之地。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終於明善誠身耳。

吳廷棟與槐杰兩弟書三首

值此離亂之時。惟有耐窮忍餓。閉戶讀書。恐懼修省。以盡養親教子之責。處此境界。斷不可玩忽視之。以致孤負此生。我有對聯云。吉凶榮辱。惟其所召。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二語可懸之座右。觸目驚心。共相勉勵。此次杰弟到河間。覺較前十年大爲收斂。著實。且讀楊園先生書而愛之。似有興起之意。我私心竊深喜之。況遭大故。冒險趕回。又經一番磨挫。閱歷。豈可不知奮發。務望從此立起志向。必做一上人。庶千里奔馳。不爲空勞往返。而畢生規模。先立定基址矣。子永數年來。猛勇精進。實我畏友。弟等必自知虛心取法。則子永亦必能進箴規之語矣。小學生所讀小兒語各種。似宜於功課畢時。說與數句。人人引到身上。令其照行。其有與其語相背者。一一隨事開導。使知警戒。如此講解。卽所謂切己體察。教者學者兩受其益矣。四書可先讀白文。再讀朱註。萬不可刪去一字。

聞□□竄擾高祖以下各房。俱受禍。骨肉一體。能不深爲痛心。兄與在埏二兄少年同學。及此暮年。不能一面。竟成慘別。其幼子復被擄掠。尤爲傷感。慶大妹捐軀明志。幸外甥逃回。榕弟父子皆被擄。幼女又復死難。

櫬弟媳母女皆死。凡此死者。固皆上無愧於先人。下足維持風教。惟生者曾否終有歸時。其受屈辱爲可悲耳。棗弟逃回後。不知復有得歸者否。弟等值此番顛沛。各知恐懼修省。庶可爲將來涉世之鑒。且知子永之規過。爲愛人以德。尤可望收取益之效。通書云。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讀此而知人能聞過而改。豈有不日進於賢。若畏聞過。即是不受教。即是無恥。如我子弟。經此番死裏逃生。猶或不能痛悔前日之非。稍萌悔悟之心。則係無恥之徒。不可教之人。非真大不幸哉。然爲父兄者。亦當思養不中不才。而自盡其道。毋遽棄絕之。知責彼而不知自責也。惟當以祖宗之心爲心。而不勝矜憫之耳。應輝姪素有心疾。情殊可原。每念不忘。弟等曾與同學。當善爲開導。進以理義之學。定可不藥而愈。且勸其親近子永兄。多聽其談論。以發其蔽。或可成全其爲人也。

讀汝二人書。皆有志讀書做人。六弟知立志。七弟自知力弱。皆知自反。尤爲欣慰。道不遠人。只在日用倫常中。視聽言動際。工夫卽從小學做起。舍此卽不可以爲人。惟人不立志。故不能激之使奮。強之使從。今旣知立志。便從此劄定脚跟。做向前去。時時提撕警醒。則志足帥氣而力生矣。所謂知恥近乎勇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亦在有恆耳。然必勿正。勿忘。勿助。長。方可持久。至心不能常存。必用小學工夫。及熟玩程子四箴。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潛心熟玩義理。久之浸灌滋潤。此一邊見得重。其他皆爲外物。自見得輕矣。君子之道。造端夫婦。乃於人所易忽。人所不見處用功。所謂慎獨也。學問不從慎獨做起。只是徇外爲人。非聖賢爲己之學也。我急欲接家眷來此。非徒一人起居無人照應。亦念兆張輩已長成。不早告以做人之道。用小學工夫。恐遂誤他終身。實爲上者之責也。吾弟旣知子弟不可不讀書。小學一書。尤不可不讀。欲教子弟者。

又必從自修其身始。由此言推之。吾弟必能教子弟矣。且深知教子弟之本矣。兆張輩卽不來前。我亦可放心。吾弟能繼我之志。將來後人必有興者。如此方可謂能承接書香。非世俗之所謂讀書人家矣。至於各人力量所到。不可預期。亦視其立志之大小。用功之疏密而已矣。

吳廷棟與應煥輝姪書

得汝父凶聞。深爲傷痛。我弟兄輩。汝父最長。數年來手足疊遭變故。尤爲家運興感也。惟念汝弟兄輩。亦惟煥姪居長。卽當思爲弟兄中之表率。況以宗子之道論之。不徒身任一門之責。尤一族之所仰望。不可不思所以副其責。而求其無玷於先人也。聞汝弟兄頗負文望。然士先器識。豈可局於鄉曲。而不思振拔以自異於流俗乎。夫所謂器識。亦於義利辨之而已。知有義。則所重在禮義廉恥。而所言所行。日就乎高明矣。知有利。則所求惟自私自利。而所言所行。日趨於污下矣。蓋禮義廉恥。以倫常爲先。尤必以守身爲要。爲兄者。必推愛父母之心以愛弟。而以身爲教。凡弟不能成立。皆引爲己責。初無一事之自私自利。而弟仍不恭厥兄者。無有也。爲弟者。必推敬父母之心以敬兄。而以身奉教。凡兄之不能和諧。皆引爲己過。初無一念之自私自利。而兄仍不友於弟者。無有也。推之以此心處宗族。處鄉里。將無所不宜矣。卽達而在朝廷。亦爲有體有用之士。而不徒爲文人而已。否則卽倖取功名。而根本曾無足觀。上不足爲國家增重。而下反足爲宗族貽羞也。尙其勉之。

吳廷棟與應煥姪書

數年未得汝音問。但聞在楚軍幕中。究不得確耗。常心爲懸懸。茲得汝由霍寄到手書。備悉一切。深爲欣慰。

前因何丹谿觀察在英殉難。曾經福中丞參劾。遂多訛傳之言。而觀察之心迹。不能顯白於世。我聞汝在觀察幕中。則其由霍到英顛末。必得其詳。曾屬汝開中將前後事迹。開一節略寄來。且其生平奏摺著述。大有關係。聞汝曾爲鈔錄。存有底本。並屬汝代鈔全稿寄來。乃迄今未得汝回信。信中亦無一語提及。殊不可解。昨接曾滌生節帥寄來所作丹谿觀察死事碑文。擬立於英山城外。因文內日月有未確。屬我訪之何子永。涂朗軒二君。然不若汝當時身在幕中。諸事目擊。更爲的確。汝若得便能親往謁見。面爲稟呈。甚便。至胡宮保皆我素識。汝往見時。但提及是我堂姪。伊斷無不刮目相待。正不在我之有書也。但人總須能自立。不恃人言爲輕重。方爲顛撲不破。汝謂言以人重。固有此理。然須知我所素識。皆以道義相尙。迥不同世俗相重。以情面之私。伊等固可以我一言而不肯輕視汝。待之必優。卽可以我一言而一切重視汝。律之必嚴。使汝果言行不苟。忠信不欺。則汝足爲我增重。而我一言誠足貴也。倘汝果或言行偶不相符。忠信時不足倚。而爲彼看輕。則我反爲汝累。而我所言皆誣也。況曾胡二公皆時時留心物色人材。豈有遇相識後輩可用之材。反棄而不顧耶。此必無之理也。汝謂請其時加訓誨。庶模範有資。俾琢磨成器。此誠有志之言。但語云。士先器識。是人必先有可成之器量。可成之識見。而後可受琢磨。若器量褊淺。識見卑陋。又何所用其琢磨哉。所謂器量者何。能樹廉恥之防而已。識見者何。能嚴義利之辨而已。蓋廉恥不立。其所習熟者。無非揣摩迎合。以取巧。以此爲閱歷。將日入於變詐矣。義利莫分。其所經營者。無非乘便鬪捷。以損人利己。以此爲身謀。將日流於庸鄙矣。故人必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汝又自言素性傲。未肯低首求容。而悖理忘義之行。更不肯自污。夫不肯求容。不肯自污。此知恥之心也。乃以此爲傲則大誤。竊謂傲凶德也。尤子弟之大戒。彼以

傲高自標置者。實後世名士才人之陋習。豈容狃於習俗而言之。須知謙之一字之美。正處亂世之格言。凡人立心處世。又何時可容參一傲字。卽所謂固窮。所謂不肯枉尺直尋。此義之所在。並非傲字所得假託。讀書窮理者。何可不先於此嚴以辨之耶。汝於合族爲長房。卽所謂宗子。責任尤重。欲延先人一脈。當於立身行己孝弟忠信求之。我前後所寄汝信。語雖迂。實根本之所在。誠有志自立於此求之。當亦鮮矣。

吳廷棟示兆張兆學兩孫書

寄到課文數篇。汝等欲請我加批示。以資惕厲。閱文後。先生評語已極剴切。汝等能謹守而勤行之。足矣。不待予言也。且予前示汝等爲學大旨。亦已略備。使不能實力踐行。尤無庸多言矣。閱汝等課文及所具稟啓。時有誤字。此病實在一心。正不得不急爲汝等戒也。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此卽執事敬之謂也。語云。作字可收放心。故持敬必自求放心始。汝等作字多誤。可見此心放而不能收矣。誠知求放心卽爲持敬。何至作字屢誤而不知檢乎。夫子前所言。汝等既能深信不疑。而平日爲學。初不得力者。無他。志不立耳。若志既定。何事不可爲。何爲不能成。聖人窮神知化。直造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其初實始於志學。乃何以匹夫不可奪志。則勇邁三車。而士之志道。反有時以懷居之一念敗之。未嘗不歎人之不能。蹶然興起者。正不必顯有大惡。祇此自暇自逸爲心。遂寢至自暴自棄。而不復能自振。所謂宴安酖毒。甚可懼也。試反而自思。以世所共推爲希賢希聖之士。曾匹夫之不若。不亦可恥之甚乎。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孔子曰。知恥近乎勇。汝等苟抱恥不若人之心。則卽此知恥之一念。實所以救宴安之藥。而爲勵志之具也。可不以之自奮哉。由是言之。志不立。便無着力處。惟懷安卽足以敗志。而知恥則足以勵志。學

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則立志。顧不重哉。汝等其勉之。

楊彝珍治生

彝珍字湘淵。一字性農。武陵人。道光進士。官兵部主事。有移芝室文集。

予嘗有旨於魯齋許子亟治生之言。以爲欲有爲於時。必朝罷職。夕可脫然歸。庶一無所顧慮。以沮撓其志氣。然所以治生之道。惟務刻削自損己。以愛惜其物力。不當視若泥沙。然將日皇皇。然有不給之勢。必至賸物以自豐。其不至下爲市竊之行不止。而許氏立說之意。幾不明於天下。吾家自先大父贈儒林公與伯仲七分其產。所獲僅資終歲之食。及先叔父四會君宦於粵。乃擴而增之。先大夫悉讓不取。命吾兄弟仍未故業。後予舉於鄉。并推以畀我兄。自授經旁郡國諸侯所。歲所入無慮四五百金。舉付亡室金。宜人經紀之。以家用之羨。周三黨之不能自存者。歲尙可餘三之一。如是者凡十年。值己酉歲大祲。里無宿糧。披其田。索故價之半。無售者。予亟出蓄錢。虞活族中垂殍者三千指。餘則舉以貨他姓之瘠田。歲可得租三百斛。至是豐歲。可飽煖矣。予初居故居。隘甚。思葺特室。度材計三十金。遂中止。性不近杯勺。饗客不踰四簋。冠履皆緇衣爲之。嫁娶鴈栗。僅備禮。出以一健僕隨。可肩可輿。可徒步從數千里。行李不盈筥。筥不載書冊。止則借觀焉。不購名軸寶笈。及犀玉珠璣。瑰奇可喜之物。不鬪擣菹六博。不悅聲曲。居常兀兀親書史。出則具敝衣冠。走塵塚中。面目幾無人色。意殊無迂也。方今巨寇未殄。公私殫亡。亟宜使宇內相率爲儉。穀以救其敗。耕者四時力作。以勤樹畜。凡聲色芻豢逸樂之欲。不令生於其心。則商賈無所逐。什一之利。不至居積淫巧。充物城郭河壩。以齎寇盜。士卒無賴。丐取於市。未能逞其所欲。漸且去嗜欲。能忍飢勞。有事必輕戰。以奮死。仕

者愁居惕處。百不能望。曩時惟益強自刻苦。至於饑疲困頓不之恤。久則其心安焉。然後能屬大事而不挫。予入冬去裘。服絮袍。日餐脫粟。昔者人謂我何。今者人謂我何。嗚呼。其能解於人否也。

李棠階示兒帖

棠階字樹南。號文園。又號強齋。河內人。道光進士。同治間官至禮部尚書。軍機大臣。潛心理學。凡問學者。皆以實做工夫勗之。卒諡文清。

頃在直廬。言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義。同僚文博川寶佩蘅。皆自溯貧苦刻勵。始能有成。予因憶七八歲時。歲饑家貧。汝祖在外訓蒙。予從本村牛先生讀書。每早上學。汝祖母以錢三文。買秫麩豆包一枚。使充饑。有時斷炊。年底臘月二十外。家無升合。至二十八日。汝祖乃自趙堡貸大米數升。負以歸。時汝曾祖以餅一枚啖予。汝祖母則忍饑以待米來。始舉火。是後汝祖授徒陳家溝等處。予皆從。汝祖督責嚴。每日撻楚。頭上脰膝不斷。歸則汝祖母撫予頭而泣。蓋無日不在憂患中也。至十五歲。乃知自行攻苦。五更半夜。誦讀不輟。汝叔祖嘗宿館中。歸告汝曾祖姑。劇憐之。然予習慣。不以爲苦。十七歲應縣試。邑侯吳公拔置前列。命肄業覃懷書院。飲食教誨。視如子姪。十八歲。宗師姚公取入郡庠。次年補廩。皆肄業書院。丙子戊寅兩科不中。念無以對我父師。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卽赴書院。途遇大雪。傍晚方至。虛無一人。卽地上臥。明日因寄呈汝祖詩。有寒衣有篋兒。無慮天氣凌兢莫倚門之句。自是每日課文詩各一。是科己卯舉於鄉。然病已兩月矣。亦日日在憂患中也。道光二年通籍後。館課仍刻苦。典試視學。境遇皆順。存心猶逆。遇修先生於雲南。始知求正學。歸遇王淡泉於京邸。始奮然自勉。自此三十餘年。日在貧病中。實日在憂患中也。汝自幼衣食

不缺。卽是安樂。溺於安樂。委靡不振。卽是死機。今二十歲。尙不知收斂身心。沈潛篤實。所講讀之書。無一句做到身上。卽詩文亦全無進境。清夜自思。何以自安。予追溯平生。念汝祖辛苦自立。憂患備嘗。未享一日安樂之奉。五十八歲。奄然棄養。汝祖母亦相繼而逝。三十年來。每一追念。不覺垂泣。今有子有孫。仕宦亦顯。汝祖父祖母皆不及見矣。惟有勉力修己。不敢以年老自棄。庶可酬君國。乃稍可對父母。汝若翻然悔悟。痛自淬厲。改浮妄之舊習。啓惕勉之新機。勤思祖德。勿墜家風。一轉移間。而昨非今是。便可日新。性猶是性。心猶是心。用以希古聖賢。不難。何科第之足計。否則自暴自棄。是使予無以對汝祖也。汝將何以爲人。違禽獸不遠。不亦深可哀乎。同治四年歲在乙丑正月初五日。垂涕書此。爲汝兒勗。存以示汝子。慎勿令予言爲伯魯之墜簡。如顧端文所慮也。

郭崑燾示慶藩論人品

崑燾字仲毅。號意城。晚號樗叟。湘陰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咸豐間。贊湖南巡撫幕。最久。輯和將帥。官文。胡林翼等將交章薦爲湖北布政使。乃假權稅避之衡陽。有臥雲山莊集。

從古小人之情狀。千變萬化。大要一私字盡之。凡可以自快其私欲者。非獨惻隱慈愛。是非羞惡辭讓之心。可盡歸於泯滅。卽禍福利害。亦非其所暇計。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趨避之見。君子弗取。然小人而尙知趨避。則猶未爲小人之尤。今之小人。所以萬無可救藥也。至於號爲君子者。又惟務以自了爲事。於舉世之利病休戚。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功名可居則居之。嫌怨不必避而亦避之。用是安享榮華。身名俱泰。究其本原則亦均之自私而已。合天下之君子小人。而一出於私。天下事尙可爲乎哉。

郭崑燾示慶藩論處世

君子訥言敏行。敏事慎言。訥與慎。卽深沈之謂也。喜怒不形於色。臧否不出諸口。人不得窺愛憎以爲迎合。古人擔當大事。身任天下之重。未有淺露躁率而能成功者。不獨英雄豪傑。須深沈以立事。卽奸雄之徒。亦必藉深沈以濟其欲。特其深沈正其陰險耳。學問以培其本。體察以充其識。涵養以蓄其氣。歷練以發其才。隨事留心。隨處自省。猶有淺露躁妄者。寡矣。此君子之深沈。異於小人之陰險也。汝天姿識解。均尙有過人處。惟輕於發言。時不免涉於淺躁。但能力矯其偏。使知慮專而神識定。則所以進德在此。所以廣才亦在此矣。知之勉之。人不可以不精明。然自詡精明。往往受精明之蔽。蓋自以爲精明。則凡處事用人之誤。必不肯自承其誤。或更信爲無誤。且不樂人之道其誤。而耳目之蔽多矣。又精明者。易流於苛細。事事而察之。其精神必不能無疏漏。轉將詳於細而略於大。可以理繁劇。而不可以總綱維。古人所以貴寓精明於渾厚也。

王鑫上二親書

鑫字璞山。湘鄉人。咸豐間。募鄉勇從曾國藩。嗣又別爲一軍。屢奏奇捷。官至巡道。以病卒於軍。諡壯武。二親大人福安。男自前年練勇以來。不克侍庭。幃度歲者。凡兩載於茲。古人云。每逢佳節倍思親。誠不當其境不知也。前伯兄歸家時。男約以初七八將爲歸省之計。而朱石翁以公議相阻。云卽欲歸。亦須待滌翁局而已定方可。男若能脫身。以遂承歡之願。大是妙事。卽或不能。亦必揆理義而後行。出處進退。士人之大防。斷不敢苟且。以貽堂上之羞也。

王鑫與心牧季弟書二首

心牧季弟。昨閱諸作氣象發皇。議論亦有可觀。蓋明師良友。益人之深。與吾弟之能實受其益。已足見其一端矣。先生更改極爲精密。當熟玩之一字一句。不可略過。鄙意所欲易者。未知當否。弟須質諸先生與友兄輩。以衷於一是。前在學舍。與苔洲諸兄。聽弟讀文。率急促無餘韻。知尙未細心體認。予生平最拙者。莫如讀文。而邇來頗曉讀文之法。大要不外先靜其心。心靜則能入理。心入理則聲氣自不覺其和且緩。而文之開合擒縱抑揚頓挫。無一不隨音響節奏之高下長短。載以俱出。久之自然有得。弟當不河漢予言也。蓋古人之爲文。其蓄之也有素。其出之也有本。或如日月之經天。或如河嶽之緯地。其浩瀚如長江千里。曲折奔赴。沛然而不可遏。其雄峻如奇峯萬仞。插空壁立。屹然而不可撓。其義蘊無窮。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層見疊出。不自知其何因。其變化不測。如海中之市。詭奇萬端。倏忽隱見。而莫名其所自。其發見之輝煌也。如咸陽赤壁之火。光燄萬丈。照耀長空。令觀者明目張膽。曉然於大道之常昭。其響籟之超妙也。如洞庭鈞天之奏。聲徹九霄。縹緲無際。令聞者動魄驚心。恍然於太音之未墜。不規規於語言文字之間。而自無一不造其極。嗚呼。此何故也哉。亦曰浩然之流行而已。是氣也。本諸生初與理俱賦。非後起與外至之物也。然不能不資於養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養氣者自此始。而其緒餘見之文。後之人讀其書。猶能想見其爲人。唐之韓。宋之蘇。深得其旨。故穎濱曰。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東坡爲文。公作廟碑。推本於養氣之學。斯能實道其所得力者矣。宋末文文山。以剛大不磨之氣。全古今不易之節。因時感事。直抒所見。千載下反覆其詞。猶懷懷有生氣。是知先生之身雖死。而先生之氣固長存也。然其所以養之者。

致不同矣。文山之養氣，見於行事，垂之史冊，昭然可考。孟子當異端紛起之日，辭而闕之，使天下萬世如瞽者之有相，夜行者之持燭，而不迷於所往。明仁義之說，闡性善之旨，嚴王霸之分，詳義利之辨，其有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甚鉅。要其論氣，則曰集義所生，論養之之功，則曰勿正勿忘勿助長。至者言乎，後世之言養氣者，亦可知所從事矣。退之所處，與孟子略同。當其時，上下蠱惑，靡然從風，譬如舟行大江之中，狂飈大作，波濤拍天，觀者望洋興嘆，袖手其旁，以爲莫可挽，退之獨奮然自任，力救於其間，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諒於友，邪佞之徒，因而媒孽其短，竄逐貶斥，不能自免。庸夫俗子，相與目笑存之，卽稍有知者，亦且悲其志而憫其窮，而退之秉其浩然者以行之，百折而不回，不論成敗，不計禍福，推其心，雖置之湯火鼎鑊，弗顧也。嗚呼！此其氣之剛大爲何如哉！若退之者，真可謂聖人之徒矣。今觀原道進學解答李翊書等篇，猶可知其得力之所自，惟其尙論古人，與所以亟亟於行道者，揆諸孟子知言之學，不敢枉尺直尋之心，似有未合。蓋亦所養之猶有未純耳。眉山父子以文章顯，至今傳誦弗衰，而其所奉爲圭臬者，不外孟子養氣之道。故其爲文也，隱隱崱嶠，如發春雷，震驚天地，浩浩蕩蕩，如乘長風，縱橫巨浪，才力馳騁，則鬚髯駿馬之下坡，議論沸騰，則渾似羣鴻之戲海，任意所適，不拘常格，信有行乎其所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之妙。然其評人論事，多有未安。文雖超拔，而不必求愜乎至當。蓋第爲行文而養氣，而不能如孟子之善養也。使誠能如孟子之善養，則其文必能如孟子之文，有勃然莫遏之機，卽有確然不易之理矣。鑫何敢好爲議論，評隲古人，誠以吾儒爲學，居心欲其虛，立志欲其大，心不虛，則無以容天下之善，而量有所窮，志不大，則無以超乎萬物之表，而其量有所圍。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子思子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

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程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躬行且然，況區區之文章乎哉！蓋第以所至而論，孟子固負乎莫尙矣，卽自唐迄宋，以至於今，無論能如文公者絕少，卽追蹤蘇氏者，亦未易屈指。況龜以下愚之資，萬萬不如前人，而敢輕視之乎？然以言乎其極，則孟子雖賢，亦堯舜之徒，未必遂爲堯舜也。求至於化，未必遂能化也。與聖相近，去天則尙遠也。而況於韓乎？而況於蘇乎？而又安敢自畫以小其志乎？夫人之居心也，未至乎其域，而自謂已至者，狂妄無知之徒，無足數矣。卽已至乎其域，而遂自詡爲已至者，君子早料其終於是，而并不克終於是，何也？量有所限，盈則傾，滿則覆也。惟立志則不然，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古今無不可幾及之人，庸夫俗子，所驚爲神奇，幾於不敢仰視者，慨然以身任之，而未嘗少有退避卻顧之情。夫志氣之帥也，立志不墜，而氣遂頹然其中，阻惟奮其志而不使之衰，斯可以養其氣而不致於餒，磅礴鬱積，閱其中者肆其外，有發於不自禁者矣。而欲得所養，則必如孟子之以集義爲事，夫義不可遽集，而亦不能遽集也。有所以集之者，則亦曰窮理以擴其識而已。理不明，則識不充，識不充，則義無自而集。義不集，而欲其氣之浩然也，不亦難哉！夫天之生人，賦之氣以成形，卽賦之理以宰氣，是理也，非吾心所獨具也。萬事萬物，日投於吾前，莫不各有至理存乎其內，吾卽隨事隨物而精察之，使無一毫之不盡，則吾之心貫通於萬事萬物之理，卽以萬事萬物之理，畢具於吾心之理，物既格者，知自至，又何患識之不充乎？識既充，則措之於事，悉協乎當然之則，義日益集，斯氣日益生，雖不欲以文自見，而當其出之於口，筆之於書，至理之發見，而不容掩者，莫不有此浩然之氣流行於其間，斯真可爲天下之至文矣。後之人得其緒餘，亦足以名一家，而況知其大本之所在者乎？且吾人讀書稽古，固不能無所抉擇，尤貴乎博覽兼收，不容漫有所棄。

置也。三代以下少全人，亦少全書。其純粹以精者，固宜好之深而信之篤矣。外此惟淫邪之書，不得一接於目。凡子集雜說，有關於綱常名教世道人心者，雖未盡切中情理，不得以小疵掩其大醇。卽其間有一節一義，足以啓其性靈而長其識見者，亦必廣爲虛受，以備采擇。務在以我用書，而不爲書用。諸子百家，紛然並陳。一秉吾心之確然有主者，論世知人，而不少淆其鑑。將見理無不明，而精義可以入神。養氣之學，日深。雖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於行文乎，何有。兄管窺蠡測，走筆直書，難免偏執違理之病。弟代爲乞正於先生。毋使大畔於道。誠爲萬幸。弟邇來不特文章有進，卽氣質亦漸有和雅之致。因自念三年前負吾弟光陰，良非淺鮮。使弟早從事先生，與諸友兄交遊，所造豈止此乎。但已去者悔莫可挽，未來者期望愈殷。竊觀弟所作躬自厚題文，有天地完人父母肖子二語，願常置諸心胸，於發憤自勵之下，存戰兢恐懼之心，慎無若爾兄之自暴自棄，虛擲光陰。大負父兄師友之教也。歲月催人，年未可恃。尙其勉旃無忽。昨初十日著人往朱鐵橋兄家弔問，且致書稍達鄙意。蒙賜復書，諄諄以躡等躁進爲戒。深中予之病根。與斗山兄去歲所賜書論予惡惡太甚之弊，同一深切著明。可銘座右。但予邇來之大得罪於名教者，尤在於見善不遷，知過不改。且求爲躡等躁進而不可得矣。良心偶見，惶悚無地。昨寄信霞仙先生，約其下省同居，冀得親言論丰采，以消鄙吝。使還言已作書邀郭筠仙太史會於省城，屬以稟知先生。縣試時雲山竹筠二兄及石泉鎮堃楊哲卿介軒叔均約與予兄弟同寓。予昨付信約斗山，但鄙意尤欲與苔洲諸兄合隊。且留一榻以待先生。弟須以此語達諸友兄。妹倩易臨莊昨相見，藹然有儒者之度。談論竟夕，談次忽長嘆曰：予乃天地間一罪人也。予驚問之，答曰：人生天地間，必有所以不媿其爲人者。今予年已及冠，自問一無所得，質旣愚魯，又無賢師友。

以爲陶成吾常與友人張君論及。每自懼遂終於淪沒也。予曰：吾人特患志之不立耳。亦何爲而弗成乎？且吾輩讀古人之書，聖賢皆吾師也。其次亦吾益友也。誦其言而行其行，豈宜讓昔人以專美。況當今之世，其可爲吾輩師友者，正復不少。惟懼在己之向背，有未誠耳。伊亟叩其人。予徐舉先生及諸友輩以答之。伊詳核其實。予約舉梗概。與其所以致力者語之。而被愈怦怦然。卽欲藉予爲階主。求見先生。伊以母憂不能應試。予勉以讀書窮理。約俟秋後同來。欲以觀其志之堅否也。予因詰所稱張君者。曰：此予同學友字心松。素曠達。舌鋒甚銳。交不擇人。近日痛自懲創。恂謹謙退。惟與周蔚窗鄒文軒及予三人友善。餘皆屏絕。嘗以未見君子爲恨。亦可語斯道者也。夫士習之不端。至今日極矣。以博奕酒食相徵逐。以鄙俗戲謔爲契合。見有一二端方之士。避之如蛇蠍。疾之如仇敵。羣相詆毀而排擠之。偶有朋輩聚首時。取時藝試帖相與講習者。已足爲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矣。渺不知倫常綱紀爲何物。仁義忠信爲何事。沈迷不返。莫知所底。嗟乎。古之時。幸有讀書人以維持世教者。大可恃也。今之時。不幸而有讀書人。以爲敗壞風俗者。此其尤也。興言及此。可勝浩歎。然而困極斯亨。剝極必復。當此頹靡日甚之時。而猶有能自樹立不苟隨流俗者。出於其間。當亦天心有悔禍之機。不忍斯人之終淪於禽獸也。又豈非先生與諸友兄之所樂聞者乎？楊哲卿尙未來館中。想因家事羈絆。無由展脫故耳。此友亦殊可憫也已。余旬日恐未能親候先生福安。付來請安書。煩弟上呈。并致意苔洲諸兄也。

心牧季弟足下。月餘以來。一切情事。閱家報可悉。茲又鈔寄芸臆書與觀。兄往歲與道州人士論學。謂自明季以來。欲合程朱陸王爲一途者。其得罪於聖賢。固不必言。卽賢智之徒。謂我但躬行實踐。不必辨人是非。

者亦未能實於道有所見也。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辨。予不得已。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救世之心。千載如見。再上而溯之。孔子之時。間有悖道而馳者。未足惑世。而孔子已殷殷然。皇皇然。憂天下來世。痛切告人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何等憂深思遠。堯舜之時。禁巧言。誅僉壬。絕囂訟。皆恐其害道。辨之精而拒之嚴。如此。夫黑之足以汚白也。不祛黑。則白必不可全。猶之足以穢薰也。不去猶。則薰必且變臭。異端之害正道也。不力闢而拒之。必至胥天下之人。入其教而迷焉。莫知所底。而人道淪於禽獸。噫。嘻。是安可以不辨也。躬行實踐。固儒生第一要著。然言明德。則新民。迺其分內事。有志成己。則成物。迺其相因之理。原非脫然兩件也。況卽第言修己博學。審問慎思。尤貴明辨。否則所篤行者。安知其是道耶。非道耶。吾烏敢信其必不自流於異端也。孔子責子貢方人。恐其徒比較人之短長。此心馳騫於外。而不切實爲己耳。非謂關邪說以衛正道。亦不應爾也。如謂自修未至。不宜以救世自任。則尤非。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天之生人。莫不與。以至全至足之理。新民不止於至善。終是明德之功。有虧。成物不盡其分量。終是成己之事。有缺。天下一夫。不得其所。古聖人恥之。若撻市朝。爲此說者。抑何以其自菲薄者。菲薄人乎。嗚呼。我師忠節公。旣沒。兄與弟等之責日重。而尤萬無可諉矣。使其自棄。何以爲人。願相與共勉之也。石泉鎮塋雲岑。近日進境。令兄傾心佩服。自此益加勉焉。庶可漸幾於熟。芸窗我湘鄉下里。特出之士。兄交好多年。未知其能日樹立如此也。弟明年必邀同舉。如伯兄能摒擋一切。共相切磋。一二年。則豈特吾家之幸。實斯道之幸也。近於永豐得一佳士。徐復齋。殷然有求道之志。而實稟剛毅。而沈潛。擬刻意琢磨成之。見已在營朝夕講論。似有所得。擬明年亦令其與弟等共學也。惟兄身受國恩。息肩未卜。何日歸養。讀書之願。竟不知此生

能遂否。惟有隨時隨地。而求盡吾分。榮辱毀譽。一聽之天人耳。弟此時想已與鎮堃雲岑同赴鄉試。此書到。可持以共覽也。恩恩卽問近佳。不具。

劉蓉與瑟庵從弟書

蓉字孟容。號霞仙。湘鄉人。初佐曾國藩戎幕。後從駱秉章入蜀。運籌決策。功獨多。官至陝西巡撫。有養晦堂詩文集。思辨錄。疑義等書。

得三月廿六日書。具悉一切。來書言邇來家中用度較侈。固知內外大小。無能守儉樸務節省之人。然何以遂增至什伯倍蓰之多。我所增加者。惟先生脩脯一事。蓋冀基屋輩能敬服名師之教。謹飭儒雅。稍知修身持己。應事接物之道。則於居家涉世。皆當有以自處。不至浮慕乎世家。執袴驕盈之習。則一時之所費雖多。將來之所省甚大。故於此獨所不惜。此外惟屬於舊戚外家饋贈加厚。至於家中用度。則屢書屬弟一循舊章。不宜稍事浮華。世局益壞。而人情日競於奢。不惟非惜福之道。抑慮其召災速禍。而致瑣尾流離之變也。十餘年東南逆禍。舉凡衣冠文物。競逐紛華之國。無不殘破。故家世族之所留遺。巨賈豪商之所積累。莫不蕩爲灰燼。化爲飛煙。子女仳離。乞食道路。獨湖南晏然無恙。吾鄉又因此躋致名位。廣積金錢。舊時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華屋。以自豪於鄉里。果有何功德在人。宜食此報。以長保富貴而無後災哉。智者見禍機於未萌。凡無功而享厚報。無德而致大位。皆智者之所視爲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矧各省皆罹於難。吾鄉獨蒙其庥。其於盈虛消息。倚伏循環之理。亦已灼然可見。願吾弟時以此說之。基屋輩。毋事華侈。以重吾不德。而務撙節退讓。積善修身。時存戒懼。修省之意。異時桑梓或致禍災。尙可倖免於

難爲祖宗更延一綫之祀。不同歸於淪沒。天道禍淫。昭然不爽。斯言痛切。幸勿忘之。比聞羅氏新婦入門。妝奩甚厚。輜重之外。又有奩金三百。聞之殊不愜意。我與羅忠節公道義至交。聯爲姻婭。其所期於子女者。非欲其席豐履厚。爲富翁富媪。亦冀其守禮敦倫。垂家範以綿世澤耳。今存流俗之陋習。厚致奩具。非所以仰承忠節之遺意。古人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吾見世家之婦。特有厚奩。而驕傲舅姑。壞家法者多矣。今羅家所以贈遺其女者如此。吾懼夫新婦之長其傲。而培基之益其過也。且羅氏亦非素封者。侈泰如此。豈保家之道。培基如體吾意。當舉此項還之。並傳諭新婦。家有弟妹。尙未婚嫁。不宜先取此以自益。且吾家衣食粗足。蓄此亦無所用。新婦如能婉聽吾言。庶於羅氏爲賢女。於吾家爲佳婦耳。吾與同邑曾羅二公。神明至交。起家儒素。三人者。經術淺深。學問大小。不必盡同。然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三語。則皆毅然有以自立。滌翁名位冠一時。然覽其書疏。皆業業兢兢。常懷憂國奉公持盈保泰之意。羅忠節公積苦兵間。固未嘗一日自逸。其遺書教誡子弟。尤爲切至。今三家聯爲姻好。子弟往來。要當率由庭訓。交相策勵。庶不失故家軌範。豈可競爲奢靡。自墜家風。若於勤儉持家之道。或不之講。其於居亂世而圖自存之意。或未之及。此吾所私以爲憂者。也。兩明允吉。皆樸茂。亦未染世家習氣。昨者奩具。或出於堂上。愛女之過。培基當以吾意曉之。彼此當以道義相處。乃不失先人結納之意。亦所以綿世澤於無窮也。家中穀米。儲蓄有年。當可次第發。耀得錢文。切不可浪用浮費。將來置買蟹形山護墳田畝。即可取之於此。吾去歲在制府處。所餘幕脩。尙千餘金。八月當以付回。卽另購先贈公護墳田宅。此外卽不能另謀家計。將來歲入。仍不知幾何。非節儉無以供朝夕日用。願吾弟守吾屢次誠誥之言。一切悉仍其舊。除先生修脯及舊

戚饋贈外不可稍增繁費。某屋輩讀書稍進。甚荷鏡冕先生誨導之力。惟其志趨未定。根基未立。擬請鏡冕先生預定五年之約。俾渠輩久資陶鑄之益。望吾弟早以此意告之。免致秋後。又復紛紜。亂我心曲也。吾邇來於家事百不關懷。獨於基屋兩兒讀書一事。盼之甚切。冀其發憤刻勵。爲端謹儒雅之士。守儒家風。以延世祚。他非所望也。近來仕宦之家。好以官爲世業。此間藩臬道府。莫不爲子姪輩捐州縣者。自以爲光耀門戶。而不知祇以斷喪元氣。中材之士。一涉仕途。外誘日多。根器日壞。卒至落魄蕭條。不可名狀。不如令業詩書。守寒素之可綿世澤也。去冬拜署理藩司之命。自以服制未闕。不肯冒纓入仕。僚友中多勸之者。謂一赴任。卽值皇上登位覃恩。可廕一子爲七品官。如待至服闋接篆。則在恩詔以後。不能膺茲盛典。蓋世情皆以子弟得官爲榮。故所見往往如此。不知子孫能賢。卽不蒙廕襲。亦自能振起家聲。如其不肖。卽幸而得廕。祇爲辱耳。吾前書言爲基兒納監。亦不過藉此爲激勵之助。非欲其具冠帶以誇耀世俗也。培屋年旣長。亦當爲議婚事。比來官場相識。多約聯婚者。吾意殊不欲。卽諸女亦不願使適富貴之家。蓋朱門子弟之賢者。實不多得。而一種紈袴習氣。令人憎厭。不如鄉里詩書家子弟之循謹少過耳。弟前次來書。尙託吾爲諸妹擇婿。不知官場中實無佳選也。蜀藩向稱優裕。每歲所入節壽陋規。可五萬金。吾悉卻之。以此費用頗窘乏。吾不能取非義以肥吾家。望吾弟諸從節省。慎守先人舊業。度他日罷官歸來。尙得飽噉蔬食。則充然無世累之嬰。吾懷矣。去歲幕脩所入。可千餘金。緣製備禮服。及供給署中火食。遂已耗去。而囊中空無所有。且看後便何如。然將來此項幕脩。終當寄回。以爲先君子墓田之資。特不知何時始可如算耳。前附書後。屢有回南之便。而苦無暇。此間亦久不得家報。不知比來情形何似。惟聞南中穀價大昂。與己酉

歲無異。不知家中穀石尙存幾何。七月下旬。鏡冕先生當赴鄉試。培基兄弟亦往從否。在家無師資之益。玩愒嬉游。抑不如從赴省城之爲愈也。自南來者。多言渠兄弟近有進境。私心每爲之喜。不知究竟何如。吾不望其工文章以獵取科名。惟望其於性情心術上。實有克治培養工夫。日趨寬厚和平一路。庶爲保家之令器耳。吾鄉近日習氣尙空談而不務實踐。又好以賢智先人。評論短長。瑕疵得失。務貶人而尊己。以自詡其才識之優。此等見識。最爲不好。深慮後生輩沾染陋習。遽自標異。遂趨浮夸輕薄一路。望老弟時加訓誡。至要至切。鏡冕先生教人文行兼勸。循循有序。冀基屋輩久沐教益。前書屬爲豫定五年之局。亦望其趨向既定。根柢稍堅。庶他日尙有成立之望也。

劉蓉示培基培屋

比屢接湖南友朋信。多稱爾謹飭退讓。循循弟子之職。吾聞之甚以爲慰。凡宦家子弟。往往趨於驕淫矜夸。一路。彼不知父兄之勤苦艱辛。以爲富貴吾家所固有。侈然自得。以放佚其心志。而漸卽於浮薄。其見之者。又往往以爲貴游子弟而異視之。賢者謹避焉。不肖者或加趨奉。由是子弟之過日聞。而爲父兄者常不及知。卽爲之父執者。亦惟有私相竊歎。而不欲遽以相聞。以吾生平所聞見。往往皆然。故屢書誡爾兄弟。爲爾擇明師以資觀摩之益。望爾歸於謙謹一路。又嘗舉寬厚和平四字爲諄切言之。今各處來書所稱如此。果爾之能遵吾誡乎。抑友朋之姑譽詞以慰吾意也。然吾卽明知其未盡然。而私心不能不以爲喜。爾如能時體吾意。而時以自省。則所謂悅親順親之謂孝者。不外夫此矣。心術好。自是長厚一路。惟言語無度。往往令人生嫌。亦是大病。凡有大福者。必有容人之度。犯而不校。觸而不怒。則人自服其量而不相忤。豈得動與

他人口角爭勝。吾前書教爾常學喫虧。常肯退步讓人。亦是此意。人品何常。但能反躬責己者。卽爲君子。開口責人者。便爲小人。小人何嘗無見識。何嘗不善議論。但其見識議論。專用以責人。而不以自責。此所以墜於下流而不自知耳。此吾切至之言。近常以此爲觀人之法。歷歷不爽。爾與培屋當時以吾言爲戒。凡事反躬自責。至要至切。屢作書寄爾兄弟。計陸續可到。所囑覓師讀書各事。不次諄諄言之。計亦必悉吾意。所重。遵命而行。惟西垣先生不審。究已聘定未。甚以爲念。鄉村中實難得良師。能教時文不落恆蹊者。已是好手。能教人敦品行。務正學者。已覺難得。至於學問有淵源。有家數。於義理考據詞章三家之學。皆能窮其源。而竟其委。使後生學子聽其緒論。有門戶可入。皆階級可循。不至迷於所向。而不至汨沒於俗學之陋。以錮其靈明。墮其志趣者。則固未可以望諸吾鄉之人。而以爾兄弟之天資學力。亦尙未足以語此。是以姑就本邑之賢者。聘請而教之。爾兄弟果能刻志講求。盡一師之所長。又更一師。則將來自可更擇有道德經術文章者。爲之開導而誘進之。但恐志趣卑陋。略有一知半解。便覺自足。則終身無復長進日子耳。培基今歲在子壽先生處講大學衍義。歸家後曾否細讀。培屋近日頗入理否。凡人不學問。任是好資質。終不見有長進。祇是混然與世俗之人相游處。同一般見識而已。吾從前年少時在鄉村。聞時俗所稱文人議論。心中總不謂然。以爲讀書人所見所期。何止於此。其後往長沙。住嶽麓。取友亦少當意者。其中傑出之士。不過數人。雖學尙未成。而志趣識量。實能超出流俗。不肯與世浮沈。今果皆卓然有樹立。爲國家梁棟之臣。可見士人總以志趣識解不落庸俗者。爲可造就。爾兄弟不可不自勉也。

俞樾與次女繡孫書二首

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道光進士。官河南學政。罷歸。一意治經。主講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著有春在堂全集。凡五百餘卷。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卽以嗽口水洗目。久之自有驗矣。水仙花詩。寄託遙深。格律清穩。極爲可喜。詠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悽惻。閨中少年人。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和婉爲宗。歡愉爲主。方是福慧雙全人語也。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付之自天。福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汝姊吉期。已定於三月二十六日。而衣飾至今未辦。固由無錢。亦由汝二哥哥病魔纏繞。舉家都無心緒也。幸吾與汝母俱平善。勿念。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寄杭州。浙中諸當事者。謀集費付刻。字義載疑。亦寫寄金陵。託友人校刊。皆未知能成否。生前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此句香山詩。吾常誦之。

得正月廿七日書。知汝無恙。爲慰。吾於正月廿八日。在錢塘江首塗。由嚴州金華處州温州而至福甯。祖母今年八十有七。惟步履艱難。及重聽較甚耳。飲食起居。與前年無異。期頤可望也。伯父之病。仍未脫體。幸公事清閒。頗足養病。吾在彼小住二十七日。仍由原路而還。水陸兼程。行殊不易。然泉聲山色。頗足娛情。已於三月之末。至西湖精舍。筆墨叢雜。賓客紛繁。遠不如福甯太守之清閒自在矣。汝南旋之計。聞又不果。在都固無佳況。還南亦乏良圖。觸藩之歎。誠有如汝所言者。眼前旣不成行。宜隨時排遣。勿鬱結成病。汝有生以來。尙無大拂逆之境。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昨得彭雪琴侍郎書。有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言有味。故爲汝誦之。吾常言人生須分三截。少年一截。中年一截。晚年一截。此三截中。無一毫拂逆。乃是大福全福。未易得也。三截中有兩截好。已算福分矣。但此兩截好。須在中晚方佳。若晚年不好。

便乏味也。必不得已。中一截不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之小不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善自保重。深思吾言。

俞樾與兒子祖綏書

得來書。言欲與門下諸子爲我作弟子記。可謂多事。大可不以吾自問。一無足述。四十歲以前。并著述無之。四十以後。雖頗有著述。然豈能將吾所著之書。連篇鈔入。則仍是無可記載。譬如作枯窘小題文。搜索枯腸。不成篇幅。又如貧兒學富家翁。雖竭力鋪排。不免捉襟露肘。爲之者甚勞。讀之者欲睡。壽陵學步。貽笑大方。吳楚僭王。獲咎當世。甚無謂也。老夫崦嵫暮景。不久人世。其生也。候蟲時鳥。其死也。草零木落而已。卽或以所著之書三百餘卷。生前已流播人間。旁及海外。則身後亦或不遽泯滅。數百年後。有好事者。誦其詩。讀其書。以不知其人爲憾。徵文考獻。求其梗概。或如韓蘇諸公。後人爲作年譜。或如韋應物。唐書無傳。而後人補爲之傳。不較諸君子此日所爲。更有味乎。往年花農議築俞樓。吾請俟之五百年後。今亦猶此意也。如晤倬雲諸君。爲我致謝。并以此告之。

汪榮誠葆兒書

嫫字雅安。歙縣程禹和室。著有雅安室詩文集。

某姪旋里。述兒負累。母憂之。聖人論道。千乘之國。曰節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古人儉以養廉。本此也。人昧此。窮而在下。不過仰事俯育。鮮克裕如。達而在上。遂竭民膏。侵庫貯。無所不至。皆不節故。豈必罄色之緣。飲食之奉。窮泰極侈。卽慷慨不量力。罄已有限之資。供人無厭之求。所謂節者安在。兒意我亦寒士。

我亦求諸人而得諸人也。正惟求諸人而得諸人，與人不可不慎。何則？人見與易，不念得難，所與偶缺，采信果缺也。曰：夫夫也，何獨於我悖也？吾見取竭人歡而與招人怨也。且母非教兒刻薄也。昔嘗語兒曰：但可小有餘，不可大不足。小有餘，取匪傷廉，用亦有備，大不足，自計難周。安能及物？兒善體母心，卽節之一言，終身守之處，已處人兩得矣。

左錫嘉訓子書

錫嘉字韻卿，一字小雲，號浣芬，華陽曾詠室。有冷吟仙館詩詞合集。

熙兒接閱臘八日接汝十月廿五喜稟，並日行錄，悉是日選山西定襄。日前親友有賀函，均祕之，恐傳聞不確，被人恥笑。今得稟，固慰我心。然吾兒意在未得科名爲憾，但屢薦不售，或由德薄，無庸怨尤。今旣出仕，須勉爲循吏，無負國恩。無墮家聲，得缺後，花錢若干，諸事仍宜從儉。計年底准可抵晉，謁見上游，必恭而有禮。接見寅僚，必和而不流。凡事均宜請教先達，勿自恃，勿自是。先詢地方之利弊，民情之厚薄，爲要。若留省學習，則當事事留心，以期歷練。如赴新任，則幕友宜擇品學以資請益，門丁之輩，絕少善良，務宜擇而用之。切不可用帶帳者。致將來受其愚弄，受其鉗制，公事必須親自詳察，批判不可假手於人，亦不可任性於己。得情勿喜，宜常佩之。事貴執中，情當察實。州縣固難，然不可畏難苟安。惟有勤以將之，案無留牘，寤寐始甯。做官不愛錢，乃讀書人之本等。所謂喻於義也。必處處爲百姓省錢，方是真愛百姓。昔汝父在吉郡，屢奉札催徵收各稅，汝父因兵燹之餘，商民困苦，三請緩期，以復元氣。寅幕均云設局後盈餘不少，而汝父終不忍放利而行，必期商民有益。此吾兒所當體承先志者也。況晉值大荒之後，興吉郡兵燹後，情同一律，須時時

留心民膜。總之有心之過。固不可有。無心之過。常須自慎。凡事三思。實事求是。無愧於衾影爲幸。吾兒尙知勤惰。惟言辭多訥。謁上憲。恐詞意不能詳達。則不獲乎上矣。今之時勢。半以詞色觀人。巧言令色。便謂能吏。然能吏不可爲。我行我素。何必顯求聞達。悉聽於命可也。余率兒輩明春動身。盤費等等。余另行措借。汝勿再借寄川。伯叔均請來盤桓。尙健。從此每年須籌款接濟。方不失親親之義。汝諸母均遷葬二台子。六哥府經選期何如。三四弟雖在讀書。現有喜事。人客多。不免曠功。謝媳已帶珂女蔭孫歸甯。家中人均好。特此寄諭。並問近好。庚辰十二月十二日母字。

施補華別弟文

補華字均甫。烏程人。同治庚午舉人。山東道員。有澤雅堂文集。

光緒八年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爾還湖州。施子飲之以酒。告之曰。吾家故寒敝也。今日之所有。已爲異數矣。夫巨富中落。而餘千金之產。愀然不可爲生。貧人得十金以爲資本。則左宜右有所處之勢。異所操之術。殊也。此行歸資之外。贏數百金。豈非貧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權量百貨。賤入貴出。逐什一之利。終歲之所獲。足以贍妻子。營心與力。非所恥也。賢於爲官者。奪民以肥己。吾憶道光二十又九年。吾父棄養。吾年十五歲。爾年九歲。家無一筍衣。一貫錢。租屋而居。月償其值。歲又大凶。米價十倍。吾母晨起坐。絡絲。率至夜半。得錢一百。糴米作粥。雜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飽。一日不絡絲。卽忍飢清坐。人有問之。則曰。已食畢矣。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奮。讀書不熟。至嚙其指。血斑斑灑書本。爾亦拾薪擔水。任炊爨。暇坐母側。亦學絡絲。姻連族黨。恐其開口假貸。不敢至吾門。母氏亦戒勿往來。慮爲所厭。甚者議先大夫好施與。勿爲子孫計。至有

今日尤笑吾讀書。謂渠謀食不暇。尙想作秀才。取餓之道也。當是時視鄰里之有父而溫飽者。如天上人。爾年雖小。不應忘之。其後門戶稍立。咸豐十年。寇亂又作。吾隨趙忠節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糧盡。全家啖馬肉。并煮牛羊之革。五月城破。吾負母而逃。掘野菜充飢。母子十月。身無寸棉。爾爲被掠。幾死。脫走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瘡痍相替。而作其飢寒視道光之末。而顛危憂恐過之。管仲告齊桓公曰。願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故爾與他人較。則誠不足。以一身先後自較。爾亦苦盡之甘。否極之泰矣。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爲過望。則樂猶有奢望。則辱在其後。吾在軍中。不無多費。然每對盛饌。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華服。念先人未及衣也。甘在口。適在體。而痛在心。祿養旣不逮。得立功名天壤間。使姓字不朽。先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跎中歲。此志不衰。至於富貴之樂。不能享。亦不忍享也。人須自量其力。吾才識學問。實過於爾。故欲有所成就。爲先人光。爾則自安。愚分積錙累寸。以足以食。持門戶。保子孫。抑其次也。彥詒長矣。持此篇歸。使讀其詞。而識其意。莒與堂阜。居之終身可也。告之後嗣可也。

翁同龢與五兄書

同龢。常熟人。咸豐一甲一名進士。歷充典試各行省。會試總裁。久侍講。轉參機務。官至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戊戌政變。褫職。宣統詔復原官。進諡文恭。

五兄大人尊前。昨信甫發。又得家函。甚慰馳念。署中稍寂寞。計七月中榮姪必到。可慰目前。兼篆經年。百事具舉。近日甄別之奏。極愜人望。此時舍吏治更無第二義也。滇案千波萬瀾。令人愁絕。朝廷力持和局。委曲聽從。奈當軸者以游移之辭。釀成決裂之勢。又據其恫喝之語。轉成要挾之端。昨聞津民通貼黃榜。攀留節

相未審底裏也。大局糜爛。吾輩居官。真無足道。嗣後德國換約。俄有責言。不堪設想矣。吾兄弟忝荷厚恩。捐糜頂踵。亦不足報。義莊之舉。聞之喜而不寐。此時辦一件是一件。日後不知稅駕之所。弟日來抑鬱。肝氣作痛。一昨召對。亦嘗論及時事。暢所欲言。止是脈按。並無方法耳。川淮鹽事。誠如所論。部議直是夢囈。弟爭之不得。將來與江督會議時。當有一篇大文字。不可草草。卽川中封井事。亦當痛陳之。西餉亦當分晰辨論。不妨將一年出入款。和盤託出。春間鮑撫曾有此奏也。南水北旱。滇又告警。部庫上半年萬支不去。弟本不通鉤稽。近尤厭苦之。恨不調一閒曹耳。

翁同龢與鹿卿姪書二首

鹿卿覽得函甚慰。汝父體中漸佳。自是得力於暖藥。邵方未試。姑備一說。惟荆竹瀝須自煎藏之。左右扶掖。斷勿大意。食物肥膩者要減去。蘄蛇須五月五日所得乃真。以之入酒。祛風聖藥也。能請假一月最妙。至筋力則仍宜活動。不可久坐。汝侍奉周詳。人間真樂。淨土工夫。且勿間斷。吾爲塵海客。無可告語矣。武昌諸山。何緣一到。看汝來函。雪後光景。便欲攜履往遊。昨日獨詣龍樹寺小樓。看西山落日。此懷邈然也。俗事碌碌。如舊。職事鉤稽。非性所近。畫諾而已。譬如店中掌櫃。但知算盤上撥入數子。不顧伙計爲難。更不知門前之客爲難。今日之農曹是也。安孫已愈。斌孫未來。奎保信來。稱奉諭早入都考廕。有之否。吾體尙佳。近來却不耐辛苦。餘詳汝弟函。春寒好將息。不一。

鹿卿覽京口清江兩函。皆達否。三插水急。上水甚難。過此日日南風。入山東界。謂之八插。一船十餘人牽之。亦不甚難。惟三日中兩遇風雨。只得停橈。今次赤山鎮尙未渡湖也。濟甯以上。插河則淺。而黃流又廣。其太

旺若不換船。豈非甚便。然人口尙思從安山起旱。魚山對渡。以避其險。且到濟甯再定。途中得三砲艇護行。極得力。數百里湖灘。非此不可。汝父近體甚佳。痔疾全愈。風雨後有涼無熱。於舟行爲宜。餘皆平安。壽官日服一藥。似稍高興。家中諸事。前已備言。不復瑣瑣。晏朝詩人所刺。況士庶乎。此不可不強自振勵者。自江以北。雨暘尙調。吾鄉若何。竊以爲念。諸親友晤時。必一一致意。行述多刷多送。冀流傳稍廣。志局曾開節略去。便中詢曾士常照此抄入否。抑另有筆削也。雨中草此。俟到濟甯再寄。

吳汝綸與兒書

汝綸字摯父。桐城人。同治進士。用內閣中書。歷佐曾國藩李鴻章幕府。尋補深冀二州。銳意興學。文教斐然。汝綸爲學。由訓詁以通文辭。無古今。無中外。唯是之求。有易說詩說詩文集。

凡爲官者。子孫往往無德。以習於驕恣澆薄故也。吾昨聞汝罵荅姐。說伯父不配作官。汝父作官有錢。欲逐出荅姐。不令食汝父之錢等語。傷天倫。滅人理。莫此爲甚。世人常說長兄當父。長嫂當母。子有錢財。當歸於父。弟有錢財。當歸於兄。吾與爾伯父終身未嘗分異。豈有分別爾我有無之理。伯父在時。吾不能事之。如父。今亡已八年。不可再見矣。吾常痛心。故令汝兼繼伯父。望汝讀書明道理。豈知汝幼穉之年。居心發言。已如此驕恣澆薄哉。伯父才學十倍勝我。其未仕乃命也。何不配之有。作官之錢。皆取之百姓。非好錢也。故好官必不愛錢。吾雖無德。豈願以此等錢。養汝曹私妻子哉。兄弟之子。古稱猶子。言與子無異。荅姐。吾兄之子也。與汝何異。我若獨私汝。逐荅姐。不與食。尙爲非人。況汝耶。且汝亦爲伯父繼子。若盡逐諸姪。則汝亦在當逐之內矣。凡爲人先從孝友起。孝不但敬愛生父。凡伯父叔父。皆當敬愛之。不但敬愛生母。凡嫡母繼母伯

叔母皆當敬愛之。乃謂之孝友。則同父之兄弟姊妹。同祖之兄弟姊妹。同曾祖高祖之兄弟姊妹。皆當和讓。此乃古人所謂親九族也。讀書不知此。用書何爲。童幼有時爭言。吾亦不禁。獨令人傷心之言。不得出諸口。校量錢財有無。悖理行私之事。不可存於心。將吾此書熟讀牢記。以防再犯。并令諸兄弟姊妹各寫一通。

譚獻諭子書二首

獻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县人。同治舉人。歷任安徽歙縣全椒懷甯合肥知縣。其詩文集刻於半厂叢書。又增刻復堂文續。

書示瑾瑜兩兒。急景凋年。春風未動。汝父生日。當百昌寂寞之際。宜其遇之寒也。同學諸子。殷殷問汝父生平。汝弟兄固稚無所知。卽汝父亦一回首徒恨恨耳。何足爲諸君道。在汝弟兄。則有不可不知者。吾少孤露。襁褓失怙。汝祖母陳太宜人苦節撫育。極人世所不堪。童幼善病。不意全濟至今日。古云節婦有後。余至今日者。天非愛不肖子。所以報汝祖母也。吾十歲之正月。丁汝嗣祖父憂。時惟汝長房伯父爲宗子。吾兼祧嗣祖父。衰杖之日。無從師之束修。已將廢讀。乃以年家子弔於蔣亦欽師。數語奇賞。招余讀書其家。飲食教誨之。十三歲應童子試。及敷文書院課。汝外王父莫粵生府君監院。又以數語奇賞。汝外曾祖秋樵戶部公。爲汝曾祖嘉慶戊午同年。粵生府君又陳太宜人中表也。乃以汝母字子。十五歲就宗文義塾讀書。補弟子員。十六歲乃爲童子師。歲脩脯不足三十緡。養汝祖母不足。賴鍼紉佐之。嘗力疾寒夜操作。龜手流血。予啜泣於旁。汝祖母訓予曰。汝父力學困場屋。年未四十。中道棄汝。但汝得成立。讀書識道理。無忘今夕可也。徒悲何益。十七歲後。漸好交游。自十四學試。漸寫成卷。其時家中故書兩遭火。惟有古文眉詮杜詩箋二書。予略

上口。借李枚仲綱鑑易知錄。奮筆塗抹。至今悔之。二十歲時。以觀風詩賦。受知學使德化萬公。得餼於庠。先達邵位西先生歸田。介袁敬民得見。與語學行文章之事。予之奉手先正。得師友之益。自此始也。粗有知識。卽好辨。位西先生誨以安溪桐城之學。猶斷斷也。邵先生曰。如子者。不可不一入京師。多見耆宿。庶幾有成。時尙多疾。且新娶。汝祖母不遣遠遊。萬公奉諱去任。欽派團防。蓋武昌已陷。江甯爲敵踞。浙江戒嚴矣。萬公檄予從諸老之後。稍稍知時事矣。閱一年。萬公北覲。乃挈予入都。予亦體氣漸充。已生汝甥兄。運河濡滯。舟行幾百日。賦詩日多。抵京師。邵先生先有書向通姓氏。輦下諸公。桂林朱伯韓觀察。漢陽葉潤臣舍人。代州馮魯川比部。馬平王少鶴章京。瑞安孫琴西侍讀。上元許海秋起居。德化蔡梅庵編修。往往折輩行與交。而同志友人。則尹杏農御史。李子衡刑部。楊汀鷺孝廉。道義得朋。沈瀛無閒。至於性命骨肉之交。丹徒莊中白爲最摯。鄉人吳子珍以公車留京。則舊好也。於是問業焉。切磋焉。予之略通古今。有志於微言大義。皆此二年師友之所賜也。至於今不敢忘。戊午京兆試後。不待榜發。卽單車南下。以家端恪公方以直督被譴戍邊。久游無所依。負米不能贍。乃冒烽火垂橐歸。東南亂且日亟矣。長沙徐壽衡侍郎。顧祠相見。立談傾倒。視學福建。過杭訪士於邵先生。首及予。予適歸。卽招延入閩。至學使幕。文字外無他事。乃研討經史。校讐之事。窮日夜爲之。同幕有新城楊臥雲。宿學也。相與討論。心目漸有歸宿。福州南後街。比屋鬻舊書。叢殘而直廉。乃節嗇買之。且有善本。庚申汀州陷時。方按試未竟。予與楊君同陷敵。貌爲書賈。以免。辛酉二月。再至福州。亦更生矣。而杭州先以庚申三月不守。數日克復。家得無恙。道阻不得歸。歸又無所得食。因循旅羈。又病矣。徐侍郎受代。仍就厲研秋光祿之聘。鄉再陷。音書斷絕。心志替亂。不欲生。又不敢死。不復能治文字。去學

使館舍流寓焉。是年冬，偶游廈門，交德清戴子高、陳頌父徵君弟子也。學有淵源，於顛沛中商量舊學焉。得汝母攜汝兄避地消息，子高方旋里，求訪老母，慨然兼任予事。癸亥，予仍寓福州，汝母挈子浮海至。始聞汝祖母殉難之耗，嗚呼！吾自此不得爲人子，遂不足爲人。雖門戶所繫，覩焉視息而已。絕於天，死於心也。已。杭州旣復，旅貲匱乏，乙丑春，始拮据歸里門。汝殤兄命不慧如汝，奔走饑凍，病已不淺。課之讀，亦知未必長成也。全椒薛慰農公宰嘉善時，吾偶相識，乃公不遺忘。時官杭州太守，相見傾愛，謀慮周至。吾之再從諸生服，趨舉場者，公實強之。於是著弟子籍，重理鉛槧，秋闈仍報罷。薛公謝病去官，劉笏堂太守繼之，分俸助予。就學官署，丙寅丁卯，馬端敏公撫浙，檄予詰經精舍監院。又奏開書局，以予爲總校。先是，余甫歸，已入采訪忠義局，遂同纂忠義錄。局於官文書，三年刻成，未詳贍也。丁卯鄉試獲舉，年已三十六矣。同榜多聞人，亦多舊交。座主爲故禮部侍郎太和張霽亭公，今粵督南皮張薌濤公，房師爲故處州太守漢陽蕭雲史公也。戊辰會試，將就道，而汝兄命以正月殤。汝母之側，汝姊而已。是時北路尙梗，輪船遇風雪，不飽魚鼈者，呼吸事耳。體多痰飲，寒結筋絡，吾之患臂痿，卽由於此。再入都門，耆舊零落略盡，惟見許海秋先生也。下第南歸，署秀水校官，仍兼書局採訪局事。故官秀水將兩基，居於學舍，不過三月耳。泰興吳和甫侍郎督浙學，予不得與攷校，而論學尤契。吾之中年，虛鋒略盡，漸有見素儲樸之意者。吾師泰興公者，卽徐侍郎篤故舊，忘形迹，而三年述職上疏薦士，余亦與焉。嘗規阻之不得，侍郎遂以是疏謫。予辛未公車，杜門不欲接海內人士者，以此臂疾漸甚，掣曳不能作字。又客閩患痔，比歸治瘳，濕鬱觸肝，乃終年有腹疾。吾友童子佩廣文，以汝母不再育，勸納妾。汝生母乃來，一年生汝瑾，猝時急病，似不治。汝母幾欲身先之，汝瑾免乳，固離生母。

而育於嫡也。甲戌之赴計偕。自顧漸老。稍欲以民事自試。假貸戚友入貲。以縣尹官皖。非素志也。汝祖母亡。且十年。憔悴一第。既無期望之人。塵土一官。何與顯揚之志。但以鉛刀一割之用。不甘廢棄而已。同治十三年冬。盡至皖。孫琴西公以臬使權藩伯也。文字知交。又年家。然不欲干請。光緒元年。方伯紹誠公召余入幕。從事二年。又應官之知己也。汝瑾乃從兩母偕姊妹至安慶。丁丑八月。官歙縣。乃生汝瑜於官舍。新安山水大好。去故鄉最近。文物尤茂。雖大亂之後。餘韻存焉。吾作宰。朞月。心神相樂。民間亦甚樂。予至今時時思之。戊寅受代。暫還家。衙閭井遷改。至迷舉足。維舟五日。歲暮至皖。方伯以諱去。胡公代之。吾仍從事行省。己卯七月。蒞全椒。薛師之鄉。習聞其土風。患寡。貧。居官二年。殊疚心無一善也。辛巳秋九月。解官回權。今方伯盧公又命備幕僚。壬午大水。季冬之月。饑民嗷嗷。大府以予權懷甯令。附郭都會。奔走云爾。稍以賑廩。建築與父老相見。宣上德。非必通下情也。閱歲甲申閏月。移治合肥。汝瑾年十四五。漸有聞見。汝瑜亦略識數百字。此後予之行事。皆在汝弟兄耳目。不待予言。第以五十以前。遭遇之困。鮮民之痛。不死於窮餓。不歿於敵。不溺於海。皆幸耳。幸耳。平生師友之助。等於骨肉。吾不爾告。小子何知。將不能舉姓氏。至吾所學最雜。六經不能上口。諸家師說。涉獵及之。輒放侈談。此是失之大者。學詩最早。二十歲時。高古民先生及令子昭伯。刻化書堂集三卷。三十歲時。在閩復刻復堂詩三卷。詞一卷。作文好魏晉人語。從駢儷入。不能擺落華藻。無所謂潔淨精微也。甲寅年。館山陰村舍。始填詞。旋又棄去。後乃尊信張皋文周保緒先正之言。銳意爲之。纂錄本朝人所著成篋中詞五卷。續一卷。刻行。丹徒馮夢華共商榷之。其自唐至明。又寫定爲復堂詞錄十卷。今年乃盡搜篋衍。自定復堂類集。凡文四卷。詩九卷。詞二卷。付杭州書局刻之。古所謂論癡之符。敵帚之享也。

日記六卷。多讀書談藝之言。未審定。自閩歸。喜讀諸子家言。惲子居先生欲以百家起文集之衰。爲文章言耳。吾則曰。九流者。通於六經之涂軌也。文章云乎哉。吾於古文。無所偏嗜。於今人之經學。嗜莊方耕葆琛二家。文章嗜汪容甫。龔定一。二先生。駢儷尤嗜孔。驛軒詩歌嗜吳野人。黃春谷。填詞嗜成容若。項蓮生云。在閩又交魏稼孫。碑版最究心。吾愛翫翠墨。至老不衰。而點黠不成。天賦之拙。不徒臂痛廢書也。拉雜書示汝兄。弟稚無知。或鈔一副。以塞諸學長兄之問。其可。

告瑾瑜。璣瑀四兒。歲月不居。汝輩催老。不意予生憂患。年六十矣。五十四歲在合肥。同學諸子以予性行問爾。孟仲無以應。予手書數十行。以告汝。瑾瑜年日長。不甚通曉。亦有聞見不及者。粗舉入官以後情事。賡言之。吾非學優而仕。並非爲貧。亦以師友敦我尺寸。自試於吏。初官歙。文章禮義。名賢遺風。猶存巖壑絕勝。士民親愛。歷一寒暑。至今營魂猶戀之。次蒞全椒。先師桑根先生之鄉。夙昔話言。習聞邑中風氣。士能讀書而不免矜。民能力穡而不免諉。故余理縣。頗持法以待。不假借。薛師方掌教江寧。以是終歲不歸里門。慮嫻族挾以與有司難也。有道長者。曲成拙吏。如此。懷寧在官。當同鄉舉吳興。沈芸閣守安慶。上下如一家。而予時以公事相抗。沈公固無間也。比公進擢粵臬。去皖代者。不容傲吏。遂齟齬。而撫部方伯優容器使。乃行省鉅細。咸諮度一令。十八月中。頗任勞怨。過情聲聞。亦由於此。合肥襟要全皖。名爵鼎貴。邑長以得罪鉅室爲恐。吾最簡傲。相見以誠。視事數旬。乃知名族無不以禮自持。謙謹過於寒微。貴介中種學積文者。比肩立。皆跡遠於吏庭。而氣類相感。別七八年。書問寄懷。吟篇盈懷袖。若今庶常李新吾。今蜀分巡張靄卿兩先生。及蒯翰卿明經。情文摯篤。汝輩於篋衍皆親見之。至外間傳說。吾去任數月。而大獄興。並至用武於近鄉。謬謂吾

未行皆不至是。此非予所敢自信也。若王謙齋先生名賢鉅學著作大家一見傾心。定于秋金石之交。如積素累舊者然。此則班荆挂劍古今相及。更不以形跡論矣。丙戌移宿松。大府之意。仍欲以首劇見畀。余已觸未疾。筋力漸畏趨走。乃力謝之。不意赴宿松。民間以虛名著。相親也。士林以文藝待磋商。尤拳拳。屬有廁科甲而選事者。凌折鄉里。嘗試官府。予毅然拒之。以劣狀聞於上。選事者斂手退。徂秋予疾大作。邑雖小曷敢臥治。迫冬眩作。氣上如沸。乃陳情大府。以疾請代。時署藩司丁公十年來以國士待我。持牘不肯下。使醫來始信病狀。許謝事。丁亥正月至省門。乞假未准。而新中丞儀徵陳公走材官召。力疾見。逮下溫霽。寮案屬目異之。吾不自安而病未少間。陳公以大政刑相期。心力無以仰答。知遇遂決歸計。非妄希古賢以鳴高也。且四月挈汝母子至故鄉。無以爲家。賃廡轉徙。不遑安處。吾亦就醫行耳。故仍序補舍山令。檄至官。吾將謁羣公辭職事。復取出道滬瀆。疾大甚。夜嘔數升。苦如槩。次日具牘請開缺。寄上大府。予之謝病去官。輾轉如此。愛我者以爲未竟其用。譽我者以爲超然塵外。疑謗我者以爲傲上府怨。有所不敢而中止。皆未爲知己。至如某公謂擁資求逸。則當付之不辨。藥物自隨。山林騰笑。挂冠遺履。於今五年。飾巾待盡。猶得尋詩書之夙好。晨星故人。僅有存者。垂髫之好。莫如蔡公。重壯而納交。首數許邁孫。同榜道義之友。五年以長師資相遇。則錢匏仙。張忻木。郭晚香。納交於前。以弟畜者。孫彥清。張子虞。高白叔。此皆汝兄弟。當以家庭伯叔事之。聆其教訓。尊同父師者。而吾生平獲師友之益。稍稍以道義自繩。不敢過放。百過雖叢。差無誕妄之失者。鑿諸君子是賴。庚寅辛卯。座主南皮張尙書督兩湖。招之至江夏。聘主都會經心書院講席。遂爲院長。兩年矣。書院爲公視學日所創立。一以阮文達公西湖詁經精舍爲規。樞以吾乙丑後嘗爲精舍監院。習舊聞。非必學

行足式高才諸生也。既游鄂，故交頗有。陳藍洲官漢川，亦以病在省城。氣誼與子虞白叔無所殊。施南樊雲門定交京邸，矢以久要。俄焉聚首，所謂賓至如歸。其他則同鄉同年之仕於斯者，斯客於斯者，友朋之樂，不減井里。往來江上之輪船，如坐房闔，無如衰遲。日即頹廢，獨客朝夕，終以病魔爲畏。汝瑜侍側講舍，塵能稍慰岑寂。吾所慰岑寂者，自來鄂國，從游少俊，如秦興、吳生、守訓、定遠、凌生、培、宿松、胡生子英、錢塘宗生承露。先後負笈，世交後起，文字請業，又得邵生孝章、周生兆凍、吳生錫庚、徐生增榮。此皆將來汝輩成立，當引爲昆弟之交。求攻錯之效。吳生乃和甫先師孫，邵生乃位西先生孫。尤師友中薪盡火傳，愉快過於人世榮遇耳。今年百昌寂寞，周申生辰，續述心事如右。行將杜門，并不能作游客，亦終無以教汝兄弟。回首恨懷，念師友而已。至於流亡早歲，奔走中年，辛苦不足道。近者天幸汝母恆疾危而後安者，非一。今五十五，二老無他。大兵以後，爲戚友間所少。自辛未瑾生、丁丑瑜生、丙戌璣生、己丑瑀生，則命殤後意料所不及。陶公在官八十年，日吾愧其遠引，生有五男兒，吾亦付諸天運云爾。南北同學，欲得汝兄弟一言，汝仍以老人之自言應。叔季稚幼，孟仲能不慚乎？予戊子以來，自號半厂，以爲學問游跡仕宦文辭，率止於半，以識內愧。然則不徒汝兄弟慚矣。半厂居士書。

陳豪與子書二首

豪字藍洲，又字邁齋，晚號止庵。浙江仁和县人。同治庚午優貢，署湖北房縣、應城、蘄水等知縣。隨州知州，補漢川縣知縣。多惠政。清史循吏有傳。著有冬暄草堂詩文集。

光兒閱悉。隨州城內羅向齋先生最有品學。道光丙午優貢，年已七十五矣。由江西實缺荊溪縣，於三十年

前引退家居。不輕易與地方官相見。我在此。往必請見。和平謙雅。藹然道貌。平時藍粗布長衫。見官必冠服。古舊極矣。彌覺可敬。鄉國稱賢。卽不賢不善者。亦無可疵瑕其爲人也。前昨其長孫授室。我往賀之。見門庭如常時。出來擋駕。卽以不舉動爲辭。昨來謝問其嫁娶須用幾何。答以娶則六七十串之譜。嫁則二百餘串之譜。稱家有無。不能不如此。且如此。尙以人口日增。支持不易也。儉而有禮如此。其家有田七百畝。田之所入。每年可糶錢七百餘串。默相印證。正與吾家大同。吾家尙不及也。乃吾家婚嫁四百元尙復不足。豈其禮乎。汪南陔年丈。已牌示飭赴青浦新任。信來屬汝寅卽去。凡人在家株守。卽無出路。出去但能耐心作事。小心做人。隨處有機緣。不能豫定。且他人往往於閒中窺看。如其人可靠。其才可倚。必有無意而至之事。我二十歲在湯家館脩連外附學生。歲可得九十餘元。其時洋價。每元兌一千八九百文。經洪楊之役。杭州收復。在金誠齋兄處課其子。歲僅十二元。此館下半年爲松溪年丈接課。汝等眼界亦漸漸看大。不自覺耳。可富貴而不可貧賤。馬伏波以爲大戒。卽處館小小之道。亦當以此爲例。汝等平心論之。何所挾持。卽就每月十元八元之席。亦何嘗不可。況進而至於一二十元乎。以後當隨時自量自審。方爲有合。否則適以自窘其步也。我進楊石泉中丞撫署辦筆墨。初亦十分小心。得武進莊仲求丈相與切磋。到湖北辦牙釐局文案。擬稿批稟。亦十分當心。時諸遲菊丈先在局。有不接洽者。隨時問之。到處有機遇。譬諸掘井及泉。亦須積力日久。斷不能一掘卽成也。時局日難。生計日絀。惟有能耐勤苦。能甘澹泊爲要。苦家中不能居鄉。此是世居城市之弊。淺人躁心人安得知之。某某竟墮落如此。可歎。凡人此心總不能無所安著。既不著於讀書做人一路。卽必軼於規矩之外。此等子弟不能以賢關聖域令其道步。只好於其性近者。斟酌善誘之。令

其心有所著。而又設法將其損友斥去。方好。否則大卽橫決。小亦日趨汚下。如何如何。

付敬兒。汝漢信內有云。志在修行立品。以爲自勝之地。閱之慰喜。勝於汝得一科也。但亦須知修行立品。乃是吾身吾心應分。不可緣此隱隱自負。暗長其傲亢之私。古人有貧賤驕人一說。此不過藉以醫治卑鄙之病。仍非所以治心養氣。知汝嚮學。故爲汝更進一解。汝敬前信言。力戒熱中。閱之亦極以爲慰。從來極不堪之人。其始未必卽甘居下流。往往誤於熱之一念。遂至靡所底止。又接物處世。隨固不可。激亦不宜。總期於有濟。吾嘗告汝以郭有道。貞不絕俗。吾又嘗刻小印。文曰夷惠之間。此可知吾之志也。又諸葛武侯三代下。一人。其教子祇澹泊寧靜四字。又曰才須學也。才賦於天。學勉於人。汝等宜熟思之。嘉湖匪蹤披猖。當事平日無整軍訓武之才力。莠民從而生心。嘗謂東南歲事屢豐。暫且支吾。一有偏災。則囂然起矣。疆臣不知軍旅。士夫不近學問。有此兩大病。而國病從此日深。項城平情而論。才爲較長。苦不嚮學。曾於所親來杭。請其進規。直謝曰。不能。卽此不學之明驗。古今成大業有兩途。從儒修進者。自粹然比於良玉。由事功起者。如大木。卽有外傷。斲而去之。仍足任樑棟。始吾以爲項城亦有意祖本江陵。外間之妄言者。全未見到。以今視之。意氣盛而驕矜長驕之一字。誤盡古今人物。周公尙不能驕。況下此萬萬。迎合者左右逢源。規諫絕無。僅有安得如胡文忠之所謂猛進。一日千里乎。從來賢者絕大事功。皆從平實做出。未有不平不實。浮夸誕妄。而能有成者。上泗鄉如此大水。不知已種未種。吾家歲僅恃此。然於農家處處須知其苦。如春山處尤須留情。祖父三四代交好。總須留有地步。且田地亦宜左右有人照應。若尋常轉不可恃。況從前避難之時。承鄉人

人情甚多。皆由平日要好。故有此報。見在祖慈與我在。尙有禮貌。然我不在家時多。尤賴祖慈。若以後恐以鄉下人相視。不知城中人看不起鄉下人。卽是不知本。卽是敗壞氣象。而鄉間人羨慕城中人。亦復是敗壞氣象。此言汝等當深味。並切實牢記在心。汝等用錢。宜於出入細細體察。必應用者。自不可吝。此一必字。卽要時時在心。如秤然。輕重不可稍差。我到湖北。首辭釐差。不知者大以爲詫。以後卽永不辦釐。遇地方有大災。愈苦愈不請調劑。漢陽肥缺。亦力辭。性又好規諍。幸臺司不惟不責。且相諒。歸來恥以宦況不好告人。試問告人意。欲何爲。祇親友到此時。往往不能應付。力緝心歎。無可奈何。亦祇就吾心。吾力所至而已。

陳昌紳諭子書

昌紳字穉亭。號杏孫。浙江錢塘縣人。光緒癸未翰林。曾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阿超覽汝今年十歲矣。是否五月十九生日。我記憶不真。想姑母諸位定來家爲祖母大人娛慶。我不及在家承歡爲恨。汝生日前。想必至城內大奶奶處。及各位長者處拜壽。我念汝侍祖母側。已屆婉孌總角之時。爲之欣慰。轉念祖父大人不及見汝十齡。悲感不釋。前汝母請我爲汝取號。今取硯傳二字。取晉書內范喬傳。祖硯之意。此典別紙寫明。欲汝讀書要好。刻刻念及祖父。不忘四歲之時。祖父爲汝破蒙識字。我今教汝孝弟兩字。卽汝讀過論語。入則孝。出則弟。二義。汝現在之孝。以得祖母歡心爲最要。祖母教汝如何。須時時事事依順。不准違拗。每日除在館讀書外。祖母在家之日。汝須常到左右。問問祖母飲食寒暖等事。或將每日自己功課稟述。無論何事。講說與聽。總要在跟前依倚之時多。不准一見便走。說話無多。遠離而不親近。再孝順汝母。第一要依順。不准違拗。汝如不肯順。則母要罵汝打汝。而祖母心中疼痛。或不肯使汝母打罵。汝母以祖母之愛而不責汝。則氣不出。汝以任性之故。而使祖母及母均大生氣。則汝咎大矣。汝今年稍長。想不至

如往年脾氣。然我不能放心。故以此教汝。此汝此時言孝之要也。至於弟字。以事長爲言。汝最切近者。以順姑母爲要。前聞四乾娘言及汝脾氣。無論何事。與汝說。從無一言肯聽者。此是汝之大壞處。汝須痛改。兩位姑母與汝說話。說汝不是。立刻更改。此卽是弟字。推而上之。至於大奶奶以及各位伯叔姑母。皆以順字爲弟字。汝於別位長者。或以客氣。尙知畏順。至愈親近如姑母者。則愈不順。汝須刻刻留心。至於由親而及師。尤當知敬重先生之道。事事率教。此汝言弟之要也。再待汝兩妹。不准恃強欺侮。阿同失愛於母。汝須愛惜。勸母勿常常打他。汝於勤姊姊。尤須敬愛。有一番幫助他之意思。以及各表兄弟姊妹。皆要恭敬遜順。再汝呼喚僕人作事。亦不可驕。要存客氣。汝有嬉戲無度處。雖僕人止汝。亦當聽受。以上兩層。汝若不遜不聽。則汝母必致生氣。又犯前面所說之病。此皆關乎孝弟之道也。孝弟二字之外。則汝讀書年已不甚小。汝到館後。惟聽先生之言。找無他教。汝惟進館要早。背誦要熟。二語切切記。

姚丙然上父書

丙然字菊坡。浙江仁和縣人。光緒丙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

父親大人膝下。本月朔局寄安稟。諒可先到。前日接到閩端陽鈞諭。並濬川寄來兩函。先後收到。藉悉福體康健。以慰孺慕。京寓大小託庇平安。惟銀錢拮据。百物騰貴。米價稍平。每石尙合京平足銀五兩零。煤價及菜蔬什物。比前年加至一倍。寓中房辛火雜。每月已用七八十兩。外間應酬。不能一定。支持實屬不易。現在譬如修煉。已有五分火候。再加五六年苦功。從此頭頭是路矣。如後年得差。就好接氣。男所走之路。係是正路。先立於不敗之地。至於蚤緣奔競。雖有得意之人。然十足不過一二。其餘謀而不得者。徒費銀錢。徒壞聲

名。甚至身敗名裂。真是自尋苦惱。他人不在京中親眼目覩。如何曉得。但知夤緣得意者。可羨可慕。殊不知一朝失足。立腳不牢。前幾年有本人革職。中人尋死者。有被參而去。終身廢棄者。有立腳不住。告假出去者。有暗用多金。毫不得意。窮困而死者。亦有瘋顛者。且買差或數千兩。或有多至一二萬兩者。皆係富家子弟爲之。彼但求主考學差爲榮。不惜本錢。其實所用之費。有過於放差所得之錢。且款要先付。男那得有此巨款。冒險而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之說。不可信也。聞父親說男方古。恐惑於外人妄談。故特細陳大概。前年屢奉慈訓。再三諄諭。小心不可妄作。以貽親憂。男當終身恪守。且放差與做官毫不相干。男因家境艱難。故急望放差以救目前。其實安分守己。在京多一年。卽多一年資格。翰林衙門但憑資格。是以有銀錢者。尙不能十分取巧。現在編檢資格在男之前者。不過三十餘人。補缺後如至今二十五年。刻已得大差。躋顯位。其十數年前。何嘗不向親友借貸。彼安能料我到底耶。

林紆示兒書

紆字琴南。號畏廬。閩縣人。光緒壬午舉人。以文名客杭州。主東城講舍。入京就五城學堂。聘主國學。禮部侍郎郭曾忻以經濟特科薦。辭不應。傳譯歐西說部至百數十種。紆講學不分門戶。於漢學宋學以外。別翹清學一派。門人私謚貞文先生。有畏廬文集詩集等書。

論珪子爾自瘠區。量移煩劇。凡貪墨狂謬之舉。汝能自愛。余不汝愛。然所念念者。患爾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滿之氣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爲盛滿之氣所中。臨大事行以簡易。處小事視猶弁髦。遺不經心之罅。結不留意之仇。此其尤小者也。有司爲生死人之衙門。偶憑意氣用事。至於沈寃莫雪。牽連破產者。往往而有。此

不可不慎。故欲平盛氣。當先近情。近情者。洞民情也。胥役之不可寄以耳目。以能變亂黑白。察官意之所不可。卽以是爲非。察官意之所可。復以非爲是。故明者恆輕。而託之紳士。然吾意紳不如士。士不如耆紳。更事多。賢不肖半之。士得官府詢問。亦有盡言者。然訟師亦多出於士流中。無足深恃。惟耆民之純厚者。終身不見官府。爾下鄉時。擇其謹愿者。加以禮意。與之作家常語。或能傾吐俗之良楛。人之正邪。且鄉老有涉訟。應質之事。爾可令之坐語。不俾長跽。足使村氓悉敬長之道。死囚對簿。已萬無生理。得情以後。當加和平之色。詞氣間憫。其無知見戮。不教受誅。此卽夫子所謂哀矜勿喜者也。監獄五日。必一臨視。四周灑掃。蠹除。必務嚴潔。庶可辟祛疫氣。司監之丁。必慎其人。黠者可以賣放。愿者或致弛防。此際用人宜慎。寬嚴均不可過。則衙役旣無工薪。卻有妻子。一味與之爲難。旣不得食。何能爲官効力。此當明其賞罰。列表於書室中。夫廉潔不能責諸彼輩。止能錄其勤惰。加以標識。其趨公迅捷者。則多標以事。凡遷延遲久。不能速兩造到案者。必有賄託情事。則當加以重罰。不必另標他役。一改差則民轉多。一改差之費矣。胥役以外。家丁之約束最難。薦者或出上官。或出勢要。因薦主之有力。曲加徇隱。則漸生跋扈。嚴加裁抑。則轉滋讒毀。要當臨之以莊語。之以簡。喜慍不形。彼便不能測我之深淺。當留者留之。宜遣者以溫言遣之足矣。下鄉檢驗。務隨報卽行。遲則尸變。且防兩造久而生心。故不若立時遣發之爲愈。尸場以不多言爲上。彼圍觀者。恃人多口衆。最易招侮。此等事。爾已經過。可毋囑。披閱卷宗。宜在人。不經意處留心。凡情虛之人。彌綸必不周備。仔細推求。自得罅隙。更與刑幕商之。亦不可師心自用。凡事經兩人商榷。雖不精審。亦必不至模糊。其餘行事。處處出以小。心。時時葆我忠厚。謹慎須到底。不可於不經意事。掉以輕心。慈祥亦須到底。不能於不愜意人。出以辣手。吾

家累世農夫。爾曾祖及祖皆渾厚忠信。爲鄉里善人。餘澤及汝之身。職分雖小。然實親民之官。方今新政未行。判鞫仍歸縣官。余故凜凜戒懼。敬以告汝。不特駕馭隸役丁胥。一須小心。卽妻妾之間。亦切勿沾染官眷習氣。凡事須可進可退。一日在官。恣吾所欲。設閒居後。何以自聊。余年六十矣。自五歲後。每月不舉火者可五六日。十九歲爾祖父見背。苦更不翅。已亥客杭州。陳吉士大令署中。見長官之督責吮吸屬僚。彌復可笑。余宦情已掃地而盡。汝又不能爲學生。作此粗官。余心膽懸懸。無一日甯貼。汝能心心愛國。心心愛民。卽屬行孝於我。爾曾祖父母以下至爾嗣父及爾生母。凡六大忌。用銀十二兩。此十二兩。余欲以汝所得者市魚肉報饗。余隨時尙有訓迪。此書可裝池懸之書室。用爲格言。

張饗與子孝若書八首

饗字季直。又號嗇庵。南通人。光緒甲午殿試一甲一名。授修撰。家居營地方自治。尤致力於教育實業。成績燦然。著有張季子九錄。

父廿九日來滬。得兒十七日訊。爲之愴然。父昨又寄去一詩及改兒之詩。早晚當收到。父豈不欲兒常在側。顧世事日變。非有學問。不能有常識。卽不能有聲望。居今之世。若無學問常識聲望。如何能見重於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兒閱歷辛苦。養成人格。然後歸而從事於實業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兒今在校。須定心求學。不必常常思家。常思則苦。胸襟卽不開展。亦有礙於身體。校規卽不嚴。但得自己律身嚴。則焉往而不可做人。須自做。專恃校規管束。教師督促。非上等人格也。今晚連得兒兩訊。甚慰。許世叔昨到通。父勸其暫耐。亦勸告共和黨人勿再作無謂之閩。不知聽否。參衆兩

院父均辭矣。目前稍緩發表。世道日趨於亂。人心亦趨於惡。君子處之。唯有中正澹退。兒若觀易。當能悟父所言。兒處人須時時記定。汎愛衆而親仁一語。尤須記謹。而信一語。所謂論語孟子信得一二語。使終身受用不盡也。平日勿雌黃人物。勿隨衆浪擲可貴之時間。作無益。害有益。兒須思父之晚境。兒之朝境。悉在此時也。

古之后稷。由農業農學而知農政。周公則知農業而明農政。皆聖人也。漢時人才多。由於人人從農起。故人皆有業而知自重。故士有氣節。今之學生。前者人人有做官思想。故學法政者多。後則稍知趨實業。而又但以實業爲名。仍以博官。試以事乃毫無閱歷。徒知要高俸而已。社會厭之。而其人乃不復能入社會。成廢人矣。此輩人多。世安得治。頃北京警廳調查謀事人有十七萬之多。此十七萬人設家有五口。卽八十五萬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皆上中級游民也。國安得不窮。安得不亂。政界傾軋排擠之風。卽由此盛聞之。可醜。觀之可羞。思之可痛。父在京是以日日勸人歸田也。

函來並文稿。俱看過。曾氏家書有大字小字兩本。可看大字者。其中頗有益於看書作文寫字論事做人之道。論文氣尙暢。筆亦不弱。惟嫌積理淺。布置之法未善。而本原在先無如何之主觀。所謂無道德者指何等人。必先有之。前後左右乃有擊射之處也。此則沈先生所最講者。若多從沈一年。文必更進耳。學問要勤苦。亦要從容。其法則漸進而有恆。到得有味時。便能以甘償苦。將來讀書尙須爲兒請一良師。農事須常常留意。

今夏大旱。卻是意外事。然計畫工程人不能早儲應用物料。亦是辦事少經驗之失。我亦諒之。但須辦事人

一不說謊。而委過於人。一有此經驗。下次卽長進。世上中人以下者多。不能深責。旁觀人亦勿輕說便宜話。看人辦事得失。亦可長自己見識也。歐洲戰禍方亟。而日又圖危青島。其禍必中國受之。然亦無法。正坐無有源之錢。無有紀之兵。兒須兢惕。十年內中國日在存亡呼吸之頃。而父所憂則主權者喜智術。行政人無常識。大危象也。兒宜少出獨遊。靜心力學。

本月九日訊。昨夜到。今晨爲兒批注論文。可照父批暇日作之。亦濬發心思之一法。用功但須按定日程。靜心爲之。不可過銳。過銳旣慮不足持久。亦慮有妨身體。左兩酸痛。恐是氣滯。或由坐時過多所致。每日須是散步游行一時半時。兒所云溫故知新。極是。溫故知新。比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二語爲進一步。子夏所云是爲初學。大約教授西河時。示學子者。孔子所云。則中學以上之程度矣。兒須知之。父望兒學術進。及望兒氣體健。此但能寧靜卽得之。不獨可以進學。可以衛生。並可以養成德器也。父患腰痛數日。近已愈矣。勿念國事外間所傳。大半皮毛。或且無實。要之政軌未合。財已無源。每一念之。若乘漏舟在大風濤中心。膽悸慄。亦不必爲兒言。兒腦力不能勝此等憂慮也。

得兒一日四日訊。甚慰。以兒所敘。能使父如在家庭。如行通海間村路也。訊中未及雅大師如何。是一缺點。凡人年少。須有賢友名師之督教。乃得正軌。否則須經憂患。乃得困心衡慮之效。父十六歲以前。受鄉里小兒之輕。十八歲後。受通如僮父之辱。故在青年未嘗一日高興。及作客於外十餘年。身世崎嶇。名場蹭蹬。亦無一日可以高興。以是遂寡少年之過。今父不能常與兒處。每一設想。便覺感慨橫集。覺得兒所處境。磨練之資料太少也。使兒心喻此理。時時體察國勢之未安。父境之艱鉅。及兒將來負荷之重大。亦得一半理想。

憂患之資料

前聞兒言。有若遇機會。亦願久留於外。藉增閱歷之語。我以為亦可稍避內地塵垢。未為非計。然所謂機會者。遇之云耳。得撫萬訊。言渠已密薦。其告鏡湖。又似兒與通問。已有所屬者。此則殊欠審慎。蹈社會之俗例。非我意矣。與人交。豈可使人輕。豈可不自重。兒前訊語我。一國終須有政府。勸勿隨衆建言。我已測見兒之意。向兒詩有養志方為孝。時危敢好名語。我以為然。何為言與行不侔。而汲汲近名也。方當壯年。正宜強自樹立於純白之境。未可妄自菲薄也。千萬慎言慎動。後宜切戒切記。

范鎧與大姪彥殊書

鎧字秋門。南通人。拔貢。知縣。

彥殊姪。覽叔出門兩年。宦況都無可言。惟幸居文案。仍可時時讀書。以求益身心。講求吏治。為臨民之用。近屆甄別期滿。業已舉辦文書。遲至年底。當可邀一署缺。早作歸家養親之計。是以近來意興頗佳。身體亦健。我與汝二叔在外。保身之事。並較在家為賢。惟客中念家。最為無法消遣之苦。然日有公事。夜倦而臥。亦極能消受。日月也。前月底。接到姪與況姪之書。喜慰不可言喻。姪言法學堂所教成諸學。至相通。與地算學。略識格致專名而止。覺學費鉅。而成就不知其何時。語意欲然。然此可無慮。姪果於普通卒業之後。不自以為止境。或乘機會出洋游學。以姪之才志。何業不精。何學不成。其若何出洋。如出使隨員等差。當非難謀。否則一二年後。我與汝二叔均有缺署。幸能有餘。即資遣姪出洋亦可。況國家固有資遣之舉耶。如屆時而姪意以祖母年高。父母之意。亦甚望姪之出而闡世。則以姪之胸襟文章。加以普通之學。固已為今日習西學羣

少年中之麟鳳矣。以舊學作體。普通作用。從此將中西政學。探索講求。何慮不爲近世人才中之冠冕。惟是性情要和要純。凡前此兀傲崛強。並同乖僻之處。壹切當而空之。庶不至以體用備美之材。因性氣與人難協。竟貽不能用世不能爲人用之恨。負平生志願。遂成抑塞磊落奇才。空爲人所惜也。此最爲用舍大事之關鍵。想吾姪數年學養閱歷。必見及此矣。其次要者。則學問性氣均臻佳處。又必須於壹切人事。無論雅俗。無分鉅細。皆能耐心作去。則道之行。且孚於人人不遠矣。此乃叔近年推見有得之言。以爲舍此則學問性情。無用行之方。所自勉焉。而未能踐者。深冀姪與況共守之也。又一事爲二姪近今所不必慮。而當自立永戒。俾汝一輩泯叔等之愧者。姪當知之。他時學成名立。志氣安舒之際。斯足慮也。因上係切戒。吾姪語涉筆及之。須知叔心卽汝父之心。悅親之大者。必在此矣。姪詩文當不少。暇中可寄閱。況詩真不凡。我七八年不著一字。此時執筆爲之。恐欲追其後。不可得也。每於公暇。輒愧而賞之。以示同人。亦相與驚賞不置也。璞君尤愛玩之。姪與況放暑假歸。當爲科場計。如汝二人有一中者。重親慰悅。何止極耶。積學養身。致和用世八字。二姪須處處兼顧。不可有一廢三。卽善其三而疏其一。亦非叔所望矣。勉之。三叔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878B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增訂五版

(87220.4)

☆ 歷代名家書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四願齋主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嚴
壽朱

